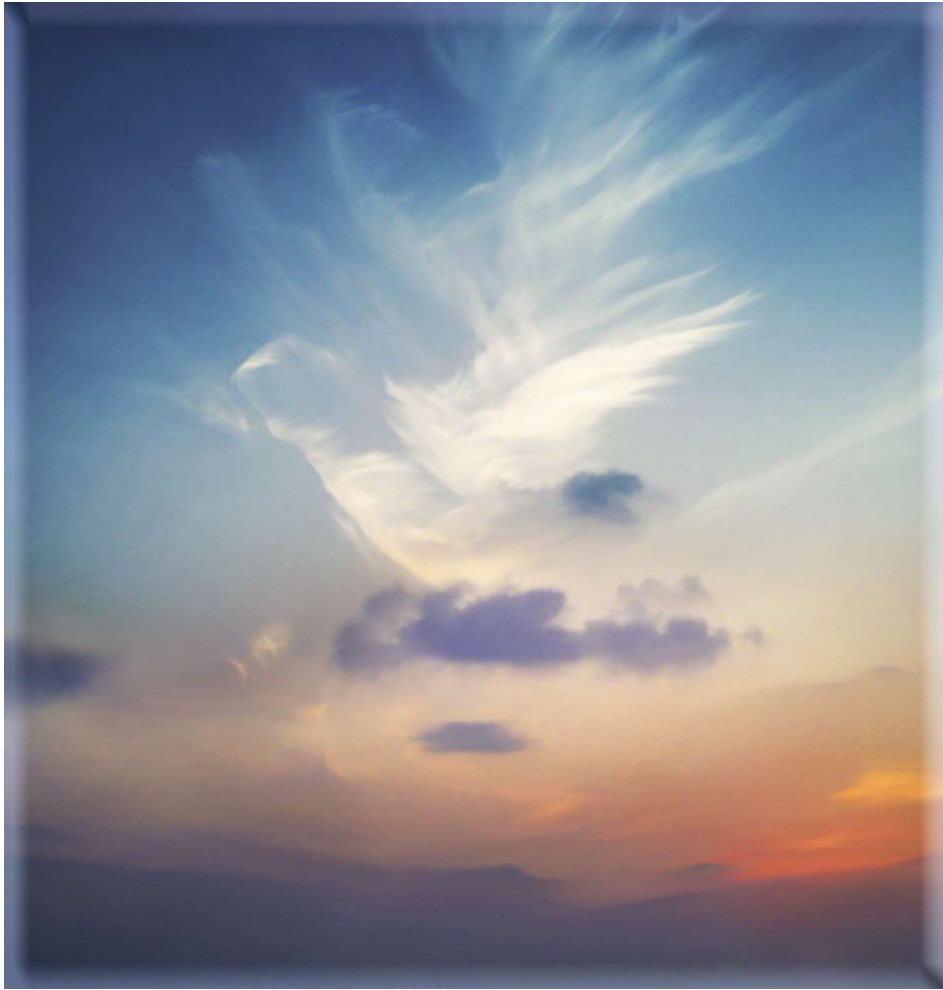


超越沉默

来自遥远彼岸的爱之抚慰



楠·乌姆瑞伽 著

《沉默之声》的作者

翻译：贝贝 石灰



来自卡尔的讯息

“妈妈，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着巴巴的名字被广为传播.....他的工作方式被宣扬到天涯海角。我梦想着所有的巴巴爱者将永远全心全意地爱他——不是因为他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上帝。”

——爱您的，卡尔

早期赞誉

一些最神奇的先进灵魂，在我们的生活中接连不断地闪过。其中很多人在世时，被当地民众所熟知且奉为珍宝。有些人则吸引了全世界民众的崇拜。他们都能够随意地来去，当他们来到世间尽其所能地普度众生时，并不在乎人数的多少……如果我们有幸，就能见到这些肉身圣人。如果我们没那么幸运，则会从他们的弟子那里听闻或读到他们的生平。我们藉由一些奇迹看见他们，这些奇迹在他们去世后，依然如香水般在空气中弥久萦绕。

美赫巴巴就是这样一位古鲁/阿瓦塔/圣人/奎师那。在他“归真”后（我这样称呼），才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向他。他的声望通过弟子的著作和话语传播开来。楠·乌姆瑞伽就是理想的弟子。通过她用优雅的爱、谦卑和童真般好奇所撰写的书，使美赫巴巴显得鲜活可及。

看似不堪忍受的痛苦，往往把人带向最终证明我们需要去的道路。楠承受了那种痛苦，由于她的痛苦我们得知了美赫巴巴。因为楠的儿子卡尔，成千上万的人生活中发生了奇迹。其中一些奇迹有趣又离奇——窗户的霜面被写上乐符，蝴蝶在预告的时间落下，大象以奇怪的方式望着你……这些奇迹都有一个目的：让你相信你并非孤独，你是被宇宙珍爱、欣赏和需要的，你若想获取它的力量，它就在那儿。有些普遍法则，其中最深奥的是我们称作的达摩法则——“你想别人怎样待你，就要怎样待人。”这是极难遵循的戒律，但如果你醒悟到它的力量，就能成为跳宇宙之舞的开悟者之一。

她的书就像小巧的美味蛋奶酥，香甜、充满趣味和优雅——正如宇宙那样。评价这些书的仅有方式，就是通过它们在你内里所唤醒的寻找美赫巴巴的渴望，

以及你内里的美赫巴巴。



——玛内卡·甘地女士，人民院议员

“每个死亡事件都让我们深感无助木然；不知道该为留在世间、生活遭遇剧变的亲人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楠·乌姆瑞伽的新作《超越沉默》在当今具有现实意义，正如她早期的书那样，可以强有力地激发我们为不可避免的死亡做准备……这些书都记录了她通过自动书写与去世儿子卡尔的长期联系，并告诉我们死后还有生命。”

——《积极生活》杂志，2013年7月

“她更清晰地介绍了灵性大师美赫巴巴，从而让读者对生命的真正意义和目标获得更深理解。《超越沉默》也是楠向那些和她一样遭受类似悲剧的人伸出的援手。她通过儿子的讯息，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来帮助他们。”

——《先驱报》，果阿首府潘吉姆，2013年6月28日

“前两本书(《沉默之声》和《聆听沉默》)感动了很多；随着作者的生命获得更深的灵性意义，她接着写了《超越沉默》。在《超越沉默》中，继续讲述了一系列感人肺腑的个人故事；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士都曾遭受悲剧打击，当他们向大师敞开心扉，进入他不断增长的大爱怀抱后，所经历的非凡体验。”

——《戈曼塔克时报》，果阿首府潘吉姆，2013年6月30日

“楠·乌姆瑞伽的书《超越沉默》鼓舞人心、富有洞见——一本很棒的书。”

——瑞娅·皮莱，著名人士

“我刚读完《超越沉默》，一如既往从头至尾一口气读完。书中人物分享的经历是如此感人，其中有很多萦绕在我的心间，我会对人们分享这些故事。我喜爱《超越沉默》的地方在于这些故事的质朴无华，它们非常感人，同时又富于教育意义、如此重要，将以优美的方式引导我们的人生之旅。”

——美赫·卡斯泰利诺，新闻记者

致谢

我感谢所有勇敢讲述自己故事的人——把内心深处的思想写在纸上并非易事。

我感谢费罗扎·芭芭的反馈以及在初始阶段对一些章节的编辑。

我特别感谢赛勒斯和索米娅·卡姆巴塔，协助我撰写了许多收录有珍贵的巴巴信息的章节。没有他们就不可能有这些。

我感谢宝·喀邱瑞和巴巴信托，欣然批准我使用巴巴的语录和照片。

我感谢玛内卡·甘地，出于对我的书的欣赏所撰写的优美温暖评论。

我感谢希乌·夏玛同意编辑本书，并使之成为我的愉快经历。

我感谢出版商高塔姆·萨奇德瓦和所有的读者，是他们的鼓励促使我写了第三本书。

感谢您巴巴，让本书得以面世。

引言

美拉巴德处于震惊状态。居民们无助地望着救护车尖啸着疾驰而去，车上载着两位亲爱的朋友——身受重伤的海瑟和艾瑞克·纳德尔，他们是巴巴的亲近信徒。他们俩遭到在美拉巴德附近扎营的流浪吉普赛人的袭击和抢劫。在医院，艾瑞克因伤重不治身亡，海瑟则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与死神作生死搏斗。

我坐在这里试图解读这个悲剧事件时，一大堆混乱的思绪（不愿接受业力的简单道理）在心中恼怒地嗡嗡响。在这样的圣地辖区内，怎么会发生如此可怕的事件？巴巴为什么不保护他亲爱的信徒？难道他就不能照顾他们、让他们安然度过这场噩梦？难道他不应该确保海瑟和艾瑞克都康复无恙，像过去近四十年来他们一直做的那样，在对他的爱与服务中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需要经受这场悲惨的经历吗？这一切暴行有没有超出我们理解的更深刻意义？

经过几场复杂的脑部手术后，海瑟终于康复，回到美拉巴德服务她的上主。对我来说，她是绝对信任大师的活榜样和丰碑。

这引发我的思考，使我有所体悟。我们活在世间是为了自身的灵性成长。正是我们自己，选择了生活中经历某些事件，它将有助于平衡我们的业相，并给我们注入耐心、宽容、毅力、爱、感恩、信心、宽恕的品质。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没有人能够不经历困境考验就得到成长，无论是身体、思想还是情感上皆是如此。我们拥有的唯一选择在于，是通过冒认受害者的角色对情境作出反应，还是带着理解和智慧来回应之，认出它是我们

过去所播种子的果实，并且学会超越。

所有的大师也都经历过痛苦，虽然不是他们自造的，而是为了减轻我们份内的痛苦，并且为我们树立了可遵循的榜样——让我们学会如何超越痛苦和磨难。真诚的求助无不被倾听，大师们总是会帮助我们。

《超越沉默》阐释了，巴巴怎样在默默无言中，把他要给予的东西给予我们。正是在我们默默的完全臣服中，巴巴的沉默大爱流向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充满了许多人遭遇悲剧和生活困境，以及他们如何设法度过难关的故事。它是关于这些人在困难时期，如何以极为神奇的方式得到引导和帮助而获得成长的。

我们可以选择要么扎根于痛苦中，永远做它的受害者，要么被上帝的爱和恩典所鼓舞，从而可以做出有意识的努力，去克服灵魂最初选择要体验的痛苦。

我将从自己的故事开始讲起……

目 录

第一章 旅程继续	1-----6
第二章 巴巴如何施以援助	7-----18
第三章 巴巴的恩典	19-----26
第四章 新生代	27-----33
第五章 两位朋友和巴巴	34-----41
第六章 过去和现在，祝天天开心	42-----59
第七章 孟买恐袭事件	60-----67
第八章 上帝之手	68-----80
第九章 天路历程	81-----89
第十章 当弟子准备好	90-----96
第十一章 众生一体	97---100
第十二章 上天的信号	101---114
第十三章 从艺术到心灵	115---124
第十四章 巴巴的沉默	125---133
第十五章 坚强的心	134---139
第十六章 墙上的字迹	140---147
第十七章 普纳读书会	148---154
第十八章 抓紧	155---158
第十九章 超越	159---165
第二十章 新曙光，新生活	166---171
结束语	172---173



第一章

旅程继续

1月31日“永恒日”，美拉巴德

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在40多年前，1969年的这一天，我们的至爱巴巴离开了肉身。这一天我通常会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在美拉巴德度过，感受在这个特殊日子美拉巴德到处洋溢着的那种力量和能量。

大约这个时候，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美拉巴德山上，重温并缅怀巴巴在世上的事奉，并接受他的祝福。体验这种殊胜活动对巴巴信徒来说是独特难忘的事件，尤其在时间接近上午11点45分时更是如此。就是在此时，大家开始唱颂巴巴的名，在15分钟里逐渐臻至高潮。随后中午12点整，保持“静默”15分钟。此时此刻，你可以真正进入内在与巴巴融合，感受他的神性；此刻你可以在内里聆听他的未言之声，甚至可能体验到深深的属灵满足。

我刚开始知道巴巴的时候，他下了很大功夫让我信服这一天的美好，体验过一次后，我决定尽量每年1月31日都去参加。不过2007年那天，我未能前往美拉巴德。于是我退而求其次：把家里的所有佣人都召集到身边，打开电脑，同他们分享互联网上的全程现场直播。我们和那天聚集在美拉巴德山上的所有人一起庆祝。我们唱了歌，念了祷文，闭上眼睛享受那段静默时刻。

我对整个过程感觉很好、精神焕发，然后吃了午饭。我把《聆听沉默》的初稿复制到光盘上，给我的出版商及其员工捎上一瓶红酒和一些糖果，就出发去孟买世贸中心

他的新办公室，把东西给他送去。

但正如你们可能已经在《聆听沉默》的引言中读到的，当我从18楼往下走向17楼时，从宽阔的水泥台阶摔了下去，随即被送往医院。医生们告诉我，我的股骨骨折，脚踝骨折，头部还有一道很深的流血伤口。而那瓶酒、糖果、手机和光盘都完好无损！

除了我的骨头，什么都没摔破！

多年来我一直在服用抗凝血药，因此只好等候72小时后方可做手术。所以整整三天我躺在床上，悬吊着腿做牵引，期间脑海盘旋着种种不愉快的思绪。关于沉默益处的所有思想，来自卡尔关于事件为何以特定方式发生的所有启示讯息，关于业力法则的所有知识，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痛苦完全控制了我。“为什么，为什么？”我想，“为什么我偏偏在今天跌倒？”

三天后，我被推入手术室做手术。医生还没有到，我被留下一人，绑在担架上躺在手术室中央，浑身发凉，怕得颤抖。虽然我怀着对巴巴的爱和信心已经走过很长的路，但还是绝望地呼求，“噢巴巴……您是不再爱我了，还是您不在乎。是哪种情况？”

就在这时，我的注意力被屋里播放的轻柔音乐所吸引。听上去很熟悉。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那是巴巴最喜爱的一首音乐《跳起比根舞》。这首歌对于巴巴有着特殊意义，他曾要求当他离开肉身之后，要在他的遗体旁播放七遍此曲。可以想象我当时感到的那种慰藉和感激。这重新坚定了我的信心：他永远和我在一起，会照顾我的！手术室的寒冷、我内心的恐惧以及孤独感都消失无踪了。

巴巴十分明确地让我体验到他的无处不在，让我放心。毋庸置疑，这是巴巴对我的疑问和求援的回应。

手术结束后，我回到家，只能在床上和轮椅上度日。一到家，我查看了有待处理的邮件，打开第一封邮件就看到巴巴坐在轮椅上的照片！出现的第二张照片是巴巴拄着

拐杖走路。这些邮件是孟买中心寄来的，巴巴挑选如此精准的时间来安抚慰问我，令我深受震撼。

连同这些照片的，还有对巴巴在萨塔拉事故的记述，当时他也被撞断髌骨，经受了大量痛苦，但他抱有坚定决心，将不用拐杖也能重新走路。这是个巧合，还是巴巴想告诉我什么？我决心以同样的坚定态度，朝同样的目标努力。



萨塔拉事故后，美赫巴巴坐在轮椅上

一块钢板和螺钉将我的碎裂股骨固定在一起，我开始尽量重新生活。最初两个月显示腿部愈合良好，可是后来，尽管我每天都坚持去几英里外的医院接受物理治疗，却似乎没有进一步改善。过了一年三个月后，钢板螺钉开始松动，医生决定最好去做髌关节置换术。因此2008年4月9日，我回到医院，在同一间手术室做了髌关节置换

术。

手术后，腿部确实感觉好多，也强壮多了，我很快要准备走路了。回到普纳后，我欣然继续锻炼，听有过类似问题的其他朋友讲述令人鼓舞的经验。我即将实现巴巴给我的启示，很快就要尝试再次登台阶了。理疗师建议我们再拍一张 X 光片以确保位置正常，我就照做了。X 光片直接寄给了医生，我高高兴兴地约好见他。医生把我的 X 光片放到屏幕上，我们不禁倒抽一口气。光线透过片子显示，髌关节假体柄刺穿了腿骨外侧，从 X 光片上可清楚地看见它的尖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至于医生，他则不断地惊呼，“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根据他的从医经验，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

长话短说，接下来是几个月的会诊，然后又安排了一场手术。医生决定我们只能拆除现有的假体柄，换上更长的柄。但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医生不准备让我经受太多折腾。所以最后决定，为了应对意外，手边准备一块移植骨。

手术安排在 2008 年 10 月 4 日，那天恰好是卡尔生日。你会相信没有其他日子可选吗？房间、日班夜班护士、献血者，都已安排就绪——只剩麻醉师没有安排。但我既然谁都不认识，就让医生为我找个最好的麻醉师。手术前一两天，与卡尔交流时，他让我放心：他特意选了这一天，他会和我一起度过难关，我不用担心。

决定命运的日子到了。

去医院的路上，我们接到电话说，我们所预订病房的居住者要在我做完手术后才能准备好搬出。因此我们一到，就被领到一个寒碜的小房间，没有带厕所。更糟的是，又一个电话打来说，我们预约的护士来不了。我带着相当沮丧的心情住进医院。还有什么在等着我？我发出无声的请求，“巴巴，请帮帮我！你在哪儿，卡尔？”

就在这时，有人敲门，一个仪表整洁的年轻男子走进来。他握住我的手，说：“晚

上好，乌姆瑞伽女士，我是你的麻醉师，我会在手术期间陪着你。你不用再担心了，我会全程照顾你的。我会一直在你身边，你有什么需要，只管告诉我。我叫卡尔——卡尔·瓦兹夫达医生。”

你可以想象我的狂喜！对我来说，昏暗寒碜的病房顿时成了仙境。手术室也同样如此，因为卡尔医生果然说到做到。他一大早就把我推到手术室。整个手术过程中，他一直坐在我脑袋的右边，其微笑的面容给了我需要的全部勇气。

至今，我体内的假体柄仍穿透腿骨露出尖头。不出所料，它没有掉出来，便进行了骨移植。他们说需要一年时间让新骨和原骨融合。我又回到普纳的家，虽未完全康复，但明显感觉舒服多了，疼痛大为减轻。不过有个小小缺憾：尽管我没有被限制坐轮椅上，但一条腿比另一条腿要虚弱一点，不得不用拐杖支撑身体。一开始让我心烦意乱，纳闷自己为何需要经历这段特别痛苦的生活。我试着寻找答案，每当疼痛特别厉害的时候，我会再次自问：巴巴和卡尔为何还让我经受这一切？

紧接着我回想起，巴巴本人在1956年第二次车祸后承受的身体剧痛。他的头部和脸严重受伤，舌头撕裂，最严重的是右髌部骨折，骨折处轻微错位。他余生走路都是瘸的。

过去降临的历史揭示，腿部是阿瓦塔经常受伤的身体部位。例如，主罗摩在与拉瓦纳的战斗中腿部受伤。主奎师那死于腿伤。耶稣也因髌部受伤而跛行。这难道是巴巴的方式，来安慰我或者让我意识到：既然他和过去的阿瓦塔都经受过那么多苦难，我们凡人为什么不能怀着坚忍和勇气经受同样的痛苦呢？

我依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现在对此事肯定看得更明白了。也许我命中注定那天会摔倒，而且摔倒的方式原本会使我终生瘫痪。更严重的话，我那天甚至会死掉。如今我从心底里真正感激巴巴，因为每当我迷失方向或思想开始怀疑时，他总会找到

办法指引我。

对我来说，这是来自巴巴的明确强烈信号，表明痛苦是人生的不可分割部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历之，并勇敢地面对自身的业力，继续生活。我还认识到，我可能是为了自身成长而选择了这些事件，因为毫无疑问，它们检验了我对不舒适境况（比如疼痛）的耐心、忍耐和反应。

我还领悟到：疼痛不可避免，但受苦是一种选择。知道巴巴也承受过严重得多的苦难，这有助于我克制懊悔，大大减轻我的受苦。巴巴的苦难无疑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就像他常说的“常人为自身业力受苦，至师为人类受苦，阿瓦塔则为一切众生受苦。”也许巴巴以这种方式拿走了我的很多业债，帮助我获得自由。谁知道呢？也许是给我一个教训，不仅要看过过去或眼前，还要看远方有什么.....

卡尔被问起时，说我上一辈子是矫形外科医生！



第二章

巴巴如何施以援助

对于我即将告诉你们的事情，我必须让时光稍作倒流，回到我刚做完第二次手术的时候。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差不多只能待在家里。于是我趁此机会尽可能久地坐在电脑前，以便对《聆听沉默》一书进行最后的润色。大部分章节已经就绪，但我还得最后通读一遍，然后交给出版商审阅。

我正忙着编辑一篇标题为“帕特里克”的重要章节，那是关于我在美拉巴德三摩地遇到帕特里克·麦克莱恩·卡尔森的故事（卡尔通过这个身穿红衫的青年来到我的首趟巴巴之旅），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是德里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目前有位治疗师水平高超、名震德里。“你一定要联系他，楠阿姨，”她说，“他很棒，我敢肯定他能帮助你治腿伤。我马上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发短信给你。”

我心情不太好，心想：“算了吧，他能为我做什么？我已经换过髌骨，两次手术都不太成功，他还能怎么办……让我走路？”人置身于痛苦和磨难中，往往会变得悲观怀疑，而这实际上会使得情况愈发难以处理。

我的手机响了，表明收到短信。内容是：“他叫帕特里克，隔周一次周三去孟买。你需要联系他，阿姨。”

我惊坐起来。帕特里克这个名字！这巧合太惊人了，不容忽视。我正在编辑标题为“帕特里克”的这一章——书中人物是这个名字，而推荐给我的治疗师竟然也叫帕

特里克——完全出乎意料！

我拨了他的号码。他接了电话。我告诉他我是谁，对他讲了我摔倒的事和后来遇到的问题。他回答说：“是，我知道，我读过你的书《沉默之声》。我的家族也跟马有缘——以前在班加罗尔拥有几匹马。”他接着告诉我如何在孟买与他取得联系，并让我在某天给他打电话。我欣喜万分，开心地打电话给朋友，把情况告诉她。

“你是说已经跟他谈过了，楠阿姨？这对我来说确实是个惊喜，因为他平常太忙，难得接电话。通常人们得给他打几天电话才能得到答复。”谈话结束了，但给我留下一种好玩的感觉，即冥冥之中巴巴已经为我安排好一切。不过我不得不等待几个月，才能去孟买见他。我接到通知，他在纳皮恩海路的一间公寓做治疗，我就出发去见他。

我走进屋，看见一位轻声细语、长发披肩的高瘦男子。他看上去有点像耶稣，身上有种自信颇为吸引我。他专注地听我细述意外摔倒、骨折、手术等情况。然后他闭上眼睛，把手举到右肩膀，默默地祈祷，或者我认为如此。我和他的会见只持续了三分钟，随后就被领出去。就是这样。对我来说，习惯于威尔士的乔治·查普曼那种至少要用足足半小时的灵性外科手术，而这简直不像是一场治疗！

几周后，我到布里奇坎迪医院接受第三次手术。做完手术两三天后，我惊讶地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朝我的病房张望。那是帕特里克！啊，我真高兴见到他！他每两周一次来访孟买，听说我住院，就来为我做治疗。我永志难忘那种善意的姿态。在他为人看病的繁忙日程中，病人们总是排着长队在他的房间外候诊，他竟然抽出时间来探望帮助一个住院病人！这再一次让我想到巴巴的恩典。

但故事尚未结束。

我有所康复回到普纳后，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听着像某人的秘书打来的。“帕特里克医生要来普纳，他想知道可否在你家举办一场治疗会。”就是这样，没有客套，直

截了当。帕特里克会来普纳，还会来到我家！这一定是巴巴的恩典。我激动万分！

这一天到了。消息似乎已传开，很快来了很多人，包括小区里沿巷居住的邻居们。现在帕特里克医生的治疗会已成为定期活动，而考虑到隐私和方便，我们把场地搬到了巷子最后的那栋屋子，这要多谢慷慨仁慈的房主——辛格王公夫妇。

我现在相信仅仅三分钟的祈祷就能改变治愈你的病情吗？当然！我确实感觉好多了，再也没有疼痛。我的精力充沛多了，甚至可以整夜熟睡。不过，你可能会认为那可能是因为大自然也有的疗愈力。或许只是盲目信心的效力。我对此琢磨了很多，直到参加了帕特里克举办的为期三天的工作坊。期间我了解到他生平的若干事实，以及他是如何开始为人们工作的。对我而言，就好像巴巴把他带到我的门前，现在我毫无保留地信任帕特里克以及他的治疗方法。

由于腿伤不便，我去美拉巴德的旅行受到很大限制。我一直渴望着去顶拜巴巴，有很多人等着和我一起去。我非常清楚，当你第一次拜访时，尽管那里的接待员总会亲切慷慨地花间接待你，但如果有人在那里为你做介绍、带领你参观，会有多么大的帮助，我总是坚持尽量陪新来者一起去那里，带他们参观这个被称作美拉巴德的不可思议宁静港湾的诸多面貌。

现在这是不可能的了，我有点生闷气。我猜这种时候自我也在发挥作用，我想知道如果我不在新来者身边，他们怎么可能感受到被欢迎和照顾。突然间，简直在回应我的想法，我意外地接到一个叫尤汉·诺布尔的小伙子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现在他在美拉巴德欢迎委员会，对我想要交给他的任何新来者，他都乐意帮忙陪伴他们。你无法想象我的欣慰感激之情。有人在那儿随时待命，帮你办理登记，带你去房间，为你指出巴巴生活和工作过的所有重要场地和殊胜物品，这是多么美好啊。

我现在把这个变成了常规特写，以便让你们知道他是谁——下面是他自己写的，

关于他如何走向巴巴以及在那里何其快乐的故事。

尤汉·诺布尔

我叫尤汉·诺布尔，天生就有阅读障碍。由于对此一无所知，我上学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头。除了学习成绩不好，我还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有时甚至无缘无故地被老师责打。随着我的长大，我会被这样的问题所困扰：“我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我过去做了什么，要这样受罪？”“特别是当我一直在努力做正确的事时，为什么这些可怕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挣扎着度过每一刻，每一天，每一年。这并不容易，因为我从未有机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我喜爱参加运动、戏剧、兴趣班、体育训练、童子军活动，却办不到，因为总是不得不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上。结果我变成一个非常安静害羞的人，而且因为这点，我要么一直呆在家里，要么只是去上学。

终于，我的十年级标准中学考试结束了，人生中第一次不再有学业。我的生活改变了。性格内向的我没有结交朋友，也没有培养可以占用时间的兴趣爱好。这种强烈的孤独感使我会问自己一些极为重大的人生问题，就这样渐渐开始播下觉悟的种子。

但在考试之前几个月，发生了奇怪的事。我曾在妈妈的床头柜上看到一本白色的书。有一天，我在她的房间里转悠，又看到这本书，就问她书中写了什么。妈妈让我读一读，说：“你可能会喜欢的。”于是我把书带回房间，看了封面。上面写着《灵界法则》第一卷。

引言讲到一对帕西夫妇——巴夫纳格瑞先生和夫人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他们的两个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命。我读到深夜，直到两个孩子开始与父母交流的章节。读到的故事解答了我在苦闷的学生时代问过自己的许多问题。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我完全改变了。

每天晚上我读得越多，它越帮助了我改变思维方式。它革新了我对生活的态度。我接下来学习了灵气疗法，因为这在90年代中期很流行。在灵气疗法课上，有个帕西中年女士偶然提到了美赫巴巴的名字，说自己经常梦到他。我听到美赫巴巴的名字时，潜意识里感到耳熟。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及为何感到这种好奇，驱使着我想更多地了解他。

我开始阅读有关灵性主题的书籍，并发现我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但随之而来，又出现更多问题。我同样需要这些问题的答案。这一切会把我带向何方，会在何处结束？

在求解问题的狂热中，我问妈妈是否知道美赫巴巴是谁。她说：“是的，你不知道吗？他就是那位蓄长发的伊朗尼。”后来有一天，她带回家一本叫《沉默之声》的书，对我说：“尤汉，那天你问起美赫巴巴，所以我给你买了这本书，内容跟他有关。”我被《沉默之声》中的真实故事深深打动，尤其因为它写到了最贴近我内心的两个主题——巴夫纳格瑞夫妇和美赫巴巴。我反复阅读卷首的几页，重温这位母亲所经历的一切。我很惊叹美赫巴巴竟然通过她的去世儿子伸出援手，以让全家人开始知道他。

尽管只读了一半内容，我完全沉浸在故事中，甚至没有意识到：过去几个月，我父母每个周六晚上都会离家外出。我问起此事时，他们则含糊其辞地作答。我一再追问，他们才告诉我是去格顿中学参加降灵会。

我说我也想去。起初他们说不行，但最后同意，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一个叫塔拉的团体领导找我面谈，我们简短谈了会儿。傍晚6点左右，一对年迈的夫妇，还有更多人走了进来。妈妈告诉我，这对夫妇是著名的灵媒卡帕迪亚先生和夫人。

卡帕迪亚夫人很快进入了出神状态。我曾被领导特别嘱咐不要起身，但令我惊讶

的是，指导灵（凯瑟琳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指向我，要我站起来。按我的简单理解，这是一位更高的权威要求我做点什么，于是我听从了。凯瑟琳母亲对我说话，告诉我一件重要的事：“通往上帝的路有很多，你必须选择一条。”我对她说的话有所领悟，而且即使对美赫巴巴了解不多，我也明白这是一条明确命令，我必须遵从。

我读完《沉默之声》，做出决定。我要去一趟美拉巴德。我们是1月30日去的，刚好在永恒日(巴巴逝世纪念日)的前一天。达善之后，我注意到附近有个书摊。因为我很想阅读美赫巴巴本人写的书，让那人给我一本巴巴亲自写的书。他给了我《语录》，我就买了。

我开始读《语录》，惊叹不已。巴巴不但解答了我长期悬而未解的所有疑问，还使我对以前不知道的事物有了更多认识。最后我很满意，并意识到美赫巴巴不是普通的圣人或大师。他超越了那些。

这时我已经上大学了。情况仍然困难，但不同的是之前我不知道如何生活。现在有了巴巴，我知足常乐。但涉及社交方面，我受了很多苦，很难交到朋友。我依然孑然一身，总是独自外出或看电影。我结识到更多人的唯一地方就是在美拉巴德。不知何故，在巴巴的帮助下，我似乎跟那里的每个人都相处得很好。在美拉巴德，巴巴似乎让我参与社交和交朋友，可是一返回孟买，我就回到原点，最好的朋友依旧是我的电脑游戏、书籍、电影和音乐。

因此我开始更经常地拜访美拉巴德。我真的很喜欢待在那里，亲近巴巴。直到有一天，我的脑海里浮现一个奇异的想法。倘若我实际居住这里、开始为巴巴做事会怎么样？不过我还有一些责任需要履行，比如帮助家人、结婚并安顿下来。于是我开始在一家酒店上班，后来又有一家人力资源公司工作。

像往常那样，我的表现很糟糕，老板想要解雇我。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坦率地告

诉我，尽管他们对我的行为和纪律感到满意，但我的业绩不合要求。他说会给我一个月的离职通知期，如果我的业绩改善，他会重新考虑。我说行，因为这看起来很公平。

我继续工作，一个月过去了。不知不觉中，我的业绩有了显著改善。老板不但没有解雇我，反而给我加薪。我现在还培训其他人！工作持续了一年，直到我内心确定：好，就这样——现在是时候去美拉巴德工作了。

我没有告诉家里任何人。我辞了职，告诉父母我要去美拉巴德住一段时间。我知道他们一开始对我移居那里会感到不太舒服，但最终接受了我的决定。

现在我在美拉巴德的迎接咨询处做全职工作。这间办公室的设立是为了帮助首次来访的新人。巴巴把我安排在属于我的地方。

我经常接到人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想更多地了解巴巴：他的生活，他做的事，他说的话。我每天都欣喜地默默想到，巴巴怎样彻底转变了我的生活，让我从一个隐士变成结识这么多的新人。我喜欢带着人们参观，向他们介绍巴巴。

现在我回想起早年的岁月，常去参加周六降灵会的日子，我记得有一次凯瑟琳母亲明确告诉我：“不管你喜不喜欢，都将为上帝做事。”

(尤汉的联系方式: yohann.noble@ambppct.org)

赛勒斯·卡姆巴塔和我很久以前就认识。1986年至1987年间，我还住在孟买的老家伊甸府邸的时候，给他打了电话，问他能否给我推荐几本关于巴巴的书。我记得他骑着摩托车过来，车斗装满了巴巴的书。我认为巴巴派他进入我的生活，是给我需要的额外推动，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在我撰写《沉默之声》时，他帮助了我，不仅为我提供所有必要的巴巴文献，还

以独特的方式对我讲述，他所知道巴巴生平中的种种趣闻轶事。大约隔了两年时间我没有见过他，不过我搬到普纳后，每年会到孟买的印度板球俱乐部住几个月，我们的友谊得以重建。他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对美赫巴巴的渊博知识总是给我带来启发。我的第二本书《聆听沉默》，还有这本书，都有他和妻子索米娅的多方面投入。

我们至爱的阿瓦塔美赫巴巴把赛勒斯安排在孟买巴巴中心，由他负责举办“周二读书会”，学习巴巴在《语录》、《神曰》、《光束》、《有与无》等书中授述的“巴巴语录”。由此引发的讨论提供了平台，以认识人生的“如何”和“为何”，并且感悟按照巴巴的讯息做出适当的选择来处理人生的不同情形。这些讨论和分享经验带来的不断学习和成长过程，使巴巴爱者们（包括赛勒斯）充实了自己，使他们的生活更具影响力、生命旅程更喜悦。除了读书会之外，赛勒斯还协助举办“周四开放论坛”，其形式是分享巴巴爱者在他们的生活中见证的神爱，以及分享巴巴社区的新闻和活动。

赛勒斯的学识何以如此渊博？现在我让赛勒斯来告诉你，作为一个正统宗教牧师家族的年轻后裔，他是怎样学会爱巴巴并且一直成为爱者的好榜样的。

赛勒斯·卡姆巴塔

我是如何被安排在中心的？嗯，是一系列清晰界定的情况把我带入巴巴怀抱的。我出生于琐罗亚斯德教牧师家族，全家人十分正统，不相信可能有比琐罗亚斯德教更好的信仰。巴巴们、斯瓦米们、古鲁们都差得太远。我从小就常去帕西火庙，常常祈求至高之神——阿乎若玛兹达——示现祂自己，如果祂真的存在，就指引我找到祂。

随着岁月流逝，我的兴趣转向阅读其他宗教体系中的圣人生平故事。我开始购买“如是说”系列丛书。我最喜爱罗摩克里希那·帕拉姆罕撒尊者和斯瓦米·尼提亚南达。由此产生了从狭隘宗教观到更开明态度的转变。

1968年10月的一天，在我的朋友吉米·帕特尔家中，展开了一场关于美赫巴巴的讨论。有个故事讲到美赫巴巴怎样挽救一个不断污蔑他、散布其负面谣言的人，这深深触动我的弦。此事体现了巴巴的宽宏大度和怜爱。有关美赫巴巴的进一步查询揭示，巴巴宣布自己是人身上帝，和琐罗亚斯德、罗摩、奎师那、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我想知道，这是否回应了我祈求阿乎若玛兹达给予我答案的不懈渴望？

我查了更多资料，很快借到查尔斯·B·坡德穆著的《至师》一书。作者在卷首写道：“这会被认为是一本奇书…… 故事中这位人物的生活似乎令人费解，在他的生活中正常价值观与行为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不过这位人物宣称‘我是上帝’，其使命是改变世界，然而他既不说话也不书写，甚至不寻求追随者。这会引发争议，我毫不怀疑这本书会遭到误解……”

我自忖，这本书的开卷语写得多么诚实有力！作者让读者自行决定，是相信巴巴的宣称还是予以忽略。我必须自己找到真相。

回到家中，我对巴巴新产生的兴趣并没有得到家人支持。事实上，他们直接指责我朋友一家把我“引入歧途”。读完那本书后，我看到自己面临两个明确的选择：一，巴巴确实是他自称的人身上帝；二，他是天才的操纵者。我认为弄清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经历一系列的验证。虽然验证多种多样，在我锚定他的过程中，有两件事在我的记忆中非常突出。

有一次在火庙，我注意到圣堂中的余烬之火。我想，如果自己在顶拜后抬头的那一刻看到余烬燃起火焰，我就会相信美赫巴巴确实是琐罗亚斯德重临。果然，一道烈焰往上窜！还有一次在家里，我在阳台上念帕西祷文。我闭着眼，真诚地请求阿乎若玛兹达给我一个明确信号，以证实祂认可我所冒险进入的领域，以及美赫巴巴确实是在我们时代的重临。我睁开眼睛，看哪！我见证了平生见过的最壮观景象。我看见一

个巨大的火球划过天际。那个独特庄严的景象打消了我对巴巴是人身上帝的疑虑。

整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巴巴没有丝毫责备我，或者说我验证他的方式，而是温柔耐心地为他人进入我的心灵铺平道路。正是通过其中的一次验证，他把我引领到密涅瓦剧院对面，拉明顿路上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孟买中心。

现在我至少理性上确信巴巴的无所不知，内心燃起要拜见他的热烈渴望。往常的拜访火庙，如今被拜访巴巴中心、会见爱者、读书和收集资料所取代。中心的布告栏上贴着一份巴巴的公告，通知爱者他的近期闭关，他的宇宙灵性工作的压力，并严格警告不可以拜访他、甚至向他写信。我如何才能实现拜见他的热望呢？我为自己辩护，那些指示不适用于我，因为我还不是他的弟子。我对整个计划保密，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以去童子军营地为借口就离开了家——准备就绪去见巴巴。

然而我感到内在有一股强大拉力，要我先去中心达善巴巴，再乘火车旅行。时至今日，我已经能精微地感知这种直觉之音，我觉得这是巴巴拖延我见他的策略。但无论如何我都坚决要去。当我在中心顶拜巴巴照片时，听到一个明确无误的低沉声音要我再次细读一遍公告。我的怀疑得到证实。巴巴实际上在劝阻我去见他。声音是那么有力清晰，以至于我发现双脚自动走向布告栏。由于之前看过多遍，我对公告内容十分熟悉，这次我就很随意地浏览了一遍，可当我看到最后的“阿美纳伽 (Ahmednagar)，国王大道，阿迪·k·伊朗尼”时，仿佛一股电流流过背脊。我赶快掏出火车票，上面写着“阿美达巴德 (Ahmedabad)”。我惊呆了。我无法想象自己错得多离谱。巴巴通过一系列精心安排的直觉使我避免了一趟辛苦徒劳的旅行，这种优美的做法巩固了我对他神性的信心。我同时受到安慰，因为他的仁慈纳扎临在于我。

不过此事并没有使我平息下来，反而让我产生更强烈的渴望——离开家，跟随他并为他服务。经过大量内心斟酌，并且很大程度上信赖他会原谅我的违令，我最终于

1968年11月给巴巴写信，做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接受我做他的弟子，让我永远跟他一起生活。我当时只有17岁，这些事是暗中做的，不为家人和中心的任何人所知。

我很快接到巴巴的亲密弟子埃瑞奇的回信，部分内容复制如下：

“亲爱的赛勒斯，

尽管有对通讯的限制，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听了你充满爱的来信，他指示我告诉你，他要求你和家人一起生活，过诚实纯洁的生活，不要荒废学业。他要求你在日常活动中全心全意地、尽可能经常地想念他！阿瓦塔美赫巴巴要求你，在结婚之前不要做任何淫欲行为。他要求你过纯洁的生活。他要求你友善勇敢地面对世人，肩负起今后生活中可能要承担的责任。他把他的爱和祝福送给你，他要你保持开心，要知道爱者们是他所珍爱亲近的.....”

至爱巴巴不顾健康衰弱和处于严格闭关，竟然垂听了我的信，还不嫌麻烦授述了回信，让我极为感动，使我命中注定永远地跟随他。现在我义无反顾。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旅途不再孤单。在我人生的每个迂回曲折处，巴巴一直是我恒常伴侣。有了巴巴的陪伴，我自感能够重新调整主次轻重，获得人生的方向感，更深刻地认识事情为什么会那样发生，认清在面对因自身过去业力所创造的命运时可以做出的选择，按照“怎样取悦巴巴”来处理当时的情况。我的目标是在生命最后一息念记着巴巴，并祈求他赐予我这个恩惠。

根据我过去多年主持周二和周四聚会的观察，大多数来到孟买中心的新人都是在读过楠的《沉默之声》后过来的。我们听闻他们走向巴巴的证言真是太引人入胜了，以至不得不惊叹于，巴巴将每个可爱灵魂纳入他的爱轨的深不可测方式。他们已经抵达巴巴的宫廷，我对这些新来者扮演的角色是，帮助他们将全部的爱和注意力聚焦于巴巴身上。因为最终而言，只有爱要紧，只有巴巴要紧。

让我们全体祈祷至爱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帮助我们在他的爱里成长，过着荣耀他
取悦他的生活。

(赛勒斯的联系方式 mehercy@gmail.com)



第三章

巴巴的恩典

事故后，髌部手术后的各种并发症，导致我一天中大部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尽管如此，我尽量继续好好生活。我醒悟到，我们在人生中都会被迫经历某些休息阶段，这确实是我们的平淡日子。许多灵修书籍提到，在这种时候，我们实际上要停止“学习”，需要把我们被教导的真理付诸实践。正是在这些平淡日子里，一个人才有时间去反省回顾生活，发现错误，用宁静平和的心态处理之。平常喧嚣忙碌的生活难得允许你这么做。不过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很想拜谒巴巴的三摩地。

过了漫长的三年后，2010年1月16日，我女儿蒂娜和女婿佩西，决定是时候让我再去美拉巴德了，但考虑到也许我过份犹豫不敢开口。因此他们打电话来，说他们已经安排好当天前往，我想不想一起去？我当然想去！

和往常一样，卡尔很激动……那天早上他的讯息是：他很高兴我们会去，我们到那儿时，他会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

于是我们带上几份三明治，中午从普纳出发，下午3点左右到达美拉巴德。从停车场到三摩地，要走一小段不太平整的路。因为腿不好使，我聚精会神地走在碎石路上，蓦然回头一看，惊讶地看到有人在拥抱蒂娜和佩西。我依稀瞥见那人长着蓝眼睛，戴着鲜红帽子，搭配红衬衫和棕色裤子——色调让我想起很久以前，卡尔在三摩地的首次显身。那人一看到我，就朝我跑来。他笑容满面地搂住我，紧紧地拥抱我。我十分

激动。紧接着我感觉到，他因遏制不住的抽泣而浑身颤抖。我的天哪，我很纳闷。这是谁啊？那张笑脸突然怎么了？他为什么哭得那么厉害？当他设法平息情绪抬起头时，轮到我大吃一惊了。“我的天啊！”我喊道：“真是你吗？这么多年后，竟然在美赫巴巴三摩地这里（见到你）。”

他领着我进入陵墓区域，对我保证说，他会等我达善后出来。他说话算数，我们坐下来聊天。

他是谁呢？我为何如此震惊？

默文·马斯特斯

他是默文，是我很亲近的亲戚，他深爱卡尔。虽不是爱马人士，他却会和我们一起去看赛马，只是因为卡尔的缘故。我们一起度过许多愉快日子，卡尔去世后，他非常伤心。

多年后《沉默之声》最终出版时，我赠送了他一本，但他从未读过。他是我们称为的“疯狂帕西人”，琐罗亚斯德的虔诚信徒，几乎天天拜访火庙。因此美赫巴巴对他而言没有意义。除此之外，他还令人遗憾地逐渐疏远了家人，过去二十年一直住在远离文明的乡野农舍。令他生气的是女儿竟嫁给一个非帕西人，尽管他深爱着她，却切断了同他们的全部联系，甚至连外孙出生时，他也没有去。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7年我丈夫吉米的葬礼上，当时他专程来吊唁。因此你可以想象，那天我在三摩地见到他时多么震惊。不过当他告诉我，他来这里的原因和经过时，令我愈发震惊。

默文说：“我在清理老房子时，偶然发现你的那本书《沉默之声》，包装还是原封不动的。由于没别的事可做，我就拆开读了书。对卡尔的回忆征服了我，在冲动之下我决定看看这个美赫巴巴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对他说，‘你看，美赫巴巴，我只是来拜

访你的三摩地，我并非来达善你或俯首顶拜你的墓碑，因为我并不信你，也不太可能这样做。我只是来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你和我，无人知晓我在这里。所以我要检验你，希望你证明自己。我想知道，楠会不会以及怎样知道我来这里。这就是我对巴巴说的话，所以现在你能想象当我看到你真的过来时我的反应吗？当我看到你从车里出来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想，那真的是你吗？所以我才哭得那么厉害。你知道吗，我心里有种预感将会发生某种事情，可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不但你确实知道，而且巴巴居然把你带到我本人跟前。我不是在这里待了一整天，也不是一小时，而是只有十分钟，我依然难以置信的是，就在十分钟之内——你就到了！”接着他又痛哭一番。

“亲爱的默文，”我说，“我也是时隔近三年后今天才来的，来这儿就为了用几分钟时间俯首顶拜三摩地。”

就这样，不是用几分钟，我们一起度过接下来的几小时。巴巴确保默文看到了一切，我还带他去朝圣者静修所喝茶。接待员看了一眼他的白皮肤、蓝眼睛和头上戴的红帽，脱口说道：“天哪，你看着像保罗·纽曼！”此时此刻，正如卡尔说过的，他又笑容满面了。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来，但有一种好玩的感觉，这个故事尚未结束。

我刚才讲述的故事是2010年初写的，但现在不得不继续写下去，因为那种好玩的感觉果然没错。2011年，我接到电话说默文病情危重，住在孟买一家医院。我特意去探望他，发现他看上去非常虚弱。一看到我，他就睁开眼，微笑着问：“美拉巴德？”我向他保证，我刚去过那里，会为他的康复祈祷。他指着自已，打手势说：“我也是……”

六次.....骑摩托车去的。”我不禁暗自欣喜：“我的天哪，巴巴怎么做到的！”

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

几个月后，我接到默文去世的消息。我去参加他的葬礼，听完祈祷，脑海里思绪万千。葬礼结束后，他的妹妹走来对我说：“楠，可以聊会儿吗？你可能不知，我哥哥读了您的书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过去每次来这里，他经常脾气暴躁又粗鲁，可后来他的整个态度变得慈祥友善。您知道吗，他甚至给我带了一盒米泰（甜食）！不但如此，你信不信我告诉您的这些：他还和妻子一起搬回原来的家，竟然把非帕西女婿请到家中，和儿女聊天，花时间陪外孙们，然后仿佛他的事情完成了，便安详地去世。楠，您能否也带我去美拉巴德？”

我离开那里时，脑海里萦绕着关于巴巴奇妙方式的许多思绪。

但是等等！我还没有讲完，因为故事还有下文。

当家人去他的农舍打扫时，他们发现屋里摆满了巴巴的书，每一面墙都有巴巴的笑脸往下俯视！现在，你不觉得这是奇迹吗？

吉米·乌姆瑞伽

每当家人决定前往美拉巴德时，我总是怀着极大的愉悦和期待表示欢迎。因此2009年7月25日，当萨碧塔提议我们全家一起朝圣一天时，我当然非常欢迎。这意味着需要做很多组织工作。不过到了最后，全家只有五位女士做了短途旅行。

虽然现在美赫巴巴是我们关注的主要焦点，但如果前一天不先同卡尔交谈一番，总觉得事情还不完整。但这一次，我和卡尔谈论的更多是，我丈夫吉米和巴巴在一起的九年里，他从未做任何努力让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他在哪儿，卡尔？是的，我知道他很好，很快乐，有时会来说说话，但这么多年来，我确信他已经伴随巴巴取得某种

灵性进步。他就不能至少向我们露一次面吗？”

这是卡尔的回答：

“在雨中歌唱，在雨中和你一起，将会是这样；我们许多人一起在雨中歌唱，你也和我们一起；我在中间，爸爸在我身边，很多人围着我们。但我是歌声。我是歌手和歌曲，爸爸给我伴奏。你会看到他的更大形象，因为他魁梧强壮，我是文弱的小个子，但拥有著名歌手的嗓音。我是歌手，爸爸和我一起。但愿我们会一起演奏音乐，妈妈。

深深地爱你，卡尔”

“哎呀，终于来了！”是我的反应，“这场面我得去看看！”

旅途顺利，那一日是阴天，天空乌云密布。天气凉爽，但刮风。每年这时候，朝圣者静修所的访客不多，因此空间充裕有机会随意漫步，独处冥思。我们按各自想要的方式在三摩地与巴巴度过时光；跪拜他的墓前，或者只是安闲坐着。我们有几人在巴巴小屋待一会儿，其他人则在树下漫步，仰望美丽的天空，只是聆听着静默。

但我不知道，卡尔说的“雨中歌唱”在哪里？我想这不太可能！当然，有蒙蒙细雨，但这是上午，不可能有阿提，更不可能有任何一种音乐。我们很了解吉米的性格，于是就顺其自然，返回静修所及时吃午餐。

然而我们从餐厅出来，路上遇到一个拿着吉他的年轻人。我想：哦，这是个音乐人。但这只是一闪而过的念头，直到我的视线落在布告栏贴着的一张通知上，通知写着：当晚旧朝圣者中心有一场音乐会，由著名的吉他手演奏音乐。我们的好奇心被激起，便决定晚上在回家前顺便去看看。

到那时开始下大雨，我们走进时音乐会已经开始。是的，就是之前我撞见的那个小伙，现在坐在小型舞台上，身边另有一人。他在唱歌，其他人为他伴奏。一人在摇铃鼓，另两人在弹奏吉他。

其中一人是吉米吗？若是的话，哪位？

歌曲很美，小伙子嗓音悦耳。我们和大家一起享受了半小时的美好时光。音乐会即将结束，我们正准备离开时，那名年轻人看向观众席，大声对人喊道：“爸爸，爸爸……你何不上台和我一起唱呢？来吧，爸爸……起来，来和我一起唱吧。”

我们站在原地，听到观众们呼应喊道：“好，爸爸在哪儿？来吧爸爸！”他们的欢呼声鼓动了一位微笑的年迈绅士从最后一排站起来，走向舞台。他魁梧又强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登上舞台，坐到儿子身边。他拿起吉他，两人开始一起演奏。

你能想象我们的喜悦吗？知道我们多么深爱 and 思念吉米，家人们不可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信号了。巴巴让我心安了。

谢谢您巴巴！

《聆听沉默》的德里发布会

《聆听沉默》已在孟买和普纳发布，现在是时候在德里开发布会了。我的腿这么弱，怎样才能去那儿呢？我做不到在新德里机场登台阶或走远路。那意味着我不得不坐轮椅，实在令我感到难堪！虽然亲朋好友想尽办法让事情更简便，可是当其他人都在步行而我不得不一路坐轮椅，让我感到很不自在、不开心。对我来说，在两地机场奔波穿梭，然后接下来的那几天无时无刻要对周围的人感恩道谢，实在是太费劲了。



孟买的《聆听沉默》发布会

在那之后，我真没有太多时间思考，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安排活动，挤时间练习，组织音乐，还有上百个细节要考虑。我能胜任吗？

靠巴巴的恩典，发布会进行得很顺利。场地再合适不过，氛围更完美。房间布置得很漂亮，椅子干净又白，舞台的位置也正适合播放视觉资料。花儿新鲜青翠，灯光很完美。所有的演讲都富于意义，巴巴的视频充满启示，音乐歌曲令人激动。房间挤满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们，在一起分享巴巴的爱，他们后来还留下享用了由主办方和负责人悉心安排的茶点。

第二天我深怀感激之情离开德里机场。尽管还得用轮椅，但这次不那么令我烦恼了。降落孟买机场后，我们都进入电梯以便下楼到行李区，这时一个朋友紧紧抓住我的手。“停，停！”她喊道，“看哪……看上面！”我们的头上方有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用大写字母写着“卡尔·乌姆瑞伽欢迎你”，还有一张卡尔的照片，他骑马背上朝我们微笑！

我不仅感到惊奇；简直目瞪口呆！我感到自己的渺小，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我为何那么小心眼儿，为坐轮椅出行而烦恼？有什么好难为情的？尤其当巴巴如此宽宏大量为我们安排了大广告牌以示感谢这桩事情，而我们自身也享受其中的时候。

你可能很想知道，当时那里怎么会出现这幅广告牌的。皇家西印度赛马会，每年都会组织一场纪念卡尔的赛马会。今年将于3月27日举行，而塔塔集团主动提出联合赞助。随着活动临近，这是他们的广告途径，而我猜想，这是卡尔向我们表明他自己的方式。

但是多么神奇！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们就应该于那天到达机场，从那个出入口下方走过。

我想这是巴巴对我们说“谢谢”的奇妙方式！



第四章

新生代

每当人们被要求描述去巴巴那里（美拉巴德）的感受时，很多人都会说同样的话：

“噢，就感觉像回家了。”为什么你每次去都感到那种温暖的金色光辉，那种爱和安全的感觉，从而使你感到被保护被爱，帮助你无畏艰难地继续生活？

为何那座山如此青翠，天如此蔚蓝，云朵如此洁白柔软？为何树叶如此清新，花儿如此鲜艳？为何祈祷如此慰人，气氛如此轻松？你为何想要把头枕在巴巴膝上、安然入眠？

因为这是巴巴曾经生活、呼吸、饮食和睡眠的地方。这些是他走过的路，与他密切相关的生活环境。这是他施达善、赐福的地方，这是他的肉身安息处“三摩地”的所在地。这是他的强大能量依然洋溢的地方。

这就是美拉巴德，巴巴的安息之地。

你会惊讶地发现，有好多人从小就知道巴巴，却从未真正了解他；他们的长辈曾经与巴巴有着紧密联系，或者有些亲朋好友与巴巴有联系；甚至就住在他的普纳老家附近，然而却从未真正体验过他的尊威和爱。但神奇的是，巴巴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他们施以援助。

你可能会想读一读雅丝敏·达玛尼亚讲的故事.....

雅丝敏·达玛尼亚

1989年10月，我第一次和未婚夫杰罕吉尔、他父亲霍米·达玛尼亚，拜访美拉巴德和阿美纳伽。他们家在阿美纳伽，我的准公公与巴巴及其满德里一直有着长期的密切联系。

一到山上，其他人拜谒三摩地时，我只是在周围漫步，直到突然产生冲动，坐到三摩地外的遮棚底下的平台上。我以前从未静心过，就闭着眼坐在那里。曼萨丽（巴巴的早期女满德里成员、三摩地的看护者）有几只凶猛的犬，其中一只猛犬感觉到我的心境，安静地依偎在我身边。

我人生的转折点是在1995年，那年对我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前一年的某些事件让我深感不安。经历诸多内心的争辩动荡之后，我得出结论，需要通过平息头脑安静下来寻找答案。因此那年2月，我参加了一个静心班。那天开始自我探索和自我发现之旅。几个月后，一股对“疗愈”的强烈渴望，驱使我进修了灵气一阶和二阶的研习班。

1995年末的一天，我丈夫杰罕吉尔在清理阁楼时，偶然发现三本关于美赫巴巴的书，这些书一直放在那里，我没有读过。他建议我读一读，因为我最近对静心和灵性方面颇感兴趣，可能会觉得蛮有意思。三本书分别是《恩典的雨露》，《问与答》，《有与无》。我坐在床上读了几个晚上后，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看到了像黑白照片那样的画面，有三个男子站在岔路口，有榕树悬垂着的气根作为背景。其中一人是叫埃瑞奇的中年男子；另一人可能是我公公，那时他已经去世了。我想第三个人是美赫巴巴，在背景中显得有点模糊。

梦里有个声音告诉我，埃瑞奇和我丈夫有亲戚关系，某种意义上也与巴巴有联系，我一定要去见见他。那声音还向我保证，我不必再担心当时让我深受困扰的一个问题，

因为巴巴已经指示埃瑞奇照顾此事。

第二天，我对杰罕吉尔，还有他妹妹谢娜兹，讲了这个梦。谢娜兹住在普纳，与阿美纳伽的人们一直有联络。我惊讶地听说，确实有个叫埃瑞奇的人，他是巴巴的亲密跟随者和侣伴。我还被告知，他和我们家族是有亲戚关系，目前和巴巴的其他在世满德里住在阿美纳伽。

那年12月，备受期待的阿美纳伽之旅终于成行。我很想见到埃瑞奇，于是我们被领到信托办公室。一走进大门，我就记起，入口的那棵大榕树就是我在梦里看到那棵树的样子，而我想象中的埃瑞奇就是从老照片里看到的样子。一开始我有点尴尬，接着对他讲了我的梦。当时，埃瑞奇颇为惊讶。接着他讲述了巴巴生平中的一件事，并且说：“巴巴想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就是我们的不完美。”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巴巴想要我把自身的不完美和无知献在他的足前，直到被清理净化。

稍后我们开车去坪坡岗和美拉扎德，巴巴居住多年的家。我们在花园散步，参观巴巴房间，坐在他的餐桌前，感受着他温馨的家，以及亲密跟随者的温暖。我们的美拉扎德之旅最终来到小型大厅（满德里大厅），埃瑞奇通常对访客谈话的地方。虽然那天没有谈话安排，保·纳图(巴巴的满德里，几本巴巴书籍的作者)特意为我们打开达善大厅，让我们进去。我走入大厅，一股强烈力量击中了我，使我瘫坐在巴巴扶椅前的地毯上，椅子上摆着他的照片和鲜花。蓦然间，我似乎找到了一直苦寻已久的宝贵体验——巴巴的临在。

1996年初，我受启发又拿起一本巴巴的书阅读，其影响极具戏剧性！我又做了一个梦，记得梦中的自己是一个巴巴爱者家庭中的十岁女孩。我看见巴巴走下山，身上环绕着明亮炽热的橙色光芒。接着我被介绍给不同的人，他们是我的家庭成员，特别是一位女士，据说是我母亲。

之后不到一年，楠·乌姆瑞伽的书《沉默之声》出版了。我还没得到书之前，一天下午有缘在马哈拉克希米赛马会上遇见了她。我们只打了招呼，但这次见面令人难忘。我亲切地记起，我在梦中见过楠的脸，知道那是我母亲的脸！尽管有了这次奇妙的邂逅，但我的害羞天性妨碍了我对她分享我的梦境。

差不多过了两年。我父亲的健康衰退和随之带来的消沉，最终驱使我去求助楠。我见到她，把情况告诉她，她便写给卡尔，请他帮助我父亲。这给我父亲带来安慰，他面对了病痛，带着平静和尊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然而，艰难时光依旧持续。内心的困惑和动荡使我找了离家更近的静心团体，以便理解周围世界，找到内心平静。我的健康恶化了，变得退缩封闭——感到害怕、沮丧、特别孤独。体检报告令我崩溃，因为我被确诊患有一种疾病，虽然尚处于初期，但我没料到自己年方四十就得了这种病。

那年晚些，我感觉体况尚佳可以旅行时，我们又去了一趟阿美纳伽。在美拉扎德，巴巴的一名女满德里给了我一小盒巴巴的度内火灰，让我带回去用。再一次，巴巴的爱与慈悲通过一名门徒向我施以援助，令我深受感动，回家时我想现在没什么可怕的了。

从那以后，将近十年过去了。生活在继续。偶尔的健康担忧还是会有，或者头脑会喋喋不休。但这一切当中，我能分辨出一个声音的线索：我自己的内在声音，我与高我、守护天使、过世亲人的链接，也许卡尔，当然还有巴巴，帮助了我与大我重建联系。这种联系对我的安康和成长至关重要。

阿里什·帕特尔是少数幸运者之一，在一个灵性起着重要作用的家庭中出生长大。

这一切都始于他的曾祖父，一位英年去世的求道者；接下来是他的祖父霍桑·帕特尔，曾经见过巴巴本人，是一位全心全意的爱者，他以极大的真诚和诚实生活，并相信无论发生什么，巴巴都高于一切，真理总会得胜。时至今日，他都至为虔诚地爱巴巴崇拜巴巴。阿里什的母亲纬露现已融入巴巴，而他的父亲吉米，我相信是一位真正的行动瑜伽士，在幕后默默地做巴巴的工作。

下面是阿里什的故事.....

阿里什·帕特尔

小时候去美拉巴德，对我来说乐趣多多。意味着结交很多巴巴朋友，整天都有美食吃，傍晚打排球赛。但我们小孩子从未真正懂得此地对我们的重要性，直到巴巴通过一本叫《沉默之声》的书联系我本人。

我22岁那年读了这本奇妙的书。我的天啊！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丰富色彩。一向不读书的我，痴迷地读了三天。尽管过去家人引导我相信巴巴是神，但这于我而言从不是确定的事实。因此这本书极大地增添了我现有的知识。从读完书的那天起，我极大地巩固了对巴巴的信心，以至于世上没什么东西能改变它。《沉默之声》在我内心激起用某种方式为巴巴服务的强烈渴望。所以我全面消化了书中内容后，随即决定：一开始的最好方式是，我不应该自己独享这些奇妙的知识。书中表达的思想感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使我情不自禁地对所有的朋友分享此书，把他们带上主的道路。就这样我传播了此书，人们的反响让我很吃惊。听我讲述的每个人，都想去拜访这个叫美拉巴德的地方。我激动万分！对你来说可能难以置信，但是每当我对人谈起《沉默之声》时，脊背就会涌过阵阵凉意。我似乎感到身边有卡尔的能量和美赫巴巴的神圣临在。另一个神奇事实是，迄今听我介绍过的大多数人都很快成了巴巴爱者，巴巴的恩

典已经开始流入他们的生活。

我还陆续收到了四条来自卡尔的优美指导讯息，对我的日常生活很有帮助。他不仅是魂灵的存在，而且对我来说非常特别。我从没想到巴巴会用这种媒介联系他的爱者，我知道很多老爱者对这种方法不是很赞成，但我认为现在是我们去理解和接受的时候了：当今世界上有很多的灵性觉醒，巴巴有自己的不可测量方式来联系我们。巴巴是伟大的沟通者，无论媒介是谁或是什么，我都在心中感到这点，知道这是真的。很多时候，一个人会发现自己在阅读某种貌似全新的东西，前所未有的东西。但是有种深刻的认识，内心深深感到：“这是我的真理。”我也是如此。巴巴总是说有朝一日他会打破沉默，却从未这么做。不过我真诚地相信，巴巴通过这本书让我们听到他的甜美之声。

那是在2000年，我的一次拜访美拉巴德期间，好朋友美婓·克莱纳来找我，建议我协助组织一场印度美拉巴德的首届撒晤斯。“撒晤斯？”我自忖。我听说撒晤斯在世界各地举办过，但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美婓解释说撒晤斯的意思是伴随神，而巴巴肉身在世时，也常在印度各地举办跟随者的撒晤斯。这是我服务的机会，我一把抓住了，心里很清楚巴巴听到了我的请求。

2000年7月，我们举办了首届青年撒晤斯，有来自世界各地的90位巴巴爱者参加，年龄19岁至35岁不等。那是多美妙的经历啊！我愿意放弃一生去重温那十天的撒晤斯以伴随爱者们，当然还有我们的至爱巴巴。

我记得，撒晤斯的最后一天在满德里大厅发生了一件特别的事。点燃油灯后，撒晤斯成员在演唱巴巴歌曲，我们都沉醉在他的神爱中。在演唱歌曲的同时，让各位撒晤斯成员达善巴巴的椅子，并接受满德里赠送每人的礼物。这一切正进行中，一名撒晤斯成员看到，有个隐约的人影坐在巴巴椅子上，给撒晤斯成员逐一施达善——当其

顶拜椅子时，会对其拍拍头，捏捏脸，吻一下额头。他马上意识到是巴巴在施达善。当我顶拜达善时，也感到头上有很大的压力，遂明白那是巴巴的慈爱之手。我内心充满了他的爱。

现在我全心投入第四届撒晤斯。在此期间我十分努力，尽己所能地服务至爱巴巴，无论通过演奏他的歌曲，准备晚间跳舞，还是拍摄整个活动，参加戏剧表演等等。

巴巴在一则讯息中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撒晤斯永不结束，只有节目会结束，因为我的每个撒晤斯成员都会把撒晤斯带回家给他的家人朋友，那将是真正的撒晤斯。”

所以，我怀着极大的谦卑和继续服务巴巴的精神，恳请青年巴巴爱者们尽量来参加撒晤斯。请把大学、家庭、工作等等抛在身后几天，来参加这个盛大活动，以便你们能够最充分地体验美赫巴巴的神爱。

我对巴巴的祈祷文（按照我祖父指示的每日祈祷）是这样的：“请帮助、指引和保护，因为只有您知道什么对我最好。”

我爱卡尔，天堂里我最亲爱的兄弟，因为他给我指明了道路。我爱我的至爱美赫巴巴，因为他将非凡的恩典赐予我们所有人。



第五章

两位朋友和巴巴

我现在要讲述两位朋友的故事，她们在德拉敦一起长大，家人也都和巴巴关系紧密。这些故事连接着过去和现在，因为巴巴的爱像一条美丽的河流从父母流向孩子，而孩子们长大后也爱着巴巴服务巴巴。

2011年9月，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朋友茹帕姆·南贾打电话来告诉我，将在孟买郊区一个叫美赫·维尔玛的女士家举办一场巴巴聚会。“楠，你一定要来，”她坚持说，“你会很喜欢听到她的故事。过来的大多数人也都读过你的《沉默之声》这本书，这会给他们一个机会认识你，并听你分享一些最新经历。请过来吧。”

与巴巴跟随者见面的任何机会都是我所期待的，于是我来到孟买安德里区的洛坎德瓦拉住宅区，美赫的可爱家中。我们受到美赫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安顿下来，听美赫要对我们分享的故事。

美赫一家人来自德拉敦，与美赫巴巴联系密切。这种联系何以建立，构成了她故事的基础。她怀着深爱 and 幽默娓娓道来，让我深深着迷。我想对你们分享那天听到的一些内容。

美赫·维尔玛（她父亲的故事）

故事发生的这个时期，巴巴经常带着几名满德里去德拉敦，花时间做那里的工作。

许多人听说了他，这次消息也传到美赫的父母耳中。美赫的母亲普若卡希瓦提，是主奎师那的虔诚信徒。除非亲眼看到巴巴就是她崇拜的神（主奎师那）的化身，不然她拒绝相信巴巴和他的神性。美赫的父亲经过一段时间才成为真正的巴巴爱者，在故事发生的这个时候，他对巴巴的感觉还是不温不火的。

一天，巴巴需要一部轿车带几个朋友出行，美赫的父亲（她叫他鲍吉）就主动提出开他的车送他们，觉得这是个机会，可同行伴随巴巴一段时间。



鲍吉伴随美赫巴巴

可不巧的是，巴巴一行人很多，所以他礼貌地问鲍吉可否坐吉普车尾随。让鲍吉很不舒服的是，他很快意识到这趟行程不会是他原本设想的那样，因为吉普车没有车顶，门嘎嘎作响，前挡风玻璃都没有。当时德拉敦的道路没有铺柏油，所以随着轿车提速行驶，尘土开始扬起，他的衣服上落满灰尘。不仅如此，脏东西会直接飞到鲍吉的脸部、鼻子和眼睛上。鲍吉的脑子里盘旋着很多不快的念头。他自忖：“我真不知道这人是神还是什么！那是我的轿车，我的司机，他在用我的汽油，我却被撂在后面这辆脏兮兮的吉普车上，弄得灰头土脸的！如果他真是神，会做这样的事吗？”

随着时间分秒地流逝，吉普车内的旅程变得更难受，鲍吉甚至低声咕哝了几句脏话。就在这时，巴巴的车突然停下，一名男子下了车。接着巴巴指示鲍吉，他可以过去坐巴巴身边，鲍吉大为释然，照做了。轿车继续往前行驶。之后巴巴对坐在前排的那名先生说：“库玛，那儿有日记本。你能否拿起来，大声读里面写的内容？”

库玛拿起日记本，读道：“我真不知道这人是神还是什么……那是我的车，我的汽油，他用我的司机。如果他真是神，会做这样的事吗？”鲍吉如坐针毡，尤其是接着还读了他低声咕哝的脏话后，令他尴尬得不知该往哪儿看！他双手合十，说：“请宽恕我，巴巴！”他抬起眼睛，看到巴巴脸上极为调皮的灿烂笑容。

他的故事讲完后，当晚剩余时间用于聆听美赫讲述很多其他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写成一整本书！我个人期待美赫把故事全部写下来——从她还是三个月大的婴儿坐在巴巴膝上被巴巴爱抚的时候，一直到如今的她花费大量时间在家中举行聚会服务巴巴。

美赫和阿姆芮特·伊朗尼的家人都住在德拉敦。就像美赫那样，阿姆芮特和巴巴的关系，也是通过自己的父亲——施特鲁甘·库玛实现的。

我与阿姆芮特很熟。我在美拉巴德见到并认识她，知道她和巴巴家人的关系，嫁给巴巴的侄子达拉·伊朗尼。不过我不太了解她早年的生活、与巴巴的联系，也不了解她的娘家人对巴巴的爱。这一切的发生是从她父亲开始的，是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下面我把他自己讲述的故事转载给读者。他称之为“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阿姆芮特·伊朗尼（她父亲的故事）

1930年代，在得知美赫巴巴之前，我，施特鲁甘·库玛，全心投身于政治，并作为革命者积极参加了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印度祖国的斗争。我由于政治活动两次入狱，一共坐了十多年牢。

1940年我第二次被捕，被关进北方邦的巴雷利监狱。因为没有适当的证据，我被简单地划为“政治犯”，未定监禁期限。五年后，我听说几个革命运动领袖在被释放。这些人在当局眼里比我危险得多，而我不是重要领导者，所以开始盼望自己也能早日获释。

然而我非但未被释放，反而被转移到一个地下室单独监禁，通常囚犯没有希望从那里被释放。我知道自己没指望了。我想起年轻的妻子苏芭卓和亲爱的孤寡母亲，她们不得不耕种家里的农田，耐心盼望着我回家。但现在，我想今生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我常想，要是我能出去，情愿放弃那些革命活动。我实在是厌倦了监狱生活，开始渴望自由。但我知道光这么想是没用的，因为我没有出狱的可能，亲人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情况。有一天，我猛然坐了起来，喊道：“上帝，只有上帝能帮助我，若是他存在的话！”我想到，现在离开监狱的唯一出路是请求上帝帮助我。我虽然从小在灵性环境中长大，但参加革命党并长期投身于政治之后，我成了不可知论者。

但是，就在那个夜里，当其他的囚犯都入睡之后，我准备有生以来第一次祈求上帝。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已经忘了该怎样称呼上帝，于是说道：“上帝先生，要是您存在，我请求您把我从这个监狱里放出去。”伴随着这个祈求，我又想到每个惩罚和痛苦都是人自身行为的业果；如果坐牢是我的报应，那么上帝为什么要干预？但紧跟这个念头，又出现一个念头——如果我接受某种约束条件，承诺于出狱后履行，就能抵平或偿还恶业。我认为这是正当的解决办法，内心顿感释然。

所以我又祈祷：“上帝先生，请把我从这个监狱里放出去，作为交换条件，出狱后我保证遵守您强加给我的任何约束。”我一边祈求上帝帮助，一边强烈地感到上帝会倾听回应我的祈祷。

这时另一个念头进入我的脑子：“我怎么知道我的交易是否被上帝接受了？即使我被释放了，有何证据能够说明那是上帝做的？”于是我又加上：“上帝，要是您接受了我的诺言

和条件，请您在今天早晨，监狱一开门就放了我。我要是在任何其它时候被释放——明天，明晚，甚至监狱开门几个小时后，那我就把这看作是侥幸，而不是您的作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在凌晨时分释放我的，因为签署释放令的监狱长要上午十点钟才来上班。尽管如此，跟上帝交谈了这么多之后，我自己也开始坚信一大早就可能被释放，于是开始打点行装，把随身物品装在两个大箱子里。整整一夜，我忙着向上帝祈祷，请求，许诺，讲条件，收拾行李。

天快亮时，我变得十分焦虑。我随后听见钥匙在门锁里转动，狱门打开了，看守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库玛先生，收拾好行李，准备离开。”我一下子不知所措。我还在试图理解正在发生的一切，这时几个监狱官进来，把我带到监狱长的办公室。

我记得天还很暗，办公室里点着一盏灯。监狱长叫我在几张文件上签名，那涉及到我的释放和旅费。两个犯人扛着我的箱子，我被准许走出大门，留在外面。我自由了！

东方天刚破晓。我想我肯定是在这么早的时辰（离5点还差几分钟）被释放的唯一犯人。时至今日我都不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居然以这种方式、在那个时间放了我。我搭车进城，然后坐上回德拉敦的火车。第二天就到家了。

我从未忘记对上帝的许诺和交易。事实上，我交了很多重灵性的朋友，并把家搬到曼吉瑞村，此村现在叫“美赫村”。五年后，1949年底，一天我看见一辆马车驶近我家。车上的人叫我，问我能否在几天之内帮他们买一块地。这对我来说好办，在指定时间内，他们就买到了地。

随后他们问我，有一位先生将在他们刚买的那块地产上居住，我能不能为他安排三餐。我说行，但令我吃惊的是，虽然我不肯收钱，他们坚持付给我500卢比。过了几天，这位先生到了。他叫凯克巴德·达斯托。我或者家人每天给他送饭。一天，我同他一起喝茶时，他让我看了一张美赫巴巴的照片，并说：他是阿瓦塔，人身上帝，你很幸运能为他服务。他还

自称：“我是巴巴的奴仆。”

不知何故，从那天起，我天天夜里梦见美赫巴巴，直到亲眼见到他本人。后来，巴巴问我梦见过他没有。我说：“梦见过。”

巴巴问：“我现在的样子？”

我说：“不是，巴巴。我梦见您留着胡须，非常清瘦，好像在禁食。”

巴巴笑了，我想可能是我说了什么傻话。但后来我看见一枚巴巴像章，上面的巴巴跟我梦见的一模一样，留着胡须，很清瘦。我就买下那枚像章，一直保存至今。

1954年，我大约从监狱出来八年后，巴巴召唤我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萨塔拉，跟他生活一个星期。但是巴巴实际让我住了近一年。他给我规定了一些限制，比如：不能跟任何人通信，不能走出居住地，除非陪同巴巴出门，当他的撑伞人。

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我衣衫褴褛，胡子拉碴。一天我突然感到自己受那么多限制，又跟坐监一样！我颇为难过。我在监狱里呆了多年，现在我的生活似乎没有多大改变。就在那一天，巴巴带我坐上车，外出做玛司特工作。在路上，巴巴问道：“你在监狱里呆了多久？”我没想太多，答道：“两次，总共十年多；第一次刑满获释，但第二次入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确定刑期。”巴巴问：“你是怎样被放出来的？”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我已经完全忘了跟上帝的交易，但现在一切都历历在目——我向上帝的祈求，我的交易条件和我的诺言。我说：“我祈求上帝释放我。”

巴巴打手势说：“只是祈求？你没对上帝说些什么吗？”

我看着巴巴的眼睛。他在微笑。我说：“是的，巴巴。我还许了诺。”

“你是怎样祈求上帝的？你的诺言是什么？”他问。

我解释说，我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上帝，就说：“上帝先生，请把我从这个监狱里放出来，

作为交换条件，出狱后，我保证遵守您强加给我的任何约束。”

巴巴一直在微笑。这时他突然变得非常严肃。他拿起我的右手，放在他的手上，让我把诺言重复了三遍。

“不要违背这个诺言，”他打手势说：“我是上帝，我就是你向其许诺的上帝先生。我已经履行协定。现在该你履约了。”

仿佛一股电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开始出汗，直到浑身湿透。巴巴慈爱地安抚我。在此之前，我是把巴巴当作大师来服侍爱戴的，但现在我确信无疑地知道：我找到了上帝，高之最高。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现在回来讲阿姆芮特。

在庫瑪继续做巴巴“撑伞人”的期间，他女儿阿姆芮特在德拉敦的受庇佑氛围中长大。她在那里上学，和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她在成长过程中，同巴巴的女满德里打交道，要多于跟巴巴本人的交往。她18岁那年，有一天收到巴巴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我不是要求你，而是问你.....你愿意嫁给我的侄子达拉吗？”



美赫巴巴和“撑伞人”库玛

阿姆芮特并不震惊。事实上，她很高兴收到巴巴希望她嫁给达拉的信。当时达拉还在英国，直到1968年12月临近婚礼才回到印度。阿姆芮特在讲印地语的省邦长大，英语不好。在两人见面之前，巴巴把达拉的情况都告诉了阿姆芮特。他还告诉她，达拉的视力很弱，很可能会失明，因此巴巴让她对未来的生活做好准备。

对巴巴的服从和爱，使阿姆芮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门婚事。她怎样遇到巴巴，巴巴怎样安排整个婚礼仪式，安排一切细节甚至包括她要穿的纱丽的颜色，并且亲自主持整个仪式——这本身就是个故事。尽管达拉现已完全失明，她会领着他四处走动，相处得很幸福。他们和两个可爱的孩子住在美拉巴德山下的一幢漂亮房子里。也许有一天，你在美拉巴德时，可以去和他们一起喝茶，阿姆芮特会对你讲述其余的故事。你可以看到她早晨6点在三摩地主持陵墓的清洁工作。她对巴巴的服务是无私的，她对巴巴的爱总是闪闪发光。



第六章

过去和现在，祝天天开心

无论勇士还是懦夫，人生在世终有一死。一切生命都将走到尽头。重要的是死亡的方式、地点和时间。也许最痛苦的是失去父母，更痛苦的是失去孩子，尤其是英年早逝或突然去世。

《沉默之声》是在我儿子卡尔 1979 年在赛马场的坠马事故中丧生之后写的。这本书讲述的是，美赫巴巴怎样进入我的生活，疗愈我悲痛的心，并让我接触到一个叫“自动书写”的新概念，通过该过程可能联系到那种即使不再处于肉身中的人。这对于我，同样对于许许多多的后来者而言，都证明是新生活的开始。

然后写了《聆听沉默》，我在书中对大家分享了我所有悲伤的想法，以及我的怀疑和恐惧。也让你们了解了其他人的个人经历，他们读过我做的尝试后，开始走上同样的道路，自己独立前进。但它会采取何种形式呢？巴巴对每个人的工作都不一样。对大多数人，巴巴传来那些去世者的亲切讯息。有人像我一样，通过自动书写重建联系；有人通过梦境；有人则通过他们在世生活结束后的团聚之承诺，等等。但谁的故事都不雷同。它不会就此止步，而是不断超越。

下面有两个更神奇的故事，一个是过去美赫巴巴尚在肉身中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是 2010 年的。两个故事都深刻表明：对巴巴来说，没有谁和别人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从内心跟随他；还有巴巴会根据当时的需要来处理情形；对他而言没有不可能的事。

库苏慕·辛（她母亲的故事）

萨汉普尔的王妃莫希妮的宅邸，临近美赫巴巴在德拉敦拉杰普尔路 101 号的住所。莫希妮和她丈夫（萨汉普尔的王公）查拉特·辛一起生活。他们的女儿，普希珀·拉塔，嫁给帕蒂亚拉的王公，后来死于分娩。莫希妮王妃悲痛欲绝，精神状态很不稳定，若当时没有遇到巴巴，很可能已经精神失常。

一天晚上，王妃在丈夫的陪同下，过来拜访美赫巴巴。当时和巴巴一起坐在屋外走廊里的埃瑞奇，问他们为何来访。莫希妮说：“巴巴，我因极度悲哀来找您。我有一事相求。”巴巴温和地问：“什么要求？你有何事求我？”

“我没有女儿活不下去，巴巴。我要女儿回来。求您让我女儿复活！”莫希妮一边讲述情况，一边失声恸哭。巴巴安慰她说：“你干嘛哭？你女儿会回到你身边。”

莫希妮听到这话很吃惊，问道：“同一个女儿，巴巴？以同样的身体？”

“是的，同一个女儿。”他承诺。

“可是巴巴，她的遗体已经火化了！”莫希妮哀泣。

巴巴笑笑，他的微笑化解了莫希妮的痛苦。他说：“我乃帕若玛特玛，对于我没有不可能的。”又向她保证：“我创造了宇宙！难道不能让你女儿复活？”

这番话卸去了她心头的重负，消沉的她看到了希望之光。她对巴巴的话感到惊奇，问道：“您真会还我女儿？”

巴巴微笑，叫她放心：“是，这正是我告诉你的。别再担心，要有耐心。女儿会回到你身边。你唯一必须做的是：想我，爱我。不断想我，尽力爱我，与日俱增。你会这样做吗？”

王妃答应了，长期以来第一次内心感到轻松。夫妇俩回家去了。为巴巴翻译的埃瑞奇不由愕然，心忖：“天哪！巴巴在承诺什么？宣布这种事可不像是他。”他对巴巴说：“您向

王妃保证她女儿会回来，可要是女儿没有回来，会发生什么？”

巴巴回复：“我对每一种病都有良方，无施不效。时下她需要这种药，直到病退。她开心了，而且你将看到，她的病情不会恶化；相反会好转。”

几天后，莫希妮来见巴巴，表示希望亲自为他清理房间。巴巴同意了，她开始清理。之后她提出要巴巴的个人用品，遂得到了他的长袍。

巴巴在德拉敦逗留期间，莫希妮高兴开朗，内在开始越来越依靠他。巴巴离开后，每当她想起女儿，便致信巴巴。巴巴会回信，叫她要耐心，女儿定会回到她身边，但同时她要继续想念巴巴。巴巴表示，她会梦见女儿，那是她快回来的先兆。

后来1954年，王妃和丈夫一起到阿美纳伽达善巴巴，打定主意最后请求巴巴使她女儿复活。可一到巴巴跟前，她彻底忘了问这事儿。

几年后，夫妇俩来到古鲁帕萨德，即巴罗达王妃的宫邸，被巴巴用来施达善的地方。巴巴问莫希妮：“你好吗？”

“巴巴，我很快乐。”她答道。

那天巴巴神采奕奕，突然对她说：“此刻我有心情赐你所求。立刻告诉我：你要女儿回来，还是要我？”

王妃把手轻轻放在巴巴膝上，答道：“我要您，巴巴。”巴巴回应：“现在你已要回女儿。整个世界都在我里面，包括你女儿。”

由于她女儿的死亡，莫希妮同巴巴建立了亲密联系，永远成为他的。她丈夫查拉特·辛，也紧抓巴巴的足；另一个女儿库苏慕，也进入巴巴的爱之怀抱。库苏慕的丈夫，萨达·穆卡姆·辛，起初不信巴巴，但一次被带来达善，深受巴巴吸引，以至于亲自安排在新德里家中定期举办巴赞-克坦活动。

莫希妮王妃的姐姐，拉玛德薇，住在布兰德沙哈尔县的穆基姆布尔。她和家人也同巴

巴建立了联系。莫希妮的近 50 名亲属都有幸来到巴巴足前——皆因普希珀·拉塔的殒命。就这样莫希妮的女儿在美赫巴巴的爱里重获生命。

一天晚上，一辆豪华的大奔驰车驶入我家的停车场，一位先生下了车。他在约定时间来见我，是通过我侄女艾柏·杜巴希·梅莱什的推荐，从德里过来的。他是中年人，谈吐得体，相当聪明，有着我行我素的自信。他表示，作为德里最高法院的独立辩护律师，他精通我国法律。显然他有能力在聚会上撑得起场面。在灵性知识方面，他认为自己理论上很透彻，与很多圣人、灵修人物和一流占星家有着良好联系。可是当他失去孩子时，便痛苦地意识到所有那些理论都是空洞的——这正是他来这里的原因。

他的长子肖纳克在一场高烧中去世了，现在他正想办法与儿子取得联系。艾柏已经把我的书《沉默之声》给了他。接下来谈话表明，他似乎对美赫巴巴已经有了不错的了解。于是那一刻，我能做的就是指引他去阿美纳伽的美拉巴德拜谒巴巴三摩地，并保证在那之后很快会有消息。

传来的卡尔讯息写道：“巴巴非常关注所有经受丧亲之痛、想要得知离世者消息的人。他非常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这样人类就不会在亲人去世时悲恸欲绝。巴巴看到死亡发生时带来那么多痛苦，现在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关注这个问题。他希望人们知道，没有永远逝去这回事——惟有爱永恒——这就是巴巴在这里要证明的。”

现在要讲述的故事可能貌似直接取材于某个神话，但事实证明，马卡兰德和妻子尤吉妮被选中参演了一场由美赫巴巴导演监制的神圣戏剧。巴巴不仅展示了两个世界的紧密联系，还不厌其烦地让他们认识到，两个世界之间确实存在着互动，以及实际是如何发生的。

马卡兰德·阿德卡

我在普纳出生长大。我是个好学生，硕士考试成绩一等。我还在法律考试中获得第一名，后来以优异成绩完成商科硕士学位。我属于律师世家的第三代人，完成学业后，选择做法律工作。1988年1月，我没有财务或家庭的支持，就搬到德里。一开始我经历过艰难日子，甚至连续几天没有食物和住处，但因为我决意要定居德里，命运眷顾了我，在最高法院做学徒不到一年，我成为一名独立律师。

一年后，1989年10月30日，我与尤吉妮结婚，在德里附近的诺伊达安了家。我们有两个儿子，肖纳克和山塔努。肖纳克是个特别直率的漂亮男孩。我总是担心这么单纯的男孩如何应付当今我们生活其中的无情社会。

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奇特方面是，在过去十年里我突然对各种宗教的教导产生兴趣，而且无缘无故地，开始研究死亡主题和死后会发生什么。

2009年，我们搬到大得多的房子。那时我已经在普纳和迪拜开设了事务所。虽然因为我不得不经常出差，生活十分忙碌，但诸事顺利，我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直到同年11月的那一天，我必须出差去一趟普纳。次日回到德里，我发现肖纳克身体不适。他变得十分易怒，看上去精疲力竭。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跟我去看医生，这间诊所紧挨着我家。肖纳克被确诊患了登革热，血小板数量远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医生认为他的病情不算危急，我们可以等到次日上午复检一下血小板数量。

11月12日，肖纳克上洗手间时，发现有出血。医生说肖纳克现在需要静脉输注血小板。我的血型匹配，当然是献血者。整个期间，肖纳克一直很消沉，不断地要我们带他回家。当晚10点，由诊所医生给他打针后，肖纳克瘫倒了。午夜时分，我们把肖纳克转到富通医院，那里的医生通知我们：肖纳克病情危急。

我们目瞪口呆。我们一直眼睁睁看着发生的事情，单纯地听从医生们给的嘱咐。那些

夜晚令我们身心俱疲。我们不知上哪儿求助，可以向谁求助？一方面，孩子在为生命而战；另一方面，尤吉妮和我四处奔走，试着联系我们认识的各种圣人和占星家，希望他们能帮助救救我们的孩子。我去拜见一位著名占星家，他闭上眼几分钟，随后要求我做一些复杂的仪式求神息怒。黎明时，尤吉妮设法找到了尚迪昆吉（Shantikunj）的圣人，请他赐福我们的孩子长寿。但是赐福并没有按我们的期望到来，因为圣人告诉她：一切的发生都按照神圣意志。尤吉妮作为母亲，立即明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上午11点左右，我进入ICU病房，就在那时，仪器开始嘟嘟响，表明我们孩子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我惊呆了，僵立原地。医生开始做心脏复苏，我被带离病房。坐在走廊上，我想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环顾四周，看见尤吉妮在走廊尽头，焦急地打手势表示她也想进ICU病房，但保安不许任何人进去。

回想起那天晚上我和尤吉妮所经历的一切，我就不寒而栗。然而事实是，孩子的肉体很快就化为灰烬，我们再也见不到他漂亮的笑脸了。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了肖纳克，我们还能继续活下去，过正常的生活。然而，神有自己的方式让年轻人早逝，年迈者苟延。我从阅读各种宗教经典和关于死亡和来世的书籍中获得的所有理论知识，都无法挽救我，也没能在我需要的时候提供安慰。

我们的宝贝儿子肖纳克于2009年11月13日离开了身体，我不知道后来几天我们是怎样度过的。然而时光并未停止，日子继续流逝。九天后，我们在家中举办吊唁会，尤吉妮再也抑制不住，像孩子般大哭。我真不知道是谁或什么驱使了我，因为当时的场合肯定不适合问她这样的问题，但我突然走到她身边，用双臂搂住她，问她想不想和我们的孩子通灵。她透过泪眼抬头看着我，点头说“好”！

11月22日当天晚上，我的律师朋友米娜克希·阿罗拉，来探望我们。她提到一个叫艾柏·杜巴希的女士，此人与灵界有联系。换句话说，艾柏·杜巴希可以与灵界的高级灵魂联

系交流，我们可以通过她获得他们的指引。第二天，我联系了这位女士，她让我阅读楠·乌姆瑞伽的著作《沉默之声》。我和尤吉妮赶到书店买了书。书中读到一个叫卡尔·乌姆瑞伽的年轻人和母亲通灵的故事。你将在后面看到，这本书不仅有助于巩固我们对可能进行通灵的信念，而且也证明是我们未来进步的里程碑，改变了整个生活进程。

我们与杜巴希女士保持联系，我得说她的引导确实无比宝贵。在她的通灵帮助下，让我们了解了儿子在灵界的最新进展。一开始让我们知道，我们孩子的灵魂已得到安息、绝对安全。这样继续着，直到有一天在她的通灵中，肖纳克说到，他为我们10月的结婚纪念日买过一张纪念贺卡，他本想送给我们，却因故未能给我们。

我们急切地翻找那张贺卡，却没有找到。我们不仅很难过，也开始怀疑整个过程。两个世界之间的交流真可能吗？不过，贺卡的事还是留在脑海里。2010年1月底，我们决定从新的大房子搬回旧居。尤吉妮忙着整理打包。一天上午，我忽然听到尤吉妮叫我，声音激动得像见到了肖纳克。原来她在肖纳克的资料中发现了那张贺卡！你能想象我们那一刻的喜悦吗？我们对来自肖纳克的讯息真实性大大巩固了信心。

2009年12月中旬，有一天我突然对尤吉妮提出，我们应该再要一个孩子。奇怪的是，我竟然会想到这个，因为我们俩都年近50岁，而且刚刚一个月前痛失亲爱的儿子。更奇怪的是尤吉妮的反应——她回答说行！尤吉妮随即咨询了朋友丽娜·贾达夫医生，她指导我们向曼格拉·特朗医生寻求进一步指导。在咨询期间，他向我们解释了利弊，并建议我们重新考虑决定。

这里我应该提一下，从2009年11月13日起，我再度开始联系圣人、灵性人物和一流占星家以获得指导和见解，来了解事情为何会这样发生。因此，就在我们会见曼格拉·特朗医生的那天，我们实际上还要到加济阿巴德的德文德拉·米什拉的寓所，拜见一位叫巴巴吉的圣人。就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了北方邦奇特拉库特的图尔西学院（Tulsi Peeth）的大

师，斯瓦米·拉姆巴德拉查里亚吉。

我们向斯瓦米吉讲述情况后，他要我接近他，在我耳边默念密语。他问我想不想要我的孩子回来！我马上给予肯定回答。斯瓦米吉要我们俩次日上午去见他，他会举行对主奎师那的精美仪式。仪式结束后，他要我接近他，再次在我耳边默念密语，还说神一定会施奇迹。我提到非常担心尤吉妮，因为我们俩已经 50 岁了，但斯瓦米吉向我们保证，咨询过医生后会找到办法的，一切都会顺利。这里要补充说下：斯瓦米·拉姆巴德拉查里亚吉虽然是著名的灵性权威，却是盲人。他的亲密弟子告诉我，尽管斯瓦米吉习惯于听到奇闻异事，但听到我们的经历后，却莫名地非常难过，深受触动。

肖纳克去世后不久，上天莫名其妙地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件严重事情上。2009 年 11 月 14 日，几个朋友在我们家聚聚陪伴我们，从孟买来的我妹妹注意到，我们 14 岁的小儿子山塔努气色虚弱。他们把山塔努带到马克斯医院，医生建议让他住院。我们很震惊，医生告诉我们山塔努患了登革热！让他住院一周，进一步检查后，我们被告知他患了猪流感。用了两个星期才康复。

我们从《沉默之声》书中知道，美赫巴巴宣布他“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他只坚持要求，每个人都应当努力通过爱与神合一。我们开始懂得，他甚至现在都在努力把物质界和非物质界联系起来。这就是我和尤吉妮开始认真遵循的道路。

2009 年 12 月中旬，我联系了乌姆瑞伽夫人，她让我用电子邮件给她发一封关于肖纳克离世的短函。我发给了她，她儿子卡尔很快在灵界找到我们的孩子，最仁慈的阿瓦塔美赫巴巴开始探望并照顾他。

2010 年 1 月 2 日，我们第一次收到卡尔的讯息，摘录如下：

“你们的儿子进步很快。当然他还在休息，但已经从惰性状态变成警觉状态。他逐渐觉知到周围环境，清晰地意识到巴巴的触碰。所以当巴巴过来坐他身边、温柔地拥抱他时，

他立刻做出反应。他倾听巴巴的话，就像儿子听从父亲那样。”

2010年1月21日，卡尔又通知我们：

“亲爱的尤吉妮和马卡兰德，你们有个很好的孩子，对任何与他接触的人都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将成为每个人的幸运符，直到他的生活完全结束，许多人在遭遇困境时会向他求助。我们叫他‘天使之翼’，因为他像个天使，到处飞翔，忙着服务每个人。”

当然，我们迫不及待地希望这段休息期结束，果然很快通过卡尔收到一条讯息，孩子在讯息中对我们俩说：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知道你俩多么伤心，我也是如此，直到至爱巴巴对我解释：这一切只是暂时的分离，并非永久。当我说人死后还有生命，没有永远逝去这回事时，要相信我，妈妈。我看到巴巴每天都在帮助很多人，他希望我们也能帮助他，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者。”

有一次我与那名占星家谈话时，被告知我的孩子想要回到父母身边。那名占星家接着还说，如果孩子对我们的灵性进步感兴趣，我们会生女儿，就应该给她取名阿努苏娅（Anusuya）。如果是男孩，取任何圣人的名字都行。关键在于，生女儿的情况下，建议要取那个特别的名字。

大约在此期间，我还收到一本名为《灵界法则》的书。书中讲述了巴夫纳格瑞夫人与去世儿子的联系。她的工作现在由著名的编舞师夏玛克·达瓦尔继承下去，夏玛克继续以她过去的方式帮助人们。我尝试联系了夏玛克，他让我在他赴马哈巴里什沃度假期间见面。我们见面时，他表示我在天堂的孩子安排了我们的会面。我还被告知，灵魂在出生之前会在星光界做好计划，肖纳克的去世是该计划的一部分。我请求夏玛克和尤吉妮谈一谈，她在电话交谈中直截了当地问，她能不能让孩子回来。夏玛克对尤吉妮解释，现在因为我们

的孩子被安置在星光界的更高层次上，他不会想要回来。不过他告诉我，灵界的机制如此：倘若尤吉妮决定要生育孩子，没有肖纳克的同意，其他灵魂就不会来找尤吉妮。他还提到，假如一个母亲决定再次生育，那么由于业力的约束，就不能排除同个灵魂回来的可能性。

此外，我们还意外地收到艾柏·杜巴希女士的一条讯息，说我们孩子想于某天在加尔各答的某教堂见我们，和我们相聚。于是我去了加尔各答，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有趣的是，我们都体验到进入一种出神状态，感到和我们的孩子相聚了。这次相聚时，我们还请求孩子回到我们身边。由于只有神知道的原因，某种特殊能量驱使尤吉妮和我，召唤孩子回来。对有些人可能听着奇怪，我们到处向人们求助要我们孩子回来，仿佛他只是去度假似的！但我们俩都坚信，孩子会于某个时候、以某种方式回到我们身边。

临近2010年2月底，尤吉妮决定，在曼格拉·特朗医生和丽娜·贾达夫医生的指导下受孕。除了我们，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些尝试。

2010年3月14日，我们通过卡尔收到又一条肖纳克的讯息：“我以前度过多次人生。现在巴巴将帮助我结束中阴期。我知道面前还有一次更长的人生，那不会容易，但我不会躲避任何事情。我对上帝、对宇宙、对你们我亲爱的父母都充满信心。”

2010年3月23日，我们的孩子通过卡尔又发来一条讯息：“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们有那么多的期待，有那么多事要做。我非常渴望继续生活。我很好。我很开心，确信只要你们身体好些，再强壮点，我们就能再次合家团圆。”

在我们的请求下，现在楠·乌姆瑞伽让尤吉妮直接联系在天堂的孩子。经他允许，在阿瓦塔美赫巴巴的庇护下，她为我们建立了必要联系，尤吉妮开始学自动书写，同孩子直接联系。最初几天只是练习课，期间只出现潦草的线条并混杂着字母。然而不到一个月，纸上就开始出现字句，孩子开始表达他的想法。

肖纳克通过母亲的自动书写传来的几条讯息：

2010年3月24日

“我和巴巴、卡尔在一起。我们每天必须完成很多任务。巴巴指导我们如何帮助那些求助者。这是一项团队工作，有时候是单独工作。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给了我们很大的快乐。我们都将按照巴巴要的方式服务他，并叫其他人服务他。这将会帮助我们一步步地走近他。”

2010年3月26日

“我知道你想问我的问题，妈妈.....只要记住，这件事本来就要发生的。这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现在我将要回来了，生活将一如既往.....保持镇静，不要为身边的事烦扰。少说话多思考。妈妈，致以很多很多的爱.....妈妈，把巴巴的书分发给尽可能多的人。”

2010年4月3日

当尤吉妮问肖纳克，一般常人的生死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她收到这条讯息：“.....这取决于人们的立场。他们确实不得不重新投生，以摆脱所有的业力.....系统就是这样运作的。很少人被选中留在后面。这里一切都安排得很完美。你不能在这里作弊。它是来来往往的。每次给你结算账目，然后开设新的账目，有前期余额需要抵销.....”

2010年4月5日

“妈妈，我很高兴。我昨天非常享受.....同山塔努一起玩耍，也让我很开心。”

2010年4月15日

“确定无疑，妈妈，我来了.....我需要你们作为父母的帮助。你们必须好好引导我，让我走正确的路，实现目标。我相信你们会多加小心，有巴巴的祝福，我们都将过上美好而有意义的生活.....”

尤吉妮现在怀孕了，我们很高兴。不过头脑喜欢对我们耍花招，作为律师的我常常感到需要对这个快要伴随我们的新灵魂进行确认。我再次请求楠，让卡尔传一条讯息。这一次，讯息出奇地不同，措辞非常谨慎。

2010年4月17日

卡尔写道：“你们的儿子有一条路要走。他特别小心地选了这条路，必须怀着勇敢的心往前走。”

所以当2010年4月18日在一次常规超声检查中，特朗医生发现胎儿没有心跳时，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惊愕。我们深受打击，一回到家，尤吉妮就坐下来，和儿子通灵。

她收到的讯息是：“有人在干涉这个决定。我不知道情况，妈妈，我会试着查清的。有人试图读取你的思想，试图设置障碍。

保持镇静，妈妈。我会回来的。我会努力工作，保护你们免受恶人影响。莫丧失希望，巴巴和我们同在。要保持对他的信心。”

我立即与斯瓦米·拉姆巴德拉查里亚吉通了电话，向他解释了情况。我还提到，特朗医生建议立即采取措施终止妊娠。不过他补充说，“让我们等等，且看神意安排。”当斯瓦米吉听了我说的话时，他训斥了我，说我应该听从他，而不是听医生的。斯瓦米吉断言我们的宝宝情况良好，我们应该忘掉医生说的话。

斯瓦米吉的保证，确实考验了我们在面对理性头脑的思维能力时对神的信心。不过我

们决定，在定于4月22日的下次超声检查之前，让事情保持原样。

4月19日，我们收到肖纳克的一条讯息：“我挺好。我有些困惑，妈妈。只要等待。做你的祈祷吧。跟随美赫巴巴的道路。我知道承受这种不确定很煎熬，但你必须等待合适时机。合适时机很快会来临。”

4月21日，同肖纳克通灵的过程中，卡尔插话说：“你们好，我是卡尔。你们的儿子在这里过得很好。他有点困惑。但巴巴在指导他。你们无需担心。他尚未拿定主意。他知道自己必须回去，只是时间未定。他很爱你们。努力向巴巴祈祷吧。巴巴会满足你们的愿望。他对你们的儿子有些计划。让他们处理好，然后你们的儿子就会回到你们身边，因为他将在那里履行使命。你们俩都必须支持的巴巴使命。我会设法与你们保持联系。”接着肖纳克写道：“我今天会和巴巴商量，一定会让你们知道。我要回来了，只是对时间有点拿不准……”

4月22日，去做超声检查之前，尤吉妮和肖纳克进行了交流，他写道：“妈妈，你好吗？是，将有巴巴施的奇迹。他的祝福与你同在。是的，我已经获得巴巴的准许回来……照顾好饮食和健康。你需要保持健康。”

做超声检查时，我们都屏住了气，果真发生了奇迹。胎儿是正常的，心跳清晰可闻。我们拿到报告时，非常清楚地看见上面有个巴巴脸容的优美形象。



超声检查显示的巴巴脸容

在楠·乌姆瑞伽的指示下，我现在安排了首次拜访美拉巴德。我还见到了信托的领导宝·喀邱瑞。他听了我的故事后，热情地拥抱我，让我向巴巴照片献花环，并欢迎我加入爱者行列。

2010年4月23日

肖纳克的讯息：“你知道，妈妈，我对该做的事确实没少说。这里的生活很美，但我很想你；而且我不忍心看着你受苦。我必须下决心回来。况且有巴巴的祝福，一切都会很完美。要严格遵循日常作息。事情将会进展顺利。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处于巴巴的指导和照顾下……”

2010年4月24日

卡尔通过他母亲传来的讯息：“亲爱的马卡兰德先生，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巴巴正在查

看每个细节，以便事情按双方的需要进行。巴巴很清楚你的愿望所牵涉的东西，但他也必须注意怎样才对孩子最好，以便他将来的成长进步不受任何影响。巴巴对他的期望不仅在人的层面，而且作为灵魂层面。你的儿子在这里达到了高水平，巴巴必须想办法让他保持这种状态。因此，巴巴正审视让大家满意的各种不同方式，以便事情成为所有人的充满爱和愉悦的经历。”

有件奇事，值得在此一提。赛巴巴在离开肉身之前，给了供养他 40 年食物的拉克西米·拜九枚钱币。拉克西米·拜把这些钱币送给她的孙女沙伊拉·阿玛。在德里的时候，沙伊拉有一种强烈意愿，通过一个共同朋友来看望我们。她把那九枚钱币给了尤吉妮，尤吉妮握着钱币贴近胸口，沙伊拉·阿玛声明自己其实不明白是什么力量驱使她来找我们的。她觉得是赛巴巴引导她来找我们，来祝福我们的。

2010 年 5 月底，尤吉妮已怀孕 14 周。与孩子的通灵，使尤吉妮保持心态平衡和情感坚强。

6 月 5 日，卡尔通过他母亲给我们传讯，警示我们：“交流将逐日变弱，直到停止。灵魂在缓慢迁移，因此不可能一直保持链接。这是不可能的。请顺其自然，要知道届时你们需要跟他说再见，以便他能够休息成长。因此要开心地感受宝宝的活动，为他做该做的事。

巴巴的爱将让你们尽量坚持下去。”

7 月 25 日，肖纳克最后一次和母亲交流，他说：“生活将会非常美好，妈妈，我们会彼此关怀。我们将一起实现目标。履行我们的使命——‘巴巴使命’。巴巴将不时地指引我们。记着巴巴的每一步，接受他的指引和祝福，就是我们要做的。”

临近 7 月底，尤吉妮发现和肖纳克的交流变得很弱，无法像以往那样收到信号。我请楠让卡尔能否查明我们孩子的情况。

2010 年 8 月 6 日，卡尔传讯道：“亲爱的尤吉妮和马卡兰德，巴巴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满

意。目前孩子处于生长过程中，故我们不探究该灵魂和巴巴之间的事情，但是至今一切进展顺利，看来事情在掌控中。我们都很想念在这里时的肖纳克，但生活必须前进，祂的愿望和意志必须放在首位。”

尤吉妮的妇产科医师，马杜·罗伊医生，决定最好在11月5日进行剖腹产。随着她的预产期临近，我觉得有必要去一趟美拉巴德。我计划中午到那里，希望可以宁静地达善巴巴，结果却远不止如此。我走进三摩地，跪下来，额头刚碰到墓碑，就忽然闻到一阵异香——以前从未闻过的。我被征服了，在墓旁猝然坐下，无疑知道：对神性的某种体验发生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当扬升者（Ascended Beings）停留在附近时，许多人会闻到芳香。

临近10月，我们全身心地做准备迎接我们的孩子。有意识地通过唱诵曼陀罗或听相关的磁带和CD，尽量保持家中的祥和氛围。

10月15日，我在普纳机场时，接到尤吉妮的紧急电话说她感觉不适，要去阿波罗医院。我多么希望此刻能和她在一起。

16日，医生决定必须做剖腹产术。这天是阿瓦塔美赫巴巴生平中的重要日子，1949年的这一天，他率领一些伴侣开始过他称为的“新生活”。这也是九夜节的纳瓦米日，据说女神最强大的时节。上午9点左右，尤吉妮被推入手术室。10点38分，正如阿瓦塔美赫巴巴所承诺和祝福的，孩子回到了我们身边——诞生为一个漂亮的女婴，将被取名“阿努苏娅”。

我打电话给楠，告诉她这个好消息，楠说她知道会是女孩。10月22日，卡尔通过他母亲给我们传讯：

“亲爱的尤吉妮和马卡兰德，巴巴再次赐福你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孩子，我们将特别小心地看护她长大。这个灵魂是因为爱来你们身边的——爱你们，照顾你们，让你们始终与巴巴的爱相连。她是来给你们的生活重新带去欢乐与和平的。

巴巴、我和在此的所有人都会思念这个很有爱的灵魂，他在这里充实了我们的生活，

却想要在你们身边，帮助你们继续过世间生活，向所有接近你们的人传递善思、善言和善行。巴巴向你们致以问候和祝福，愿你们和所爱的人度过许多幸福的日子。”

就这样，尤吉妮和马卡兰德的生活绝处逢生，年过半百之际再度为人父母。要描述他们的心情和精神状态并不容易，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失去年幼的孩子都会让父母心碎。但有件事是肯定的。美赫巴巴及时进入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他们的境况，就像他曾经为很多人所做的那样，尽管方式不同。

马卡兰德现已脱胎换骨。他实际上已经不再去法庭，反正失去了职业野心。他不再受理任何案件，宁愿做个地平线上的灯塔，黑暗中的光，以引导任何旅者走向正道——通向美赫巴巴的道路。他宁愿待在家里，和尤吉妮共度日子，快乐地静观阿努苏娅的成长和山塔努的进步。他的目标是最终变得“无欲”，更多在日常小事中找到幸福——比如注视着女儿，惊叹于她和肖纳克外貌上的惊人相似——皮肤特别白，蓝眼睛——两人的婴儿照十分相像。你可能认为这仅仅是父母爱子心切或想象所致，但是就连偶尔来访的朋友客人也注意到这一点。

让我在此补充一点，有个很大的疑问是：阿德卡夫妇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他们的故事。尤吉妮表示反对，而我不确定它会怎样影响那些丧失幼子的读者。一定需要某种解释：这是罕见的个案，巴巴把婴孩（灵魂）带回父母身边并非常规做法。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回去找卡尔，让巴巴为我们做决定，卡尔是这样说的：

“亲爱的马卡兰德，你可以向人们透露你的生活中迄今为止发生的一切。表明巴巴的到来怎样影响了你的整个生活和家庭。总之，你的存在是为了让其他人更容易找到巴巴。所以没问题。你有巴巴的准许，可以说你觉得对的事情。真的，我们不用过分担心，因为倘

若巴巴对你没有信心，就不会选择你充当这个角色。

要知道，巴巴爱你，不仅为你自己而且为全家——包括新添的小家伙，她将成为巴巴的大使，从这儿被派去以证明这点：实际上两个世界并非真的分离，即使你所爱的人离开这个物质世界，他们不是真的永远逝去。”



第七章

孟买恐袭事件

一天晚上，我正在安静地看书，突然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打开电视……快！孟买在燃烧！”

我惊慌地想，“天哪！孟买在燃烧？”我冲到电视机前，打开新闻频道，画面在播放泰姬陵酒店被浓烟笼罩，屋顶冒出巨大的橙色火舌。

我通宵未眠，看着电视上的这些可怖场面。这就像一场噩梦，让我简直不敢相信。场面从奥贝罗伊饭店，切换到科拉巴的利奥波德餐厅，到贾特拉帕蒂-希瓦吉火车站——人们慌乱地奔逃，消防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扑救熊熊大火，运送伤员的救护车长鸣警笛，妇女和儿童在哭泣，在一切混乱当中，媒体人士拿着话筒到处采访，尽可能多做现场直播和报道轰动新闻。你可以感到家属的焦虑、牵挂和悲伤，他们在外面等候亲人的消息，这些亲人要么被扣留饭店里作为人质，要么在袭击现场难见踪影。

我无需从头至尾再讲一遍，全世界都知道2008年11月26日夜晚发生的那起恐怖袭击事件。时至今日都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或受伤，有多少英雄在奋力挽救他人生命的过程中献出自己的生命。

有两个故事说明，那天巴巴怎样向当时命中注定在场的人施以援手。那种时候，若有人告诉我们——哪怕该事件也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我们喜不喜欢、相不相信，该计划都是完美的——会让我们太难以置信或无从得到慰藉。许多人汲取了教训，有些人

则通过悲剧获得了灵性成长。

莎赫娜兹·杰哈尼

小时候，我会参加孟买的桑德白会堂或卡马会堂举办的所有巴巴活动，拜访纳维尤格-尼瓦斯协会的美赫巴巴中心。对我来说，这些是家庭出游。从中心回家后，我就不再多想。对我来说，就像和家人去拜访其他庙宇一样。

2007年11月23日是改变我整个人生的日子。这一天把我带近我的上帝美赫巴巴。在那之前，我是伊朗王的虔诚信徒，渴望与他沟通，愿他以人身向我显现。

我和丈夫法扎德，当时在美国新泽西州我的堂妹西敏家度假。西敏是巴巴跟随者，她不断地提议，既然我大老远来到新泽西，一定要去一趟南卡罗来纳州默土海滨的巴巴中心。然而我回避了这个话题，因为我是伊朗王的信徒。另外，我们的旅行计划已经定好，一周内要到加州。但巴巴对我自有计划。

我们接到消息，我夫兄因病重住进了孟买医院，我们得赶紧回家。我们立即退掉去加州的机票，试着订票飞回孟买，却被告知所有航班都已满员。我们没有放弃订票的努力，两天后我们接到电话，说我夫兄病情好转准备出院了。

现在我们被滞留在此。该怎么办？西敏已安排开车去默土海滨的美赫灵性中心。她建议我们和她同行，但是我有顾虑。我当时在灵性方面的认识尚浅，并不懂得：所有的大师都是合一的，我们顶拜或跟随谁都不要紧。在不知不觉中，美赫巴巴把我拉近他，使我确信我的伊朗王和他是合一的。我只能说这次旅程完全是他所为，并转化了我的生命。回到孟买后，我就拜谒了美拉巴德。我已找到我的大师、挚友、伴侣，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上帝，正是祂帮助我度过了11月26日的难关。

关于我自己，还有怎样走向巴巴的，就说这么多。

我现在对你们讲讲，在孟买恐怖袭击的那天晚上，我和家人遭遇的事件。我正在剧院看电影，突然接到紧急电话，说科拉巴堤道上的家族餐厅“利奥波德咖啡馆”发生开枪事件。我跑出剧院，满脑子想到的都是暴乱或黑帮火拼。接近我们的餐厅时，我惊恐地听到恸哭和喊叫声，目睹可怕的一幕。到处躺着受伤的人，尸体被抬走。

我惊慌了！我的丈夫、兄弟和夫兄在哪里？我打不通他们的手机，也进不了餐馆。我看到血就受不了，让我害怕，可是我丈夫在里面，所以我必须进去。然而群众拦住了我，以为我出于绝望在到处找亲人。他们把我送到警察局，把我推进门里，但随后我在狂乱之下，从别的出口跑了出去。我该怎么办？该去哪里？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所措。我向上帝呼救，就像危急时刻我们所做的那样。我又来到餐馆附近，此时听到我丈夫法扎德在叫唤我兄弟。一听到他的声音，我顿时如释重负，但这种感觉只持续了几秒钟。我立刻看见我兄弟朝我走来，衣服沾满了血迹。他也被枪击中了？他受伤流血了？“没有，”他赶紧让我放心，补充说，“离远点，莎赫娜兹.....这是恐怖袭击，我刚刚在抬伤亡者。他们的血沾到我身上。”

但是法扎德怎么样，在哪里？骚乱最终平息后，我在科拉巴警察局找到了他，听他讲述了事件经过。

任何时候，尤其像那天晚上餐厅客满的时候，你会看到我夫兄法尔汉站在入口处，引导顾客入座。我丈夫总会坐在柜台旁的桌前。这是首当其冲遭受恐怖分子袭击的两个地方。第一枚手榴弹扔在法扎德常坐的桌子旁。一对可怜的夫妇站在附近等候就座，被炸死了。第二个目标是餐厅的另一个入口。那里的人们遭到扫射倒下。餐馆一片狼藉。

那么我的家人是怎么得救的呢？是因为发生了一件看似琐碎却难以置信的事情。就在发生袭击之前几分钟，法扎德和法尔汉两人都上了阁楼，去观看英格兰对印度板球赛的电视转播。

究竟是谁或什么，让他们在那个特别时刻一起上楼看比赛的呢？我只能认为，是我的上帝美赫巴巴。我认为——不，不是认为——而是有 110% 的把握：要不是因为巴巴，他们原本也会被杀死。正是祂的大慈大悲，祂对我家人的爱，还有我们对祂的信心，在那天夜晚救了他们俩。

我何以如此肯定？因为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袭击后过了几天，我接到新泽西州的堂妹打来的紧急电话，她问我：“莎赫娜兹，在孟买谁有普拉多车？你能帮我查一下吗？”

“你坐普拉多车去过美拉巴德无数遍了，还认不出？可你干嘛问这个？”我反问道。

“因为这辆车的照片登在《纽约时报》上，传遍世界各地。这还不是全部！还有另一张迷人的照片，从那辆车里往外看，这里的人们都疯狂地打电话查问那是谁。请上网帮我查查吧！”

我去打开电脑，完全被看到的内容惊呆了。这是那天我的餐馆外面街上停放着的一辆轿车的照片。像附近许多其他车辆一样，该车毁坏了。不过这辆车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遭到四面八方的重击。侧窗、车顶和挡风玻璃全被击碎。只有后挡风玻璃，看得出只有零星几处破损。后挡风玻璃中间位置有一张清晰的照片，上面完好无损。那是美赫巴巴的照片，那是我的车！



轿车后挡风玻璃上的美赫巴巴面部照片。

无限感恩的泪水顺着我的眼角滑落。我确凿无疑地知道，这是巴巴在表明他的爱。但后来我开始统观全局，理解其深层意义时，才领悟到它的真义。我知道很多人，包括其他巴巴爱者，都在这次袭击中失去了亲人。我们无法解释何故有人得救，而有人未得救。命运还是业力——谁知道呢？这不是我们可以评判的。我十分感恩巴巴给我们的恩典。莫名其妙地，一位不知名的摄影师让我的轿车和美赫巴巴的照片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向世界表明：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最可怕的时刻，巴巴也随时准备以各种方式尽可能地帮助所有人。

我要对你们讲述的另一个故事，将为此提供惊人的证言。

塞凡迪·帕雷克

2008年11月26日夜晩，是我一生中的至暗时刻。就在那天晚上，我失去了儿子苏尼尔和儿媳芮希玛。他们俩在奥贝罗伊酒店的蒂芬餐厅被恐怖分子枪杀。实际上当晚他们本来不会在那里吃饭的。在袭击前的两天，苏尼尔计划要去日本。但是最后一刻，他感觉不

想去，就取消了行程。他本打算和朋友在孟买体育馆吃晚饭，但也取消了，地点改到蒂芬餐厅。命运在扮演其角色，神圣计划在实施。

我们的世界顿时支离破碎。我从不是特别虔诚的人，没有古鲁，我对上帝仅有的一点信仰——在经历这场悲剧事件后也失去了。在那段悲伤的时期，有个朋友给了我一本叫《沉默之声》的书。因为我没有心情读关于神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就把书搁一边。但两三天后，不知什么驱使我又拿起书，翻了翻。我看到作者名字——楠·乌姆瑞伽，蓦然记起。我从大学时代就认识她，虽然我们没有保持密切联系，但偶尔会见个面。于是我就读了起来，发现内容扣人心弦，不忍释卷。我读到她遭遇卡尔去世的悲剧。我记得我儿子曾认识卡尔，因为他们俩在业余骑手俱乐部骑过马。

我与楠取得联系，与她见面谈到我的丧亲之痛。这次会面对我有多方面帮助，后续的事情给我和妻子带来很多的希望与安宁。多亏楠和她的书，我们感觉很想去一趟美拉巴德。这是我第一次拜访这样的地方，2010年1月31日我们和几个朋友出发了，不知会面临什么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是非常特别的日子，即美赫巴巴的“永恒日（Amartithi）”——他放弃肉身之日。我们在书中读到，三摩地所在的山上非常安静，你可以随意漫步，与巴巴静谧相处，可当天却十分震惊地看到那里简直人山人海。山上挤满了人，没有地方站，更别说坐了。

实际上我们到得很晚，估计差十分钟就7点了。进三摩地达善根本就不可能，因为排着长队，我们以为自己当晚不可能进三摩地顶拜巴巴了。所以我闷闷不乐地站在一边，心想白白来了一趟。这时，你瞧！一位女子走过来，问我：“你是塞凡迪·帕雷克吗？”我说：“是。”她是哈沃薇·达达禅吉，巴巴的一名老跟随者，当时正好在三摩地值班。她说：“来吧，我领你进去”，接着把我领进了三摩地。这对我来说无异于奇迹，因为我本已彻底放弃达善巴巴的希望，而现在我们竟被亲自领进了三摩地！我们呆呆地站在那里。我感

到甚深的安宁和幸福，感到被爱！

自 2010 年那次拜访以来，又发生了三起不可思议的事件。

7 月 17 日是我儿子的生日，我们办公室的员工希望像过去这些年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庆祝一番。那天我们收到楠的通灵讯息，提到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儿子和儿媳说：“承蒙美赫巴巴的好意……今天你们将收到……我们正寄给你们一个国际蛋糕，是用世界各地的配料做的。”当时我不明其义。下午 3 点，全体员工汇聚一堂举行烛光仪式，这时一名快递小伙突然送来一盒东西。我们打开盒子，你猜里面是什么？是蛋糕！是一家国际贸易商行，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寄来的蛋糕。送礼者可能是我儿子的一个朋友。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儿子想要传给我的一个明确证据：他们俩都很幸福和美赫巴巴在一起，并确切知道发生的事情，也想让我们知道这点。

但是等等，还有更多！第二个惊喜发生在将要点蜡烛的时候，当然员工们希望我来点燃，可我就是点不着。于是我女儿自告奋勇，但连她也总划不着。后来她手中的火柴还没有接触到火柴盒，火柴就燃起了！周围大多数员工也见证了这件奇事。

第三件事也与当天通过楠发来的那条讯息有关。讯息最后的一句话是：“爸爸，请为我喂些鸽子。”现在我知道儿子喜欢鸟和动物，却不明白讯息的意义。我知道孟买有可以喂鸽子的“鸽屋”（卡布塔-堪纳），可我从未去过那里。但既然他提出要求，我就告诉妻子和女儿，也许我们可以去个地方喂些鸽子。可我们去哪里呢？接着我记起在马达夫花园区有座庙，我儿子的朋友为了纪念他，在那里竖立了一块刻有苏尼尔名字的牌匾，并给那地方做了修缮。今天是他的生日，这位朋友曾请我们去那里做个普佳仪式。我是耆那教徒，不是印度教徒，但这不要紧，因为平常我连耆那教寺庙都不去。所以我们接受了邀请，和他一起去了神庙。我们到那里，做完仪式后，儿子朋友的父亲忽然说：“您能为我们喂些鸽子吗？”你能想象到吗，就在我们面前这小小的地方，四周有成群的鸽子，旁边备有可以撒的谷物，

因此我们就喂了鸽子。

这三次经历巩固了我们的信心：确实上天的神灵在看护着我们所有人。这对我也有很大帮助。我失去了最大恐惧——对死亡的恐惧。我们有很多朋友生活得顺利，享受着美好时光，我总害怕有一天这一切将会结束。但现在我意识到今生只是一段旅程；我们走完旅程后，还有灵界在等着我们，因此没什么可惧怕的。是美赫巴巴如今在教导我这一切。

我现在也相当确信，另一个世界是我们真正属于其中的。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不应该担心当下以及将来发生的情形。我们活在这世上时，就应当尽最大努力，然后准备继续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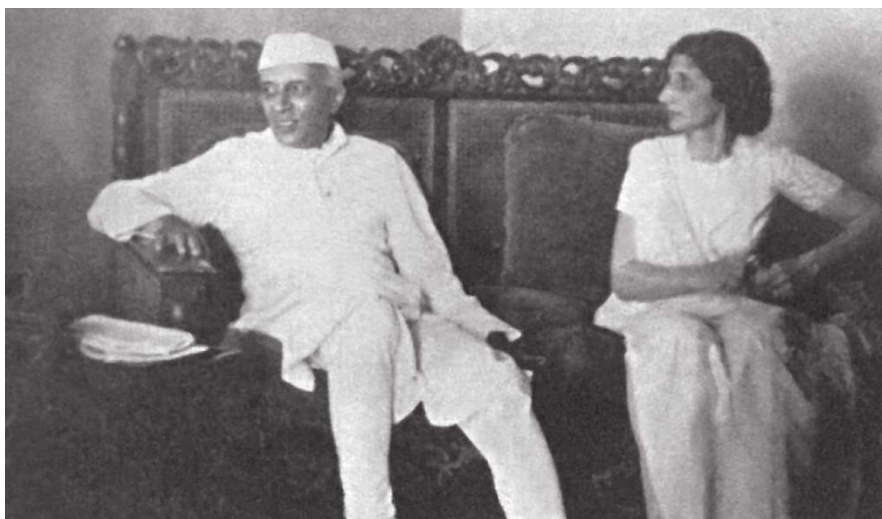


第八章

上帝之手

我的小妹迪娜生来就有残疾。我同她一起生活了18年，喜爱珍惜与她共度的每一刻时光。当时我们住孟买，我记得她总是面带微笑，坐在家中花园里，等着我放学回家——她的拥抱亲吻简直让我窒息。我总会带些给她的东西回家：铅笔、蜡笔、书、太妃糖或甜食。她喜爱同家人去看电影，大部分事情我们都会一块做。她是个快乐的孩子，因为我母亲在家里为她开办了一所学校，她是最聪明的学生之一，喜爱在学校度过的每一分钟。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有一次访问过这所学校，并祝福了学校和我母亲所做的工作。



前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我母亲在这所“需要特殊照顾儿童的学校”合影。

这所学校现在搬迁到孟买的塞乌里山，被称为“需要特殊照顾儿童的学校”。目前有近

800 名儿童和 300 名员工照顾孩子们的特殊需要。它是被政府认定孟买最好的特教学校之一，现在由我姐姐泰米·施罗夫管理。

所以，当有一天蓝果丽来见我，对我谈到她的特殊孩子时，我完全理解她的需要，并立即向她介绍了巴巴。

蓝果丽·丁格拉

拉维和我很自豪成为小罗翰的父母，他是一名“特殊”孩子（我们永远不会放弃做他的父母）。由于医生的疏忽，罗翰出生时脑部受损。结果导致他严重残疾——既不会说话，不会坐，不会站，也不会走路。他严重耳聋、视力很差。用医学术语来说，他属于“痉挛性脑瘫”。但罗翰真是上帝的礼物。他通过视觉和触觉与我们交流。他是个漂亮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度过的十一年里，我们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

2009 年 12 月 28 日，我们失去了罗翰——毫无预兆，突如其来。虽然我们一直知道罗翰不会有正常的寿命，但对这么早地猝然失去他仍毫无准备。拉维和我都非常爱他，对我们来说，他是我们的“正常”孩子。对他的去世我们并不怨恨；我们没有抱怨上帝。他实现了我们对他的全部愿望。我总是向上帝祈祷，当罗翰离世时，要让他走得安祥无苦。上帝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应允了我们的请求。我还祈祷，让他走在我之前，事情果然如此。

12 月 28 日早晨，罗翰正常起床，在床上和我们玩耍。那是一天中他最喜爱的时光，得到我们的全部关注。我们睡得晚，想多睡一会儿，罗翰却照常 4 点钟就很精神地起床了。他玩闹，大声咯咯笑，淌着口水——不停地催我们起床。最后我们只好对他的嬉闹让步。我去厨房给他泡药，拉维继续合着眼睛拍拍他；他轻柔的嘀咕声渐渐停止，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没有任何挣扎，没有不舒服，也没有要走的警示预兆。起初我们以为他一定是累了，或是轻微癫痫发作（这并不少见）。通常他小睡一会儿就会恢复。只有当我们注意到他

的嘴唇和指甲发青时，才慌忙把他送到医院。

但为时已晚。他已经走了！这使拉维深感不安，因为在宝贝走的时候，他一无所为。他甚至都不知道！我们猜想罗翰是因为我们做了某件事情惹他生气才走的，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我们。我们在哪方面伤害了他吗？

经历一个个仪式：罗翰被放在停尸房一个晚上；他去火葬场的最后旅程；将他的骨灰沉入海中。这些时刻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内心的记忆中。第四天普佳仪式，第十三天祈祷会，一切太平地进行。那种抓不住时间的无助感让我们受不了。就好像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宝贝离我们越来越远。

但是一些傻气的小小担忧仍让我牵肠挂肚。他是个宝宝；我们一天都没有把他单独留下过；他无法自己吃饭。谁会喂他吃饭呢？谁会给他洗澡换衣呢？罗翰喜欢一天三四次打扮得帅帅的。最后扑的宝宝爽身粉总会让他笑起来。尽管那么多的方面都有障碍，但他知道要等我给他梳过头发之后，他才打扮好。他确实是个漂亮的孩子。

罗翰离世后第一个月的某天，阿莎·契特尼斯医生（我们的好朋友、罗翰从五个月起的理疗师），给了我几本书看。在此之前，我从未读过哲学、宗教或灵性方面的书。照顾儿子，为他提供爱、关怀和就医是我们遵行的唯一道路。在阿莎送来的书中，我找到了《沉默之声》。讲述了一位母亲失去儿子的故事，我立刻产生联结，一天就看完全书。书中的字字句句都让我感同身受。这不是小说。它讲述的就像我所经历的那种深刻的个人损失。书最后一页有作者的电子邮箱地址，我很想和她联系。我想，要是自己能设法和罗翰取得联系、知道他的下落，那该有多好啊。既然楠能做到，也许我也可以。我给她写了信，几天后她打电话回复我，还有罗翰的一条讯息！不用说，我们非常高兴，想知道更多情况。过了几天，她来访孟买时打电话过来。我特别想要同她见面，希望她能答应来我们家——罗翰的家。她真的来了，那一天改变了我的人生。

楠阿姨对我谈到卡尔，我觉得通过《沉默之声》对他已经颇为熟悉，她还对我谈到阿瓦塔美赫巴巴，我对巴巴一无所知。她敦促我去阿美纳伽拜访巴巴的三摩地，我答应会去。不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而是因为她使我确信这是第一步。

我们通常很难抽出时间度假，但不知怎的事情顺利，接下来两周之内，就实现了美拉巴德之行。读过楠的书的你们应该能理解，当我说我去那里寻找罗翰却由于没有找到他而感到的失望。不过美赫巴巴三摩地的静谧环境，让我们充满安宁。于我们而言巴巴是生疏的，但显然于他而言我们并不生疏。就在这趟行程之后，我体验到生活中的巴巴临在。胸口的紧绷感和内心的悲伤减轻了。我能够轻松呼吸了。巴巴没有施魔法，却真正赋予我们很大的力量来处理悲伤。

当楠阿姨来我家时，曾问我想不想与儿子通灵。“哦，当然！”我说。我很想知道罗翰的情况。他因何突然离世？他在哪里？现在好吗？还有，他是否对我们让他离世而束手无策感到生气。所以当她通过卡尔为我们带来巴巴讯息时，我们太感动了。我儿子听不到、不说话，从未学过阅读写字。他只通过目光和触觉交流，只懂得爱的语言！因此确实有种深深的渴望，想和他交流一些“话”。我请求楠阿姨教我自动书写。罗翰从未上过学，但我希望现在他能学会写字，将来给我传讯息。许多人可能怀疑卡尔讯息的真实性，也可能质疑我对自动书写的信念，不过我是在讯息本身中找到答案的。儿子悄然离世时我们的束手无策，给我们的悲伤增添了负疚感。

卡尔传来的第一条巴巴讯息，大大减轻了我们的悲伤。他写道：“罗翰踏上这段艰难旅程是有原因的。他相应地选择了父母，而你们满足了他的每个需要。巴巴向你和你亲爱的丈夫致以很多的爱和祝福，因为你们作为完美的工具，推进了一个选择了如此艰难生活者的旅程，并帮助他成功地经历之。上帝保佑你们俩。爱，卡尔。”

2010年2月28日，我开始通过自动书写与罗翰交流。最初的涂鸦、圆圈和波浪线没有

令我却步。这段时间，我见了楠阿姨几次，每次见面都使我的希望和信心更坚定。接下来几个月里，我们通过楠阿姨结识了很多很棒的爱者。以种种方式与巴巴联系的爱者：赛勒斯、丽莎、杰汉吉尔、普丽娅、阿尔蒂、阿尼尔、高塔姆和其他很多人，都触动着我们的生命，至今依然是朋友。我们意识到，悲伤不只是我们独有的问题，也折磨着许多像我们一样来到巴巴门前的人。

3月的某天，我们注意到我和罗翰的自动书写出现最初的单词。一天写了差不多19遍“保佑”，然后反复写我的娘家姓“苏德”多遍。之后出现“上帝保佑苏德”。我们认为他在表达对我的父母和娘家人的爱，他们都深爱他，想方设法让他的生活过得舒适快乐。很快单词开始连起来，没多久他就在写短句了。每天上午，我们期盼着收到宝贝的讯息，他写的大部分话都让我们感动不已。经过一年半的书写后，罗翰给我们传来优美的讯息，帮助我们含笑面对每一天。他的讯息是给我们的，然而也是普适的。关于我们失去他的悲伤，有一次他写道：“不要为树上掉落的树枝悲伤。当然它是树的一部分，但同样的树枝掉落地上又重新长出，这次是作为葡萄藤。注意葡萄藤绕着树一圈圈地生长，不止一两次，而是一遍遍地拥抱之。有一天，整棵树都被葡萄藤的爱之拥抱所覆盖。”

我多次怀疑过罗翰讯息的真实性，经常把写的东西归咎于我的潜意识。但一遍遍地，我们的宝贝给了我们足够的理由，来相信他和他对我们说的话。

去年我们要去普纳工作。出发前一周，罗翰不断地写“去”、“去”、“去滨江”、“去滨江”。我们对普纳生疏，不明白他写的意思。但我们去工作地点的途中，经过一条叫滨江花园路的马路。我们很高兴看到这条路，却依旧不明白它有什么特殊意义。我的兄弟回家后，试着搜索“滨江”一词，查到阿瓦塔美赫巴巴与滨江花园路的关联。令我们万分惊喜的是，我们在滨江花园路发现了美赫巴巴古鲁帕萨德纪念堂。我立刻打电话给楠阿姨，她同样确认了。谁会相信我们的宝贝竟用如此美妙的方式把我们带向巴巴！



普纳滨江花园路，美赫巴巴古鲁帕萨德纪念堂

罗翰是人见人爱的孩子。可有些人却会让我生气，激起我的负面情绪。这些人对他的状况十分迟钝，不管有没有他，都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没有他更好！他们对罗翰的去世麻木不仁，伤透了我们的心。当时，受伤、怨恨和决不原谅他们的誓言，在我心中扎了根。这些负面情绪郁结着，开始影响我的健康。罗翰经常引导我要“宽恕”，要“放下”，可无论怎样努力我就是做不到。

今年年初，罗翰开始指导我要“深呼吸”和“休息”。他再三告诉我要照顾好自己。后来有一天，我们发现我脖子上长了结节，检查结果是癌性的。这个震惊的消息按理 would 击垮我们，但说来也怪，我们却很坦然地接受了。我们经常惊叹，应对癌症这种丑陋疾病的力量从何而来。我们早该知道的。至爱巴巴正微妙而确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诊断结果令人担忧，我却很激动。不是因为病情，而是因为我儿子知道此事，还警示了我。我相信我会安然无恙的。治疗开始了，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我开始康复，接下来几个月，我都完全遵照宝贝的建议：做“深呼吸”和“休息”！大概这段时期，我儿子坚持要求我，从内在变得更强大。

大。他写道：“注意这点……所有的建设、所有的壮大、所有的成长都是由内而发的。柱子的力量不是来自砖块、水泥或灰泥！令其坚固的是它里面的钢筋。花儿屹立盛开，不是因为茎叶，而是因为土壤里的根系。记住，力量在内里，在里面。”

我的宝贝建议我要“放下”，要“接受生命中的苦难”，否则只有我自己在受苦。他写道：“有时候苦难有治愈之效。就像医生开的裹着糖衣的苦药丸。如果生活不得不经受苦难、怨恨和委屈，就那样吧！只要确保你给它裹上“甜味”。让自身的生活被更多的和平与幸福所围绕。你将看到药丸更容易咽下，不在口中留下苦味，最终将会痊愈。”

日复一日，罗翰给我们写了许多优美的讯息，都是对“妈妈”说的！每天上午拉维和我期盼着，等我写完后，一起坐着阅读我们宝贝的讯息。一天拉维指出，讯息中提到“爸爸”的次数没有“妈妈”多，罗翰写道：“爸爸，你我之间拥有沉默。而能够分享‘沉默’是一切礼物中最伟大的。言语说话，行动说话，而当沉默说话时，那是最纯粹的交流形式……因为正是在沉默中，心灵说话，心灵聆听！”

确实，上帝选择通过祂的子民工作。巴巴为我们选了卡尔和楠阿姨。随着我们在生活中臣服于祂的确定临在，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祂会为别人选择我们？

对这名早年就去巴巴那里的孩子，就写这么多。那些大难不死者呢？读一读德尔娜·达莫迪瓦拉写的故事吧……

德尔娜·达莫迪瓦拉

“奇迹婴儿”！

这是《正午报》2011年6月11日头版上的标题。报上展示了一张芮娅的美丽照片，还

有一篇短文称她为“战士”！我女儿芮娅正是这样的人，她也教我做一名战士，给我灌注了永不放弃的意志。



《正午报》头版刊登的芮娅照片

芮娅于2010年2月21日出生于迪拜。她生来患有多种先天性疾病，为此需要做手术，但我们从未想到她不得不做16次手术！她用了17个月的呼吸机，在儿科重症监护室卧床14个月，连医生都认为，这是他们治疗过、甚至听说过住院时间最长的婴儿。她的痛苦令人不忍目睹。最初，这场严峻考验使我和丈夫嘉姆希德非常害怕和迷信。我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错事，命该遭受这么大的磨难。

看来芮娅为她自己和那些与她接触的人带来了特殊日程安排。芮娅在很多方面都是特别的孩子。出生第二天，她就做了第一次气管食管瘘手术，手术持续了五小时。

刚做完手术，医生就通知我们，芮娅还有个非常罕见的先天性问题：二型喉裂，其中气管食管粘连，喉咙有裂口。迪拜没有小儿耳鼻喉外科医生能做这样的手术，所以我们不得不飞赴孟买，住进里拉瓦提医院。但是在能够做主要手术之前，芮娅不得不经历两次手术：气管切开术和胃造口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持续遭受一个又一个的打击，我不断地向上帝祈祷，祈求祂宽恕我和丈夫可能做过的任何错事。

2010年4月24日，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特别的日子。手术后，第一次看到芮娅脸上没有管子，我们特别高兴。她容光焕发，带着温暖的微笑，面容像天使一般。她的脸上有着特别的光彩，给我们的内心带来祥和宁静。

我们感谢上帝，但内心深处感到，只有上帝完全宽恕我们，芮娅才会平安健康地出院。所以为了取悦上帝，我开始去教堂，做九日连祷，在圣体旁默坐，等等。嘉姆希德的情绪也大起大落，开始念祷文，定期拜访火庙。

但我们的快乐很短暂。4月26日，芮娅被诊断为急性真菌感染。孩子过去白里透红的丰满脸颊看上去异常苍白、毫无生机。一想到那种情景，我就脊背发凉。我怒火中烧，冲出医院跑到教堂，准备向上帝宣战。我心中的母性震动了上苍。当时我不知道感染已经影响芮娅的血液、肝、脾、肾和肺部。我相信上帝有能力施奇迹，我不会不寻求奇迹就离开祂的。就在那时，嘉姆希德打电话来说，那位最新接手芮娅病案的乌玛·阿里医生改用了新药，芮娅对药物的反应良好。我现在确信，上帝在那里照顾她。

从教堂回到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惊喜地看到芮娅在送飞吻。我的小天使就是这样——充满魔力！这一刻她黯淡无光——氧气不足，下一刻她又朝周围每个人飞吻或微笑。但是感染已经加深，她需要时间才能康复，而我们焦急地等着做完大手术并返回迪拜。芮娅还有两种心脏疾病需要矫正，但医生说由于不会危及生命，此时无需关注。因芮娅无法适应摘掉呼吸机的尝试，医生认为她需要做动脉导管结扎术，以结扎心脏的多余动脉，为此2010年5月25日她进行了第四次手术。勉强恢复元气，6月7日又做了第五次手术。做的是二型喉裂修复术，以分离食道和气管。

我们现以为接近黑暗隧道的尽头了，可是当医生说因为她仍依赖高频呼吸机的支持而不得不再做一次手术时，令我们大为震惊。我们感到沮丧透顶可以理解，但到这个时候，连医生们也有同样感受。别无选择，进行了下一场手术——房间隔缺损修复术，以封堵心

脏 11 毫米的孔洞。

通过这次手术，芮娅存活的希望更大了。上帝派来的巴拉特·达尔维医生说，芮娅有 95% 的希望将会逐步摘掉呼吸机，余下的 5% 在上帝手中。最初的情况正相反，我们觉得既然上帝支持我们到现在，祂肯定会照顾余下的 5%。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继续祈祷，尽管芮娅因免疫力水平低下而不断地受感染，我们继续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月。奇妙的是，医院就像家一样——我们一直在那儿生活、吃饭、洗澡、睡觉。亲友熟人们常来探望我们，我们也交了很多新朋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渴望回家，开始过新的生活，但没有医生能告诉我们何时可以出院。

这种情况持续着——一次次的手术，伴随感染。几个月过去了，此时我们面临非常艰难的决定：嘉姆希德的工作，七岁儿子齐达内的上学，都必须回迪拜。结婚十一年来，我从未离开过他们，2010 年 10 月 29 日我的两大精神支柱迫不得已飞回迪拜，我不禁感到心碎。在机场，嘉姆希德和我都肝肠寸断，但是齐达内——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份认识——为我们拭泪，并说：“别担心，一切会好起来。”他沉着冷静又自信。他的信心天真烂漫，对我们毫无要求，牺牲了很多，知道芮娅更需要我们。

2011 年初带来一线希望，因为医生们谈到芮娅有望在 2 月 21 日一岁生日之前出院。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的呼吸机设置减档了，只需要夜间用几个小时，医生们相信，只要我们有训练有素的全职护工和一台家用儿童呼吸机，她就可以出院。要实现这两个条件是令人泄气的任务。芮娅在医院过一周岁。医生、护士、医院职员、亲朋好友，甚至医院理事都来了。蛋糕切开，芮娅收到很多的礼物，那天我们都忘了自己在医院。让我愈发感动的是，护士们围聚过来赠送她漂亮的金耳环，一名清洁工送了她一套小连衣裙。

就在我们打算出院时，医生们做了支气管镜检查，以确保一切正常。不幸的是，他们在食道上发现了一处裂缝，需要九小时的手术，以封闭两种管道之间所有可能的连接点。

从此以后，她的情况大大改善。

我们梦想的那天终于到来了。2011年4月17日，人们聚集过来，深情道别。她被接回家时，鸟儿飞翔的景象，它们的啼鸣声，温柔和风抚摩她的脸颊，以及汽车的鸣笛声——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崭新的，让她喜笑颜开，平生第一次她开始呼吸新鲜空气。我多么希望嘉姆希德和齐达内也和我在一起。

啊！终于到家了！芮娅进展顺利，免疫力和体重在增强。房屋要保持无菌，必须一尘不染，不允许访客进入。2011年7月20日，芮娅终于摘掉了呼吸机。

回顾过去，我相信决不可能是靠自己挺过所有考验和磨难的。我感到内在有一股圣洁的临在指引着我。这使我更坚强，更有决心不放弃，没有垮掉坚持下去。这股圣洁的临在，我最终认出乃是美赫巴巴的，这是当我处于严酷考验之际，由两位人间天使法尔珍和索米特介绍给我的，他们步入我们的生活，犹如旭日驱散一切黑暗。他们一直是我们最重要的支持源泉。他们常来探望芮娅，给予她亟需的灵气疗愈之光。

我有很多机会去美拉巴德，却未能利用，因为我决不能撇下芮娅独自在家。但是读过楠阿姨的书《沉默之声》和《聆听沉默》之后，我内心产生了拜访美拉巴德的强烈冲动。2011年12月9日，在法尔珍、她丈夫索米特和几个朋友的陪同下，我去了巴巴三摩地。因为现在我请人照顾芮娅，而且我们正打算返回迪拜，我想知道巴巴是否也希望我们这么做。我现在懂得了臣服意味着什么。我请求巴巴，给我个信号以表明对我的决定满意，我也应该能看到他的一张照片（能感到深度联结的），当然还要拜见宝吉，巴巴唯一在世的男满德里成员。巴巴完美地让我如愿以偿。我对他感激不尽。我进入三摩地时，内心满溢着巴巴的爱。我感到轻松，内在有某种深刻的改变。如今，我衷心感谢巴巴赐予我的一切：善解人意的慈爱丈夫、我的孩子、我的父母、我的公婆、朋友、医生和护士——最重要的是芮娅，她把我带到我的爱之主——美赫巴巴跟前。

如我所愿，我们也获准见到了宝吉。我们被告知是简短会面，但对我们来说很好了。我们见到他时，他拍拍我们的手三下。我们犹豫地请他允许合个影，他欣然同意了。对我来说，就好像巴巴在施达善，所以我就想要抓紧宝吉，知道巴巴在那儿。后来我看到一张巴巴照片，微笑着仿佛在对我说，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他会永远照顾我们所有人。

回家后，我为巴巴写了这首歌，希望法尔珍给它谱上曲子，以便改天我们可以同亲人朋友们一起在巴巴的足前歌唱——赞颂祂和祂对我们全体的爱！

我现已找到您，别的不再值得

我淹没于您的爱和灿烂笑容

你挽救了我，让我重获新生！

副歌：巴巴，你是我的救主，你是上帝

你是唯一独存者，您是您的

通过痛苦磨难您令我坚强

您给了我希望继续活下去

您给我指路，引领我行道

巴巴.....

您像晨露般进入我的生活

温和又轻柔，零星洒落

您日日夜夜牵着我的手

在至暗时刻，陪伴我左右

巴巴.....

您向我示范爱与忍耐

亦教诲我宽恕和谦卑

您冲淡我心中的恐惧

每天用爱注满我心灵

巴巴.....

生活少了您就不完整

您是造物者亦是上主

您是我的一切

生活围绕您而转

我抓着您的衣边

就像孩子抓牢您。

巴巴.....



第九章

天路历程

明白了，生活是个玩笑；

不明白，生活成为苦恼。

战胜之，生活脱离烦扰。

行道中，生活考验不少。

融于爱，生活极致达到。

——《生活极致》

普丽娅·帕迪瓦拉和我是多年的朋友。这一切都始于那一天，我找她设计我的第一本书《沉默之声》的封面。她读完书后给我打电话，哭着说因为这本书让她太情绪化，觉得自己没有勇气着手工作。不过，她提议了几个书名，我从中选了《沉默之声》。

从那以后，她一直是巴巴的亲近跟随者，非常爱他。下面是她在道路上前进的故事.....

普丽娅·帕迪瓦拉

当我们学会一视同仁地欣赏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经历时，生活会变得更快乐，我们变得更自由。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自己不喜爱的或不愿记起的经历。这些经历使我们质疑人们用不同名字称呼的“沉默上帝”。他是耶稣、安拉、罗摩、阿乎若玛兹达、佛陀、奎师那，

现在他是巴巴。

是的，我叫他美赫巴巴，因为正是他让我意识到，有时候生活给了我们柠檬。诀窍就是把它们做成柠檬水；安静地坐下，反思，啜饮果汁，然后充分享受该体验！

现在找到巴巴后，当我回顾反思迄今的生活，不知怎的，所有的问题和困难似乎都已淡化，我所记得的只有发生在身上的美好事情——尽管一路过来有诸多的磨难和考验。

我记得宠爱我的奶奶的默默之爱和鼓励，即便在我经历那些可怕的考试和更糟糕的数学成绩时，她也慷慨地爱我！

我记得慈爱父母的正能量，给我力量克服自己过度害羞的天性，战胜严重的怯场心理！

我记得一位亲爱的老师的耐心，她在我颤抖不敢跳入游泳池之前，站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

我记得，当我在攻读学位的中途宣布要换专业时，我父母的坦然接受！

我记得，在青春期我与脊髓灰质炎和脑膜炎做斗争时，得到亲爱的父亲的坚强支持！

我记得，当我腰部以下瘫痪，在孟买医院卧床两个月期间，亲属、朋友和同事再次表现出的温暖、爱和诚意。

我记得爸爸去世后，我的朋友、老板、同事和邻居们给予的迅速行动、正能量和帮助！

我记得妈妈晕倒陷入昏迷时，陌生人化作亲爱的朋友，我在场的朋友们像家人那样支持我！

我记得并感谢我们常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奇迹。朝阳初升，我的宠物，我的亲友，与心爱的人享用一杯热咖啡，给旱地解渴的雨水，可入眠的干净床铺，朋友们的爱，海边的静谧时刻，早早做完工作后我去医院探望妈妈。

甚至只是简单的喜悦：一次探望妈妈时我看到她睁开眼睛；新鲜烘烤的面包香味；电影院里的爆米花气味。



从飞机窗口看到天空中的一条“粉色带子”

我记得那天，史蒂夫和我前往果阿参加“果阿广告节颁奖典礼”之前，请卡尔给个信号。他说过，我们将看到他是一条粉色带子，后来当飞机开始降落果阿时，我记得当时我蓦然睁眼，看到一道灿烂的粉色带子如缎带一般划过灰蓝的天空，令我们惊叹不已。

但这还不是全部。后来发生一件神奇的事。我和史蒂夫对我们所出席活动的结果颇为焦虑。我们寄了团队的几件作品，却由于条款限制和时间不足，未达到我们希望的数量。在广告业，正如大多数领域那样，一项奖项代表着业界对参与者才干的认可，还意味着那天结束会有一份工作。

我们周四上午从孟买出发去果阿之前，我照例问了卡尔。我猜他知道我们临近广告节颁奖时内心的骚动和焦虑。像往常一样，他再度向我保证巴巴的无限爱、支持和祂在我们生活中的持续临在。

我向祂大倒苦水，告诉祂这个行业的竞争多激烈，业界的大量同行都有教父和导师照应和提拔他们；还有游说活动和社会人脉的运作，以及这一切怎样决定了一件作品的命运

——会不会获奖。

卡尔要我们信任巴巴，把结果交给祂。接着，我猜为了给我们鼓劲，他说：“我会作为停在你肩上的大白鸟，和你们一起在那里。我将是硕大的白鸟。我会在那里！”

周五清晨我们抵达果阿。从一开始，史蒂夫和我就急切地寻找大白鸟的踪迹，看有没有鸟会飞落停在史蒂夫的肩上。没有鸟儿。甚至在广告节会场，我们看了又看，心想也许是T恤上的图案、玩具、贴纸、甚至纹身，却什么也没看到。这天即将结束。我感到焦虑又失望。我感到失望是因为我们尚未发现卡尔，感到焦虑是因为再过20分钟即将开始颁奖典礼，尽管我们有两项提名，却不知道会不会获奖！

之后我们整个团队坐在海边，观看帆船运动和水上自行车四处穿梭，我的视线碰巧越过史蒂夫的肩膀，看到极为神奇的一幕！就在史蒂夫肩膀的上方，天空中清晰地形成一幅巨大白鸟的神奇形象！我激动地指着史蒂夫，又指向天空。我们都惊叹地冲向海边，内心充满了希望，因为大家看到了天空中卡尔为我们绘制的这幅美丽杰作。幸好我们随时带着相机可以拍下照片（本书封面所示）。这正是卡尔告诉我们的：“我和你们——我心爱的人在一起……要永远信任巴巴。”

史蒂夫、我和团队接下来获得两项提名，并赢得两枚铜牌。美丽的白鸟形象便渐渐消失在日落的天空中。

金姆·维尔玛·莫迪

那是2004年。我会自言自语。总觉得我是唯一理解自己的人。我没必要出声说话；事实上很少这么做。只是我会“在脑海里说”的话，似乎总能让我感觉好些。不过后来有一天我努力聆听，真正去听，那声音听起来不完全像我。它谈到一个充满爱和幸福的超凡世界，一个没有疾病、贫穷和绝望的和平欢乐净土。后来读过《沉默之声》，读到卡尔和楠的关系

后，我确信自己听到的“声音”是天使的声音。有段时期，天使们帮助我弥合了我与圣光（亦称上帝）之间的鸿沟，给予我所渴望的指引和非评判的安全感。

常被问及我是怎样成为巴巴爱者的，我会当即回答：通过卡尔和楠。我16岁时，巴巴通过他们向我施以援手，虽然最初我是谨慎怀疑的，但祂一直努力，直到我于2001年7月顺服于祂。

我经常被告知，不要随便谈论“私密的”、“个人的”、“不宜谈论”的话题。我不明白为何需要隐藏信仰、尊敬、崇拜和爱……实际上我相信，我们应该同自己所爱的人、所接触的所有人分享自己的信仰。人人都想要幸福，那为什么很多人对追求这种幸福觉得难为情或羞愧呢？我是个花童吗？是新时代嬉皮士吗？是共产主义者吗？是彻头彻尾的疯子吗？不，我都不是。当人们对我做出这些评论时，实在让我觉得好玩，没有别的原因，就因为我现在认为：让人们震惊是让他们注意到你的最好方法。他们注意到，就会提问，他们提问，也会发现“巴巴”。我靠自己 and 周围的人之间流动的爱而活着，如果这种爱流因为越来越意识到巴巴而被更多赋能，那么我也会被赋能，我所接触的每个人也会如此。

当我们经历这样的精神革命，会越来越被巴巴、古鲁、苦行僧和大师们所吸引。甚至于，上帝所赐的个人重要性和可信度，在这位上帝的众多显现当中，在我们匆忙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已经有所丧失了。上帝虽然依然临在于我们所有人的心灵和思想中，随着我们都开始正视自身的神性，现在被一种不那么卑抑的态度所取代。我相信，试图对这种神性进行剖析和理性化一定会失去它，我们常常从外部寻找的答案永远临在于自己内部深处。

灵视者、占星家、塔罗牌和手相师都是高维讯息抵达我们凡界的渠道。我们就生活问题去找这些人的欲望和诱惑往往是巨大的，人必须停下来并质疑：他为何要否认自己与神的联系，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其他凡人来引导自身。如果一个人遵循“我是神，神是我”的前提，那么对宇宙一体的信仰就是无可争议的。而且既然我们都是一体的，那么我们的“讯

息”肯定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神圣知识，我们的高我在引导我们与“一”重新结合，因此这些讯息的内容，在某种意识层面上肯定是为我们大家所知道的。

现在巴巴也是一位上帝的化身，有人可能会争辩说，他与人们选择崇拜的其他神祇没什么不同。这是对的，因此我与巴巴的联系，并不是与那位曾经在世者、而是与他所代表的本质即普世大爱讯息的联系。当有人收到已故亲友的“讯息”，当特别巧合的事件引起我们的注意时，会有一种暖心的神秘感。但巴巴远不止这些。

面纱这一边的生活是艰难的，我们常发现自己急于抵抗不可变更的时间状态在我们周围设置的界限，遇到无数的选择、取舍和道路，以此引导自己迈向我们所看到的未来。每种感觉和情绪都有相反的感觉或情绪。为了充分欣赏正面的东西，人必须首先了解负面的东西。倘若这种二元性不存在，就无处容纳个体的精神追求，我们所知道的世界将不复存在。

按照帕拉玛罕萨·尤迦南达所述：“人难免有欲望，但大多数欲望阻碍了至高渴望的实现。除非人想要并获得神，否则会继续贪恋他认为会带来快乐的其他东西。”

正是这个简明的认识，还有美赫巴巴的著作，使我反省了所有的个人欲望，我所学到的（仍在学习）是，我们所有的欲望和需求都是恐惧的表现。巴巴不要求任何人去祈祷、牺牲或承受任何匮乏。相反，他鼓励我们只要在爱和真理的引导下，充分享受尘世生活。只要人的自由意志符合上帝的意志，并且向宇宙能量的源头（即大爱）敞开自己，我们将永远受到保护、滋养和协调。

我有悖传统的、被我父亲称为非正统的信仰，让很多人抓狂。我对你们任何人的要求是，如果我（或者像我这样的人）谈论天使、在不为社会规范所局限的世界中找到快乐，那么请不要干涉我们。我不再追求名利，而只要独立自主生活带来的稀有礼物。

我依然对楠心怀敬畏，并常常感谢巴巴让她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她默默而坚定的支持，

鼓励着我“努力展翅翱翔”(卡尔给我的话!),我从未失望过。有巴巴照片对着我微笑,我仍致力于在冥想期间与祂的能量连接。我听到感觉到一些事物,但早已放弃把我的“天使”视为人;他们的“身份”无关紧要;他们的“身份”是同一个。现在对我而言,与其说是谁在说话的问题,不如说是谁在聆听以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的问题。

苏·马斯特斯

11月的一个寒冷早晨,喉咙底的微疼使我坐起来,引起注意。手指小心地触摸那块地方,感到有个硬硬的小肿块。我去看医生,做了检查,却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我生活在紧张中,直到一个朋友对我讲起楠·乌姆瑞伽,她与灵疗医生郎博士的关系,郎博士在威尔士有个营业诊所。幸运的是,我们俩正巧同时在伦敦。

我从赛马时期就认识楠了。卡尔坠马的那天,我就在赛马场。他骑过我马厩里的多匹马,我诚挚地怀念他。因此第二天下午,我就登门拜访。我们坐下谈论过去的时光时,她对我简单讲了她与灵界儿子卡尔的联系,卡尔对灵性大师美赫巴巴的爱和联结,以及她的书《沉默之声》。随着交谈深入,我们最终谈到乔治·查普曼和灵界医生郎博士。楠已经为一批印度人预约了他的几场治疗。我问她能否和她一起去,直到最近才知道,那天为我放弃预约的人其实是她的丈夫吉米。

那次就诊是我终生难忘的事。他当即向我保证囊肿不是恶性的,并征求我同意让他做一次“灵疗手术”以消除囊肿,然后他以极不寻常的方式做了手术。他要我六个月后复诊,果然,让我和医生们大为惊奇的是,肿块完全消失了。我和丈夫马苏姆现在已经多次去找威尔士的乔治·查普曼看病,得到了帮助。我们总是发现他充满仁爱和关怀,他的帮助对于我们是无价的。

既然这一切都与卡尔和美赫巴巴有关,我觉得理应和楠去拜谒一下三摩地。起初,我

觉得唱阿提或顶拜大师很别扭。于是我只是走进三摩地，表达敬意和感谢，又走出来。但我必须承认，那天在那里的体验吸引着我一次次地回来。现在，我在三摩地顶拜不只是出于感谢或尊敬，而是因为我想这样做。我发自内心地爱上了巴巴。

有好多次我向祂祈求帮助和支持——在母亲去世时；为了孩子们的幸福安康；为了人生的痛苦烦恼，我相信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说到骨头痛，我必须告诉你，我是健身迷，每天有规律地锻炼。多年来我在普纳时，每天会沿特定路线开车去健身房。有一天我正沿路行驶，当时心情特别低落，忽然目光被路边的一根柱子所吸引，上面有块小牌写着“巴巴之家”。我停下车，步入小巷，那儿有一座我所见过最古色古香的房屋。我按了门铃，透过白色格子窗看到一位老先生过来开门。“欢迎来到巴巴之家。”他说。我走过门厅，四周挂着巴巴和家人的旧照片，经过一口用铁丝网盖着的露天水井，走进一个非常小的房间——巴巴的房间。屋内充满了巴巴的神圣临在。里面有巴巴的遗物——粉色上衣、拖鞋、小饰物，墙上挂着他的字迹，还有一块带血迹的石头，仿佛大声诉说着受难的日子。我在那里坐了良久，阅读、吸取和消化每个点滴细节。那天的经历促进了我越来越亲近巴巴。

1998年，我丈夫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病情急速恶化，后来甚至脚踝完全坏掉，不得不拄拐杖走路。我们看过的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只能靠给他注射大剂量的类固醇，这只会增加他的体重和心脏问题。

我最终向卡尔求助。他说：“每天缓慢按摩腿疼的部位，一直想着巴巴，把余下的交给祂。”于是我每天安静地坐着，想着巴巴。有一天，一个朋友走进来，看到马苏姆拄拐蹒跚而行，脱口说道：“嘿！怎么回事？你们家门口就有最好的风湿病专家，你们为啥还要走遍世界寻医问药？”

说来也奇怪，马苏姆竟同意去找他看病，那次就医改变了一切。这位医生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善良体贴，有问必答。起初，我们每隔四至六周去看一次病，很快马苏姆感觉好些

了。他能够更自如地走路，生活开始逐步恢复正常。我继续给他按摩。后来有一天，当我们坐在医生的候诊室等候就诊时，我突然看到他的一个玻璃橱柜里有一张美赫巴巴的大照片。我简直不敢相信！此前去过那么多次，都未注意到。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他怎么会有巴巴的照片。结果惊讶地得知：医生和家人也是巴巴的忠实跟随者，而且时日已久。你能相信吗，我们跑遍世界为马苏姆求医，巴巴却把医生直接送到我们家门口！

马苏姆不得不做心脏二次搭桥手术时，对我来说那是一段艰难时光。我和丈夫、女儿一起在国外，被吓得不知所措。但我有巴巴在身边。那时我比以往更多地意识到巴巴对我的意义。我感到祂一直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不是留下我独自挣扎，而是耐心宽容地和我一起经历所有的情绪。祂给予我力量承受这一切；信靠祂，之后满足于把最终结果交托给祂。我现在可以说的是：“感谢您巴巴进入我的生命并用您的爱充实之。”



第十章

当弟子准备好

“弟子啊，要知道：那些经历过静默、感受其和平、保持其力量的人盼望你们也能够经历之。因此，在学习的殿堂里，当弟子能够进入其中时，总会找到他的大师。”

——梅布尔·柯林斯，《道上之光与穿越黄金之门》

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有面临过（或正面临）艰难和悲伤、陷入绝境时，才会达到完全臣服的状态：欢迎更高力量接管自己的生命，“愿您的旨意成全”之情形。不过并非总是如此，有许多人即使生活中没有苦难，却已经准备好了。

不管何种原因，当我们读到两个迥然不同的女子的故事时，会意识到大师总是非常耐心地等待着弟子转向他、允许他进入自身生活的那一刻。既然我们都有自由意志，大师不可能强行进入。他一定会等到弟子准备好接受教导的时候。他采取何种形式并不重要：无论采用哪条道路寻找并抵达目标，真理都是同样的。

吉缙卡·迪彭

1992年3月31日

一个月前，我和丈夫刚抵达加德满都。天气冷得刺骨，早上5点左右我的宫缩阵痛开始了。我决定叫醒丈夫迪彭德拉，夜里他一直睡得很沉，不知道我的阵痛。

他慌了阵脚，因为当时他不会开车，而我们的司机要早上 8 点半才报到上班。反而是我在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会好的，我可以自己开车去护理院。而我真的开车去了！他赶紧打电话给护理院，告诉他们我过去了，以便他们可以及时安排医生。长话短说，我入院不到半小时，就生下一个可爱的男婴！

我非常感恩神，一切进展如此顺利，而且自始至终我强烈感到，某种大能的临在给予我所需要的力量。我感激地闭上眼，即刻决定给儿子取名“美赫”，意为“神的祝福”。第二天，我们把美赫出生的消息告诉在印度的父母时，我母亲立即回应说：“太棒了！美赫巴巴来了！”我觉得很奇怪，但并未注意她为何这么说，后来就完全忘了她的话。

十四年过去了。在此期间，我们搬离加德满都，旅居美国，还在加尔各答、德里和金奈住过，因为迪彭德拉的工作让他走遍世界，直到 2005 年我们来到普纳。

1998 年的一天早上，我父亲去世了。没有心脏病发作、患病或住院。他早晨洗过澡，坐着静心，再也没睁开眼睛！尽管我父亲的一生过得极为充实，但他的突然离世让我震惊。我陪他走了前往火葬场的最后旅程。虽然我们种姓的女子通常不去那里，我还是去了，因为我觉得他会喜欢我陪在他身边。

有好几年，每晚上床睡觉时，我脑海里会浮现父亲那平静长眠的身体，然后柴堆燃烧的火焰彻底吞噬他躯体的场面，让我很难受。有时我感到他在对我说话，但不确定这是真的还是纯属想象。后来有一天在德里，我在夏玛克·达瓦的舞蹈学校，发现了一本名为《灵界法则》的书，作者是蔻诗德·巴夫纳格瑞。书中讲述了她同两个因车祸丧生的儿子取得联系并且交流的经历。我对她的“自动书写”方法感到神奇，因为坦率地说我以前从未听说过。我想见见她，问一问我爸爸想不想与我联系，能否也教我自动书写与他联系。

那年夏天我来到孟买，寻找巴夫纳格瑞夫人。我获悉她已迁居加拿大，现在只有夏玛克可能帮助我了。然而接下来四个月，他都抽不出时间见我。我失望地返回德里。我通读

了他们出版的、从第一到第五部的全套书，开始从心底里请求爸爸，指引我如何能和他谈话。有时，我会带着纸笔坐着，想着爸爸，却没有收到他的任何讯息。

七年后，2009年4月1日，我儿子美赫年满14岁。那时我们在普纳，他邀请朋友来家里举办聚会。男孩们在屋里跑来跑去，喧闹得很。在闹哄哄当中，我接到一个朋友苏雷什打来的电话，他从香港过来，到访普纳。他问我能否找个地方见面，聚一个小时左右。我问他在哪儿，他说和我家只隔了一条小巷！我坚持让他过来，祝福我儿子，和我们一块吃蛋糕。他很乐意这么做。他看到我儿子时问他的名字，我儿子说自己叫美赫，朋友突然惊呆了。他立即拥抱了美赫，随后意识到孩子感到窘迫，就同他握手并祝福他。他随后走到我们的客厅。我端着一杯水过去，看到朋友的脸上滑落泪水。我在他身边默默坐了一会儿。他用手帕拭泪，喝了点水。他不好意思地笑了，我坚持说我们不妨谈谈有什么事让他难过。他微笑着说，这不是伤心的泪水，而是幸福、惊奇和感恩之泪！

他告诉我，每年他来普纳看望母亲时，也会到阿美纳伽的美拉巴德拜谒三摩地，住在阿瓦塔美赫巴巴的朝圣者中心。但这一次由于母亲突然生病，他去不了那里。这是他在普纳的最后一天，即将返回香港。当天早晨他醒来时，因为未能在三摩地或美拉巴德待一段时间而难过内疚。于是他在内心深处对美赫巴巴说：“巴巴，我总是来看您的，但这次因为我母亲生病，做不到和您待一段时间。您就不能来见我一次吗？”现在傍晚5点，他问到我儿子的名字，正是“美赫”，他立刻知道是巴巴来见他了。

听到故事我很惊讶。我突然想起十四年前，我母亲提到关于美赫巴巴的话。我向朋友问了关于阿瓦塔美赫巴巴的更多情况。现在轮到他吃惊了！他以为我一定是按美赫巴巴的名字给儿子取名的。然而在此之前，我一直并不知道这位人物。

苏雷什随后把他的朋友楠·乌姆瑞伽的电话号码给了我，楠也是巴巴爱者。他还简要讲述了卡尔的故事，告诉我楠是如何通过自动书写与卡尔联系的。我的心灵天线立刻竖起！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宇宙力量和我们的高级指导灵是如何运作的？接下来是我将永远感恩的旅程。我会见了楠，读了她的第一本书《沉默之声》，立刻感到有种联系。我被卡尔、楠和美赫巴巴深深吸引。我经常去见她，发现我爸爸也和美赫巴巴在一起！我请她教我自动书写，她就教我了。

在教我之前，她建议我拜访美拉巴德。2005年7月，我第一次陪她前往。天空乌云密布，下着倾盆大雨。我们租了巴士，和楠要带的另十人同行。一路上，我默默坐着，听其他人谈自己为何去拜谒三摩地。他们都有烦恼、伤心并寻求答案，而我却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解答，也没有不开心。抵达三摩地后，我试着想个问题来问巴巴，却想不出。我从心底对巴巴说，我没有特别的问题，只是想见见他，和他在一起，更多地了解他。

我们到了中心，走向接待处时，我看到餐厅外挂着一块木牌匾，上面有美赫巴巴的画像和文字：“**我也许给你很多，远远超出你所期待；或许什么也没有，这种全无也许就是全有。所以我说，怀着敞开的心来，从神圣至爱这里接受许多或者全无……**”

我还有个习惯，当我望着某种美丽的事物，站在海边，被某种事物触动，或者有某种精神体验时，就会变得十分安静。我很诧异人们怎么能滔滔不绝地描述自身感受，而我在那种深刻的情境中总是哑然无言。我们登上山来到三摩地时，这点也得到了照顾。我们站着排队达善巴巴。天在下雨，四周的树木随风摇摆，几只狗、山羊和猫都待在遮棚下。一切都是那么宁静。这时我转过身，目光落在巴巴三摩地外的又一块牌子上，上面有巴巴手指按在唇上的照片，写着：“**真正的东西是在沉默中给予和接受的。**”

你一定听说过这句谚语：“当弟子准备好，大师就会出现。”但直到2005年的那天，我才懂得这句谚语的真正意思。

导师、大师、古鲁总是在你身边，支持你，从内在指引你。当人生来到某个“决定性时刻”，我们就会注意并发现大师的在，懂得他塑造我们生活的方式。我被巴巴的大爱深深感

动，自感微不足道，巴巴却选择了我接受他的大爱并传播他的名。

娜姆拉塔·萨奇德夫

两年前我偶然发现了《沉默之声》，当时我在找另一本类似体裁的书，而图书管理员向我推荐了这本书。在人生的这段时期，我正寻找对某种处境的答案，阅读此书让我的心深深感动——作者的悲伤是真实的，对悲伤的解决亦是如此。我向母亲提到该书和圣地美拉巴德，她马上联想到大约20年前读过的一篇文章。我们决定去拜访美拉巴德。我们只在那里待了一天，发现那是个美好愉快的地方；不过，它似乎对我母亲产生更深的影

说到这里，我想给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应该说，不存在灵性方面的背景。多年来我一直是不可知论者。自从能独立思考开始，我就质疑各种传统、仪式等等。最主要的是，我鄙视对凡人的崇拜、将其抬高到上帝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我得出上帝存在的结论，但我只能将上帝理解为一种抽象形式，而不是有形体的或作为神祇。

美拉巴德之行后，过了一个月，我做了奇怪的梦。我看到那是2月1日，我的电脑上跳出一个聊天窗口。打开聊天窗口，我惊讶地发现讯息的发送者是美赫巴巴。读讯息的那一刻，我如遭电击，不禁对自己说：“天哪！这是真的！美赫巴巴就是这样发送讯息的！”虽然我不记得讯息的具体内容，但记忆中一直留着四个词：盒子、帽子、墨镜、手套。讯息中的某种东西唤醒了我。我不断重复这四个词，以便第二天早晨还能记得。接下来几天里，我反复琢磨这些词，可是“盒子、帽子、墨镜、手套”这些词似乎没有任何逻辑可言。

最后，我被好奇心战胜，就写信给楠阿姨，帮助我理解这条奇怪的讯息。收到的答复非常意外，解释是我在前世经常旅行去见美赫巴巴。现在向我闪现的这条讯息，就是提醒我过去的日子，那时我经常带着盒子、帽子、墨镜、手套，高高兴兴地去见巴巴。这个答复在我心中引起同样意外的反应，因为我的怀疑主义占了上风，使我质疑卡尔的讯息。这条

讯息是真的吗？我是不是卷入了某种邪教团体？一方面我想要相信，另一方面我又怀疑。唯一让我感到熟悉的是，我过去总是对母亲开玩笑说，我在某一世肯定曾是英国人。这会不会是我的前世，在那一生常去拜访美赫巴巴？

几个月过去了，试过各种备选途径后，我再次向卡尔寻求答案。这一次，他要我保持耐心，建议我实践善思、善感、善行，因为从长远来说对我有帮助。从那时起，我开始尽可能观察自己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就此踏上全新的旅程。随之而来的是美妙的洞见。我开始明白，我们在生活的每种关系中是如何进行评判的；这些评判如何制造了让我们和他人枯竭的能量模式；又如何缓慢而确定地释放这种消极性。

虽然我的头脑中有很多关于美赫巴巴的未解问题，我还远不是虔诚的跟随者，但仍然不能完全将他搁在一边。慢慢地，就像一幅拼图开始合拢，我开始反问自己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我喜欢美赫巴巴的总体教导和哲理吗？该道路会帮助我成为更好的人吗？我对自己和周围的人是否更平和？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如果你能在所有其他形体和事物中看到“大我”，却不能在最明显可见和极具表现力的形体——即人们身上——看到“大我”，这不是很奇怪吗？我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形的荒谬，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上帝对不同的生命呈现为不同的形式。对一些人来说，祂是一切生命形体中的普遍能量。对另一些人来说，祂采用圣人的形体。否认上帝存在于任何一种形式，则意味着错过祂存在万人万物中的本质。有些人发现通过一种形体或生命更容易看到、相信并接触到神，而另一些人则看到处于更广大普遍状态的上帝。

一天，我姨母知道我们拜访过美拉巴德，就告诉我母亲，每月12号那里会举办一个仪式。我母亲冲动之下，说：“我们去吧”，我更爽快地同意了。很快就到了那天，我们收拾行李赶到那里，用了略迟的午餐。午餐后，我说，从我们决定来这里的那一刻起，一切发生得

太快了：买车票，旅行，很快我们就到这儿。同时我们俩有着相似的想法：这次巴巴召唤我们来到这里！

坐在巴巴小屋里，我一闭上眼睛，就感到内在无比和平，深入静心状态。就好像我能感觉到小屋内部的宁静振动。我得出答案：在灵性圣地核心地带的能量场更纯净、更强大有力。

此次拜访后，我再次给楠阿姨写信，就个人问题请求卡尔的帮助，收到的答复十分意外。卡尔说我的愿望本该实现的，但很奇怪却没有实现。他让我每天与巴巴保持联系。卡尔讯息的第二部分，亦即每天与巴巴保持联系，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做到。目前为止的旅程无疑是富于洞见和美丽的，但我能够彻底改变思维、全心全意地敬拜吗？我决定要诚实，给楠阿姨回信让她和卡尔知道：我喜欢巴巴的教导和追随他的道路，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好，可是当我闭上眼睛祈祷时，只能向无所不在的上帝祈祷。在我心目中，我自认为接受了卡尔“善思善感善行”的建议。我尽己所能地认真对待灵性旅程。卡尔的答复让我安心。他向我保证说，祈祷和仪式并非真正必要。对神圣临在的观念就足够了，巴巴对我的明智方法很满意。我在正确的道路上。这让我深感安心，现在我发现把巴巴包括在我的祈祷中要容易得多了。

当楠阿姨请我为她的新书撰写个人经历时，我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我没有非凡体验可以侃侃而谈的；只是个简单的旅程，一开始的怀疑和抗拒被一定程度的信心所取代。我没有定义可以描述巴巴，只能说：一路走来，我在他身上并通过他，找到了对内在安宁的支持、锚点与觉知，一种我首次体验到的精神愉悦。



第十一章

众生一体

兰嘉娜·沙维

那是1978年。孟买的赛马场盛传着一个名字——卡尔·乌姆瑞伽，印度赛马界冉冉升起的明星。我对赛马一窍不通，但确实记得不由自主地被一个热情洋溢、面带微笑的小骑手所吸引，盲目地跟随众人来到投注窗口，把赌注押在卡尔身上。

我们刚从加尔各答迁居孟买，当时我正怀孕第一个孩子。我们遇到几个老朋友，每到周末他们会拉我们去看赛马。有时，我甚至穿着孕妇服过去！1979年3月孩子出生，接下来的23年里，我没有再去赛马场。不过，我确实记得后来这位少年卡尔的命运，1979年4月15日他坠马的那天让我很难过。我好几天都无法释怀，对上帝的仁慈完全丧失了信心。但后来我沉浸于怀孕第二个孩子，没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

很久以后，我的灵性之旅才真正开始。1993年，我被灵气、内观冥想和其他各种灵修，比如能量疗愈、太极、生活的艺术、瑜伽等等所吸引。但某些地方仍有所欠缺。偶像崇拜和仪式对我没有吸引力。我试图通过在家中设立圣坛来汲取家族传统，但无法强迫自己履行日常仪式。我也参观了许多宗教场所和寺庙，不知何故对我没有吸引力。

1996至1997年左右，我看到一则关于楠·乌姆瑞伽的著作《沉默之声》的广告。上面写着，该书讲述了楠怎样与去世儿子卡尔通灵的故事。卡尔·乌姆瑞伽的名字勾起我的回忆，我就买了书。我饶有兴趣地阅读，受到书中内容的强烈影响。

2000年的某个时候，我心情很低落，因为母亲健康不佳，我的生活似乎诸事不顺。我联系了楠，收到卡尔的几条讯息，对我帮助很大。卡尔从灵界传给我的一些讯息非常具体，尤其涉及我母亲的情况，让我确信无疑这些讯息是真实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通过楠与卡尔的交流增多了，更强烈地被卡尔吸引。我感到诧异，自己为什么对他有这么深的感情，直到有一天忍不住问他：“卡尔，当你处于职业生涯巅峰时，是什么吸引着我每个周末去赛马场？那是什么缘故？”

卡尔回复写道：“亲爱的兰嘉娜，你和我过去是、并将永远是好朋友……是的，你也帮助过我很多次，我知道你总会这么做的。我有恩情要偿还，不是因为我非得如此，而是因为我想要这样做……你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哭了。我想到，也许我们当前认识的每个人，我们的每次偶然相遇，很可能都归因于过去的某种联系。与卡尔的通灵交流是绝佳的学习经历。帮助我懂得，卡尔、楠、我母亲、我、我的朋友、你的朋友、她的兄弟、他的姐妹、我的丈夫……不管怎样，我们都是以种种方式联系在一起。

我以前从未听说美赫巴巴的名字。他是谁，他是怎样融入整个故事的？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在阅读《沉默之声》时，书中他被称为灵性大师和阿瓦塔。随后说来也巧，我在一场女士聚会上首次见到了楠，她被邀请在聚会上介绍她的书，在那里我又听到关于美赫巴巴的更多事情，不知何故被他所吸引。

2000年7月，我第一次跟楠和其他人前往巴巴的三摩地。楠打电话说，她计划带一组人去美拉巴德。我很想跟她一起去，立即答应同行。卡尔传讯说，在美拉巴德巴巴会来找我，在“沉默”中跟我说话，我会理解的，因为那将是用“心灵之语”的。

我们到达美拉巴德时，三摩地的优美宁静让我震撼。临近傍晚，我可以在三摩地内部静坐一段时间，到了晚间阿提结束时，我被爱吞没，不可抑制地啜泣。我已经很多年没有

这样哭泣了，这种哭甚至是毫无缘由的。我体验到一种内在深处的爱，感受到极大的提升。

很久以后我才得知，我经历的哭泣是一种深层净化形式。

从那以后，我无数次重返美拉巴德。我在那里体验到的静默和高能量，总是让我感到非常平和宁静。人从三摩地回来，总是像电池被充满了电，准备好应对未来的任何情况。聆听巴巴的故事，阅读他的各种书，解答了我长期以来的所有疑问。最主要学到的是，我不必遵循仪式和传统来与神合一。真正的敬拜来自内里——发自内心——而不是外在的念念有词。正如卡尔有一次传讯给我说：“巴巴确实唤醒了我——他确实在沉默中对我说话——那是心灵之语。”

生活在继续。我学了几门个人咨询课程，以及多级的临床催眠治疗。我的孩子们已成家立业，儿子和儿媳出国了。我在儿子的空卧室里开始执业。还开始在家中定期举办巴巴聚会。楠也会带着新的巴巴友人从普纳过来，我们相聚一堂，像个大家庭。

境况突然改变，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可爱的家，搬到新城市。我丈夫选择了普纳。我的亲朋好友、认识并喜爱的所有人都在孟买。我不喜欢住普纳。相比孟买的大房子，我们住的公寓很小。我在普纳没有朋友，尽管努力适应，却依然感到难过。我正怨天尤人之际，巴巴正悄悄地逐步为我做好安排，这是我最初想不通的。

情况持续了将近三年。终于有一天，我们能够卖掉孟买的房子，迁居普纳的一套大公寓。我们入住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楠和巴巴友人们，请他们来新家聚会。楠打量四周，一开口就说：“哦，兰嘉娜，这看起来就像你在孟买的家。非常开阔、宽敞、漂亮，周围环境也是如此。”

我现在心平气和。既然巴巴为我安排的每件事如此美好，我怎可能不安心？我拥有了想要的一切：一个美丽的家，它依据巴巴和我们玩的游戏，和我们的孟买房子有着同样的布局，还有两个漂亮的孙子。我在居住的小区还拥有自己的诊所。

通过所有这些经历以及我与卡尔的多次交流，他向我揭示：我在某一世是他的朋友，在另一世是他的姐姐，我从而意识到死亡并非生命的终止。我学会了，只要我和巴巴保持联系，一切都会进展顺利。他一遍遍地对我证明这点。现在我理解了巴巴的沉默教导：灵性觉醒以及灵性的目标目的，就是学会自觉、有意识、无条件地彼此相爱和宽恕。

正如巴巴说的：“你和我不是我们，而是一。”



第十二章

上天的信号

我开始写这本书时，曾立誓不再对你们讲述关于来自巴巴的所有信号的故事，我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谈论这些事迹。关于巴巴向那些渴望瞥见他的爱的人展示自己的奇妙方式，书中的描述已经够多了。

但自从上一本书《聆听沉默》出版以来，我陆续收到许多来信请求多多分享，遂自感独享这一切并不公平。因此，接下来还有几个例子，表明巴巴怎样触及不同人士的生活，但这次写的人们不只限于孟买和普纳。寄给我的这些事例来自世界的偏远角落——伊朗、甘托克、德里、莫哈里、拉达克、舍地，甚至远至俄罗斯。其中一些故事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写的，之后被译成英语。我们尽可能保持故事的原汁原味，避免语义在翻译过程中被稀释或遗失。

每当临近圣诞节或新年前夜，我会思念丈夫和孩子们。昔日我们全家人一起欢度节日的思绪萦绕于脑际。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我打开了电脑。一封来自德里的邮件引起我的注意。是图沙克力发来的，他是我妹妹的朋友的儿子。他常写电子邮件给我，要巴巴的讯息。这是他写的信.....

亲爱的楠，

我有一样想必你会喜欢的东西，我想在元旦和你分享的东西。昨天我在翻阅我的书，

猜我发现了什么？我发现一本卡尔上十年级时的教科书！我在扫描封面发给你，因为上面有他的笔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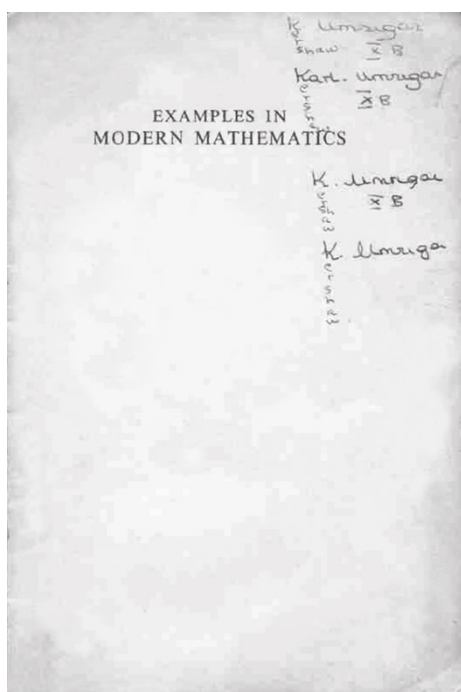
请查收附件。我猜他表弟纳罗泽一定是从他那里拿来的，我是从纳罗泽那里得到的。

今天看到这个，当然是给我的新年快乐祝福。

爱与问候，图沙



少年时的卡尔



卡尔课本的封面

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罗辛顿·密斯特里拼命找工作的故事。他向不同公司投递的求职函都没有实际结果。绝望之下，他最终请求巴巴帮助他找一份好工作。过了几天，我惊喜地收到他的邮件。下面是他要讲的经历……

罗辛顿·密斯特里

捷巴巴，楠阿姨：

来信是告诉您，我终于找到了工作，将于本月 25 日登船就职。我要感谢您提供的讯息，也感谢卡尔和至爱巴巴的帮助。我很快将在一艘伊朗货船上工作。

一个有趣的方面，或随便你怎么称呼它，是当我在公司的会客厅等候时，看到一尊赛马奖杯，上面标着“卡尔·乌姆瑞伽奖—2008-2009 年”。显然是颁发给我公司的船东，N·瓦斯瓦尼船长的。我现在知道，自己将会平安，能履行完合同。我是船上唯一的印度人，其他人都是伊朗人。

再次感谢您，若有来自卡尔或巴巴的任何指示，请告诉我。

奉衽的名和爱，捷巴巴。

2011 年 6 月 12 日。今天我收到瓦莎的令人心碎来信，这位母亲来自莫哈里。她的小儿子在睡眠中去世了，全家人深感震惊和绝望。九十天的规定祭日过后，一条大有裨益的讯息帮助他们接受他的去世。

但是后来，她定居美国的长子写信来，请我接收一条他弟弟的讯息。他也被内容所感动，但正如常有的情况，他需要某种证据，以证实他是在同弟弟而不是别人交流。我为自己疏于获得必要的证据向他道歉，不过我向他保证，巴巴肯定会找到某种方式让他信服的。我必须得说，他彬彬有礼，还让我放心他完全理解。我感到释然。

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他的另一封信。我将内容原封不动转载给你们。

帕涅特·辛格

主题：回复：巴巴

亲爱的楠，

我不介意任何问题。事实上，过去几天里我遇到了两件事。最近十天我住在拉达克，

我去拜访一所修道院时，祈祷巴巴向我表明苏卡姆和我在一起，因为他本该与我同行的。

我到达山顶时，一只黑乌鸦飞到我的身边。它是苏卡姆吗？

我请求巴巴予以确认，当我去一家咖啡馆时（最近几天一直去那里），翻阅起书柜里的书。忽然，美赫巴巴的书《有与无》引起我的注意。我在那儿坐了几个小时，通读该书。值此之际遇到这些事件是很棒的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请谢谢卡尔，还有我们全家对巴巴的感激。顺致问候。

帕涅特

一天晚上，伊朗的扎伊娜布·杜拉齐，和普纳的她姐姐，过来同我一起喝茶。扎伊娜布不会说英语，所以是她姐姐对我讲述的情况。

扎伊娜布·杜拉齐

扎伊娜布的独子在伊朗离奇地去世，当然她为之心碎。她不断地说：“如果他足够爱我，就不会走这条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说来也巧，不久她开始收到来自儿子的直觉讯息，令她惊喜的是，大多数内容被证实是真的。

时光流逝，直到有一天儿子告诉她，她应该去普纳找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可以帮助她更接近他。究竟该怎么做她也不明白，但因为有个姐姐住在普纳，就趁机过来。她在姐姐家讲述这个离奇故事时，由于某种机缘，卡尔的好友霍米·敦吉博伊正好在场。他听到后，脱口说：“我认识这位女士——你要见的一定是楠阿姨，我来为你安排。”于是他就安排了。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实际上霍米·敦吉博伊不是碰巧在那里。这不是巧合。当大师希望帮助某个灵魂时，会安排得细致入微，作为更大图景的一部分。以最不可思议的方式，使

用一些人来帮助其他灵魂。

我尽可能对扎伊娜布讲明卡尔的情况——关于他的去世，自动书写，以及我去过美赫巴巴的三摩地后怎样备受安抚和慰藉。扎伊娜布对此深思后，问我可否为她接收一条她儿子的讯息，我当然同意了。第二天，她儿子的讯息通过卡尔传来，这是我收到过最优美的讯息之一。它富于深刻意义，充满真理与美，必须与你们分享。我同你们分享一部分讯息内容：

“妈妈：

人们说神在天堂——这是真的，因为现在我每天都看见祂。我需要你去普纳，这样阿姨可以帮助你了解祂，帮助你接近祂。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样从内心感受祂的能量。惟有走向祂，才能让你明白事件的原委和真相，你渴望的安宁只会来自于祂。

妈妈，我深爱你——你很清楚这点。你我有共同的纽带，使我们能够以别人无法理解的方式接触到对方。妈妈，请为我祈祷。我需要你这么做。一位母亲的祈祷对我的帮助胜过任何别的事物，所以妈妈请务必去做。与巴巴建立联系。他会为那些真正需要的人做任何事。我需要你照我的请求去做，我知道你会的。爱你。”

扎伊娜布前往美拉巴德，做她的“母亲祈祷”。她在三摩地待了几小时，恳求巴巴帮助她儿子进入来生。接着她和孩子倾心交谈，回到普纳的她简直判若两人。她满面笑容地来看我，和我们大家一起合影留念，第二天就飞回家了。这种转变，它发生的方式，对我来说永远是奇迹。我一遍遍地看到这样的奇迹发生。在伊朗儿子给她的心灵感应信息，她对儿子愿望的爽快答应，她与霍米的所谓巧合相遇，她同我的交往并开始了解美赫巴巴，她的三摩地之旅，开始与儿子的交流，这一切事件达到的顶点是对万事万物的负责者——美赫巴巴的深厚持久之爱。你是否觉得难以置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共时性。这种情况在我们

很多人身上常有发生，但问题在于：我们对此有觉知吗？我们有持续觉知到自己被多么美好地指引和照顾着吗？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会不会也难以置信：就在我写下这一切的时候，接到扎伊娜布从伊朗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正如她儿子承诺的，她现在能收到他富有意义的优美讯息。她激动地看到她丈夫对此事的反应非常积极，而听到来自静默内心的声音让她多么开心。

阿帕纳·查尔克

亲爱的楠，有件事必须让你知道。这段时间我一直问你，卡尔是否肯定把我丈夫带向巴巴了，当然啦，你总是亲切耐心地安抚我的情绪，要我保持信心和信任。

几天前发生了一件奇事。我女儿17岁，在孟买马屯嘎的卡尔萨学院上学。2月18日，她到学校附近的一家手机店，站在那里给手机充值。这家商店还兼营国内国际的长途电话亭。这时，一对外国老年夫妇(可能是英国人，我女儿不确定)过来，想给英国的儿子打个电话。像命运的安排，当时的电话亭坏了。由于附近没有别的电话亭，他们就问我女儿，可否借用她手机打个电话。她爽快地答应了。你猜结果怎么样？

夫妇俩称呼儿子“卡尔”，告诉他“他们到了”。我女儿激动不已，吻了夫妇俩。这对我来说是典型的“卡尔风格”以及美赫巴巴的事例，他们想要给我个暗示：库玛已经到他们那里了。谢谢诸位，爱你们大家。

爱，阿帕纳

米哈伊尔·热尔季科夫

1985年6月，17岁的我参加了盛大的中学毕业典礼并颁发文凭，之后离开校舍。走回家的路上，我被这个问题所困扰：接下来呢？我的人生如何迈出下一步？不一会儿，我有

了奇特体验。我感到某种能量把我挡在十字路口，我失去了身体的所有感觉，除了头顶感到汇集了一种难以描述的能量并弥漫全身，似乎无穷无尽。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不像是我自己的声音）从脑袋内部传来。听着像上千只西藏号角的声音，同时又充满爱与喜乐：“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所有的方向都对你开放，总有一天我将召唤你，我们将改变这个世界。”

这场体验如此深邃，以至于所有的疑问、担忧、怀疑和失望都被一扫而空。我几乎飞跑着回家，开始我的新生活，一个成熟的新阶段。

许多年过去了。我就读医学院，参军，结婚，不久儿子出生。之后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几乎忘了年少时的体验。不过多年来，我继续深化练习瑜伽、太极和静心。1994年的一天，老朋友亚历山大让我读一读《科学与宗教期刊》，其中有篇文章介绍了一个叫奥修（拉杰尼希）的印度神秘家。我在读这名神秘家的谈话录时有所触动。我突然想到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我的朋友并不否认，它是来自一本关于耶稣寓言的书《芥籽》。一开始，对该书的理解非常缓慢，几乎每句话都颠覆了我对生活的全部观念。它的能量让我着迷。

1995年10月29日，发生了意外事件。我的妻子瓦莱里娅于周日上午离家后，再也没回来。她失踪几天后，当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便陷入彻底绝望状态。我跪下来，第一次直接地祈求上帝，哭着求祂不要把她带走。此事为何发生在我身上？再多的搜寻只会加剧无助和徒劳感。我拜访了一位通灵者，被告知她去世的可怕情况后，使我止不住地哭了几小时！

在调查她失踪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我的脑袋里乱作一团，彻底绝望枯竭，根本睡不着。某个时刻，我整个人停摆了，有了如下内视.....

我走在童年时代的街上，朋友尼古拉在我身后。我推着童车，儿子安东坐里面。突然我注意到一只小狗摇着尾巴朝我跑来。它缠在我腿边，我俯身摸摸它，听到它对我说：“带

我走吧！”听到小狗说话令我惊讶，我赶紧缩手，扭头看身后的朋友，问他：“你听到了吗？”

尼古拉回答：“没有，我什么也没听到。”小狗跑在我们前面。突然，一只黑色的大乌鸦扑向它，开始啄它的眼睛。我跳起来，挥腿阻挡乌鸦，此时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将我抓起，像提着羽毛一般带上天空。我屏住呼吸。顷刻之间，这股力量把我放到一座两层楼房的屋顶，然后又轻轻把我放下回到地面。在我面前，几米开外，坐着一个长着雀型脸、黑色大眼的高大男子！他一言未发。我注视他的眼睛，通过眼神接触，我首先感到极深地穿透进入我的存在意识，达到肚脐的源头（称作哈拉）。这时，我觉察到一种“噢姆”音的振动，随之感到无限的力量和喜乐。

我脱离内视状态后，一股势不可挡的能量从内在涌起，我跳了起来，抑制不住满溢的喜悦和自由感。突然间我感到自由、自信和鼓舞。我感到上天的某种力量在帮助我。

我意识到这就是“召唤”，上天的召唤，并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某种微妙临在。我明白了，我所看见这位长着雀型脸的人物就是我的导师，他适时适地将慈悲与爱的经验分享给我。不过他是谁呢？

我的生活开始改变。我开始阅读研究各种灵修传统。我的梦变得愈发清晰连贯。我常常预见事件的细节。这期间在我的魂魄梦中，我经常在一所学校，那里有导师和不同的训练和测验，对自己头脑中的恐惧和限制不予认同。

有时候，我的梦或内视非常清晰不可预测，以至于说不清哪儿是梦的结束和现实的开始。随着这一切持续发生，我开始体验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把我系缚于物质现实浊界的任何经验。从那以后，将我的梦与现实隔开的界线完全消失了。

2000年11月，我首次来到印度。我不懂当地语言，没有明确计划；只有一股强烈决心要找到那位存在我内里的大师。我与同趟航班的几个俄罗斯游客一起，去了萨提亚·赛巴巴的道场。我在那里待了三天，感觉不到任何联结。之后我来到普纳的奥修道场，遇到一

些很有趣的人，他们在静心和觉知方面境界较高，有几位成为我的临时教师。我成为桑雅生，并接受了法名：斯瓦米·尼拉夫·亚基兹，意思是“觉知静默”。

在普纳的几个月，我经历了很多重大的体验，之后去了喜马拉雅山。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我结识了来自英国的女孩伊莱娜。我感到我们俩有紧密的联结，便开始与她分享求道方面的一切可能。我们一起前往俄罗斯，带她去了很多灵性上重要的地方。18个月后，我们回到印度，有机会加入了奥修道场的居民项目。我们为道场做了三个月的义工。我希望看到全世界的人都这样生活——没有竞争，没有金钱！有一次在《奥修时代》杂志上，我看到一篇关于当代成道大师的文章。奥修通常对所有类型的古鲁都很挑剔。不过他承认美赫巴巴是成道的。我以前没听说过他的名字。我读到，巴巴确实是成道的大师；他对玛司特、苦行僧和麻风病人工作，在印度各地为这些人建立专用埃舍。我意识到美赫巴巴在服务那些不幸者，而这些人是不被容许进入奥修道场的。事实上，美赫巴巴还特意去寻找这些人并帮助他们。我产生浓厚兴趣，觉得最好是找到美赫巴巴的陵墓；去顶拜，去感恩地接触，并与这位成道者建立联系。我开始向当地的桑雅生打听巴巴的情况，但很少人听说过他。有个人告诉我怎么去美赫巴巴的圣陵三摩地，距离普纳大约有100公里。

在奥修的三摩地（保存着他的骨灰），晚间静心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我多次与这个空间产生共鸣，与他有精神联系。最后一次有这种联系时，他对我说：“现在你的脐轮干净了，你可以走了。”我觉得自己哪儿都不想去。但不知怎的，几天后，在我生日那天，我们得到休假，我和伊莱娜两人去了美拉巴德。

我们走在通往美赫巴巴三摩地的路上，那地方静谧而荒寂。天气很热，周围没有其他访客。三摩地的值班者欢迎我们，说：“捷巴巴！”进入后，我们看到一幅巨大的巴巴像，我一下子甚至没有意识到那是画像，以为是真人坐在那里。深入地看，让我突然明白，原来这就是很久以前我在内视中看到的那位“雀脸人”：有鸟喙般长长的大鼻子、黑眼睛和卷曲

长发。如果你从某个角度看着画像，就很像鸟的样子。至少，我第一次内视到他的形象就是这样。我感到：与我保持联系的就是他、那位大师和内在声音！我的灵性探索 and 所有内视都汇聚到这一点上。

我坐在三摩地内的垫子上，闭上眼睛，开始深入内在。从我右手的指尖，开始有某种能量、温暖和喜乐穿透进来。它上升到心脏，开始在那里流动。我认出这种能量是爱；但不是有限的人爱，而是无限的神爱，无量的爱之洋。我知道这是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我思绪活跃，想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甚至睁开眼，四周张望，却未发现什么——只有一块大理石墓碑，上面写着“永恒至爱-阿瓦塔美赫巴巴”。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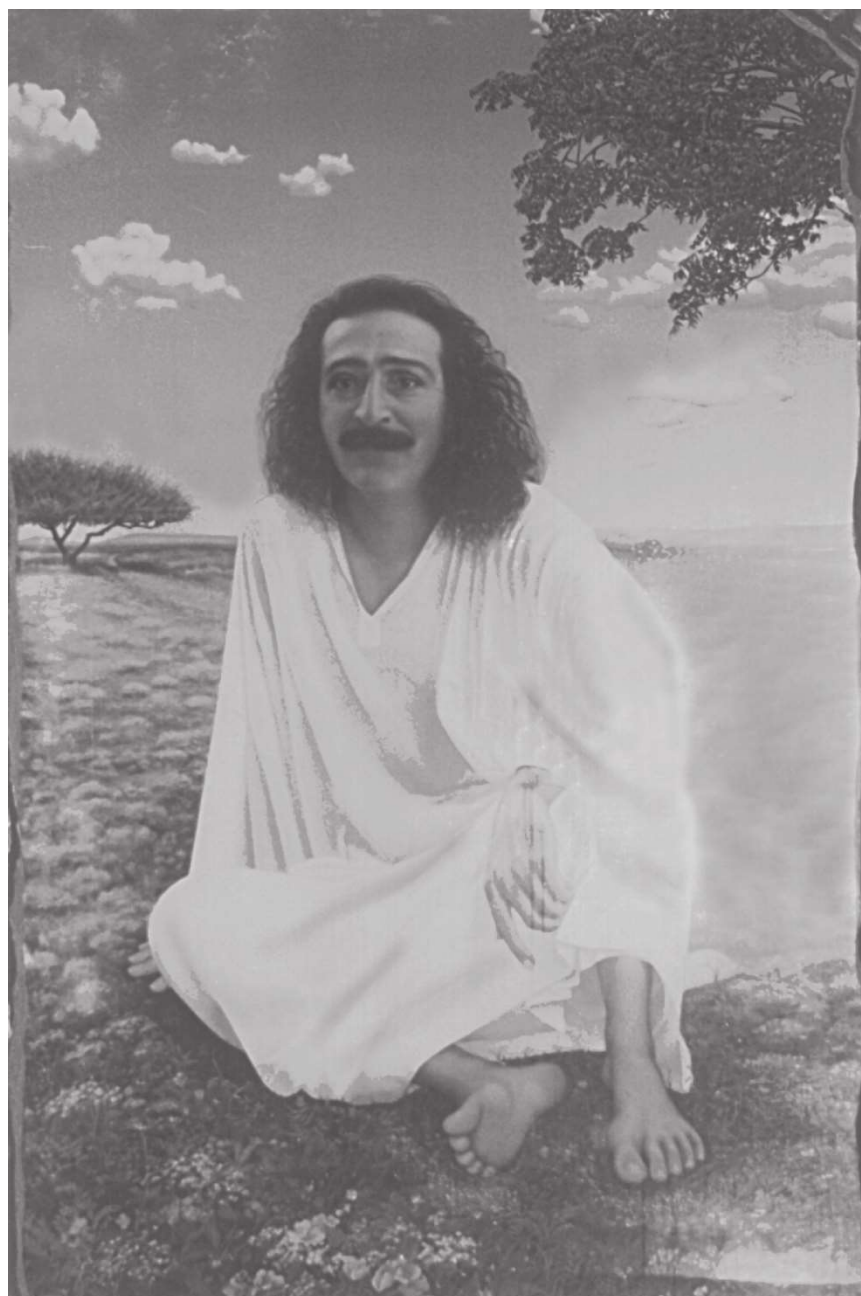
我知道我一定会回到美拉巴德，因为这是我一辈子在寻找的地方！美赫巴巴正是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刻帮助过我的大师。我认出并感受到他的能量，知道他的名字，认出他的面容！此外，去三摩地的旅程对于我似乎很熟悉——铁路、山峦、将我包裹的光柱——在以前的内视中都见过。

2004年初，我回到美拉巴德。现在这里的一切都不同了。第一个让我感觉亲近并且有联结的人是艾瑞克·纳德尔。现在我首次观看了巴巴在世时的录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每个动作、每个手势都是非凡的，我内在深处充满对他的爱和信任。我感到，并且内心知道：美拉巴德乃是自我认识和灵性成长的沃土。

艾瑞克有一次提出让我在三摩地山上值夜。这是我和巴巴“单独”在一起的好机会，于是我欣然接受。当晚在去三摩地的路上，艾瑞克对我讲了一个故事。

艾瑞克刚到美拉巴德时，巴巴最亲近的弟子美婣还在世；美婣是他的至爱，是人身上帝的阴性面。她告诉艾瑞克，将来她去巴巴那里后，俄罗斯人会来美拉巴德。对他说：“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人。请尽可能照顾好他，为他做事。”巴巴离世前告诉过她，这个俄罗斯人肩负使命，会带领许多同胞来美拉巴德。艾瑞克承认，他觉得美婣谈到的那个俄罗斯人

就是我。这对我而言显得不可思议。那天值夜期间，我真正感到我们每个人都是神圣真理的种子，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点，而“唤醒麦粒”正是大师担任的角色。



美赫巴巴

后来我了解到，阿瓦塔的三摩地是我们星球的灵性中心，按照美赫巴巴所述，来到三摩地的人们，无论可能处于何种意识水平，都将永远与他保持联系。巴巴还预言，将来会

有一个大灾难时期，兼有天灾人祸。结果将得到强有力的净化，促使人们接近神。这场净化不可避免，但确切日期从未透露。

我第一次来到美拉扎德（巴巴的寓所）时，感到那里充满爱与和平的氛围，重焕并带来新鲜的灵性自由气息。

一天我在美拉扎德的满德里大厅，跪在巴巴的椅子前。往前顶拜时，清楚地看到巴巴的腿，我没有往上看，用手和头触碰了他的足。那一刻，我发现自己处于难以言喻的喜悦中，彻底臣服并融入那无条件的爱与接纳之洋。

每一次我都发现愈发不舍得离开美拉巴德，只有在有机会对他人分享我的经历时，才会激励我返回俄罗斯。我的目的似乎非常明确——最主要是把巴巴的言论讯息带给俄罗斯民众，带给那些愿意倾听者。

2008年我住在美拉巴德时，恰逢对朝圣者关闭的修缮时期。每年天气炎热季节都是如此，但我没有离开。我在附近私人住宅租了房间，因为我喜欢尽可能深入沉浸于巴巴。在那里我认识一个叫纳林·德夫的印度人，他是当时有名的宝莱坞代唱歌手。听到我妻子失踪的故事后，他大声说：“哦，很有趣！我认识一个叫楠·乌姆瑞伽的女士，她通过在灵界的儿子卡尔，与巴巴交流并得到各种问题的答案。”他谈到宝莱坞的朋友，他们也寻求并获得帮助。他本人也是多亏楠和《沉默之声》一书，才来到美拉巴德的。纳林帮我安排了与她的会面。

一周后，我在普纳见到了楠。我准备了一些问题，关于我失踪的妻子，我的前世，还有今生的使命。几天后我收到她的回复，让我感到确凿无疑。卡尔确认，我在前一生还有多次往世都跟随过阿瓦塔，巴巴很高兴再度遇见我。有关我妻子的事件，现在尚不是公布信息的时候，因为会引出其他人的生活及命运的议题。

这段日子里，我有过和巴巴的其他深刻联系，想同你们分享。

一次内视中，我发现自己有一天坐在路边的长凳上，处于挫败感和痛苦状态。我想要私下独处，努力摆脱几个兴致勃勃的伙伴，他们坚持邀请我去某个地方，冷嘲热讽地挡住我的路。忽然巴巴出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别担心，要开心！”他无声地说。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优美的声音，就转过身。长凳上坐着一个英俊的年轻人，貌似某个神秘的印度王子。他用陌生的语言说话，但我听得懂。这些话宛如极优美的歌声，从他唇间流出。

轻浮嘲弄的伙伴们突然僵住了，开始含着泪听他说话。我注视着这位年轻人的眼睛，感受到我们心灵一体的美妙体验。我记得他最后说的话：“巴巴会给你指路。”我决定请楠问问卡尔，我是否真遇见了巴巴？楠答应会问，因为她也很感兴趣。我刚读完她的书，就收到她的回复，其中卡尔说得很明白。

“亲爱的米哈伊尔，

你与巴巴有热线联系。每当有必要，他可以随时联系你。他可以让你随意旅行、奔赴各地，同时又处于和他的密切联系中。

是的，我深入凝视了你的心灵，你看到了我的眼神，这向你揭示：你此时在美拉巴德是有特殊原因的。巴巴到时候会对你揭示这点。

爱，卡尔”

此后，我下定决心把《沉默之声》翻译出来，因为我希望俄罗斯人能读到此书：关于一个活着的灵魂从无知抵达灵性高峰的旅程。通过楠的直觉提示，我结识了孟买的新朋友杰罕吉尔·吉吉波伊，一块办理了手续，与出版商签订了在俄罗斯出版该书的许可协议。用了一年时间，2011年8月30日，俄语版的《沉默之声——跨越两个世界的桥梁》在俄罗斯土地上出版。

回想起自己尚未听说美赫巴巴、对他的名或存在都一无所知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的

改变有多大。无论分别幻相的力量多强大，无论我们对物质世界的执著多坚固，这些与我们所接受的来自大师的无限爱洋相比，都不算什么。我的生命不再有世俗目标。我通过帮助求道者找到道路、转向内在并且实现自己的高我，来努力服务美赫巴巴。

阿瓦塔美赫巴巴凯捷！



第十三章

从艺术到心灵

你刚才和巴巴一起走遍了世界。请继续阅读，且看他接下来会带你去哪里。

巴巴喜爱看电影。语言蕴含着巨大力量，加上音乐、舞蹈则变得更强有力。不过巴巴看电影的目的，更多是为了与观众建立内在联系，使他们灵性上受益。

根据在这种场合陪伴巴巴的满德里所述，巴巴只在影院逗留很短的时间，一旦他的工作完成，就会在播映中途离开影院。巴巴说过：“电影界有巨大的潜力，让世人知道他们应该知道的灵性事物。看电影时，观众忘却自己，全神贯注于剧情，遗忘了烦恼及世界。对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忘记自己，证悟神。”

赴国外旅行时，巴巴在马德里、苏黎世、赛德港、伦敦、纽约、巴黎和戛纳都会去看电影。他访问好莱坞打造与电影界的链接，会见了许多演员和导演。他看过很多电影，反之也被拍成电影。

电影媒介由此服务另一目的。它有助于展现阿瓦塔的行动、用字母板授述。巴巴说，将来会有人通过观看银幕上的他而获得觉照，因为“在激发想象力方面，没有比电影更强大的工具了。它启发观众获得更深的理解、更真的情感、更好的生活，而不必与宗教有关——真正的灵性最好地表现在纯爱和无私服务故事中，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最卑微情境里认识和运用真理的故事中。”

马希玛·阿南德

早在 2002 年，我为正在考虑做的一个项目偶然找到名称，叫做“沉默之声”。我当时并不知道，该想法本身会成为一个漫长无尽旅程的起点。

一天，我对一个朋友提到这个项目名，他马上取出一本同名的书，让我阅读。此前我从未听说这本书及其作者，便随意拿起书，读了起来。前几页就深深吸引了我，我一夜之间读完全书。次日早上，我日程上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作者楠·乌姆瑞伽。我给认识的每个人打电话查找她的线索，但努力无果。后来我就忘了此事。

我的另一个项目把我带到雅典，必须在那儿做一场演示。虽然过程顺利，但观众当中有人的评论让我有点震惊。吃午饭时，我为此事感到心烦郁闷，让我意外的是，一位来自伦敦的女士问可否和我共进午餐。看到我心情不佳，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卡片，递给我。上面有美赫巴巴的照片以及箴言：“别担心，要开心！”

不知何故，但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楠·乌姆瑞伽吗？”她说她知道伦敦有个人认识楠，她会想办法为我查到细节。她信守诺言，我一飞回印度，就收到安妮塔·拉姆禅达尼从伦敦发来的邮件，给了楠在普纳的联系方式。我迫不及待地给她打了电话。让我惊喜的是——那天她恰好在孟买！我们在麦当劳见面吃午饭，我坐在那儿，睁大眼睛听她讲述卡尔和他显迹的所有奇妙故事。

我对“彼岸”的信仰一直不可动摇，总觉得两个世界是共存的。我常想把这一切拍成电视纪录片。电影或电视中常见的刻画方式让我不满意，而我作为一名电影制作者，希望有所作为。我的脑子开始运转。也许卡尔是实现目标的一个路径？当时我正为 Zee TV 制作关于超自然现象的节目，于是向频道组推荐卡尔和楠的故事，但我的主意被否决了。不过我并未放弃希望。

第二年，伦敦的真人秀电视节目跟我们签约，制作印度国内十个富有人情味的故事。于是我悄悄把楠的故事塞进这批节目中，当然获批了。但有个条件：频道组不想要带有任何宗教或灵性内涵的故事，因此我被要求不把有关美赫巴巴的任何信息放入影片。这是令人不快的条款，但我接受了，因为万事开头难。因此我们在普纳楠的家拍摄了一天。我永远记得那种满足的体验——没有工作压力，整个气氛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和平气息。整批十部影片在剪辑后被寄往伦敦。这个特别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不仅对频道组而且对观众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安妮塔要来孟买，我们将要第一次见面。她打电话说已经为我预约好，和她一起前往美拉巴德。我不知此行会有何收获，因为除了在楠的书中读到的，我对美赫巴巴几乎一无所知。不管怎样我还是去了。我被带到三摩地，坐在那里不知该做什么或说什么。所以我只是抬头看着他的肖像，对他说：“巴巴，我不知道您为何带我来这里？我对您了解不多，所以如果您想让我带着某种信仰回去，请在我离开前，以活生生的人身出现在我面前吧。”随后不复在意。第二天上午，朝圣者中心的每个人被送到美拉扎德的巴巴寓所，难以置信的是，我在那里果真看到了巴巴！我们聚集在一个昏暗房间，播映了一部巴巴电影的完整大屏幕预告片！我果真看到了像真人那样大的巴巴。我有点震惊，但很开心地返回孟买！

此后的将近两年里，巴巴在我的生活中很合宜地退居次要位置。虽然就在来年，他又让我瞥见他一眼，可我是个傻瓜，没有看出来。我还是不肯看更宏大的图景！我当时在为世界儿童全球和平项目工作，应迪帕克·乔普拉的邀请，赴波多黎各参加一场叫“新人类同盟”的会议。我要同瑞奇·马丁和贝蒂·威廉姆斯一起做一场演示。这是上帝赐予的机会，我不断问自己究竟做了什么能配得这种待遇？与我协作的那位先生是一位非常和蔼的波多黎各人，名叫阿塞尼奥·罗德里格斯。有一次我拨打他的手机，转到了语音信箱让我

留言，他的语音信息最后说：“捷巴巴！”这让我大吃一惊，不禁思忖这是哪位巴巴？

从我抵达波多黎各，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个问题。辞别之际，阿塞尼奥拥抱了我，并问我居住孟买哪个区域。我问他是否去过印度，他回答说经常去一个叫美拉巴德的地方拜访美赫巴巴三摩地！啊哈！我找到了语音信箱里“巴巴”的答案！他随后对我讲了他的故事。“新人类同盟”显然是美赫巴巴的智慧结晶。阿塞尼奥曾向巴巴祈祷，然后把整个事情交托于祂。要在波多黎各这样的地方组织一场国际会议是了不起的事。然而巴巴让这一切实现了！我对此印象特别深刻。

今年 8 月，一个居住美国的朋友找我谈到加州将要举办的一场灵性电影节。因为我所拍摄电影的大部分主题都是灵性方面的，她觉得我可能有影片可以提交。由于我当时没有现成的，她就让我制作一部。我认真考虑了几天，直到浮现可能性。由于为上部电影拍摄了有关卡尔和楠的充足素材，我需要做的就是多拍些素材，也许这次可以把巴巴加入电影。是的，我想，会使之成为一部完整影片！我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楠，同她商量我的想法。她积极响应，但告诉我要在美拉巴德的里外场地拍摄，必须先走流程、获得所有必要的许可。于是我马上发邮件申请许可。不到一周，邮箱就收到了全部的许可文件。

我本打算制作一部时长 10 分钟的电影，只需拍摄一两天，故决定自掏腰包投入资金。但后来收到在美国朋友的邮件，指明电影的最短时长必须达到 20 分钟。现在怎么办呢？我没有钱拍更长的电影。不管怎样，我只好继续。我开始写故事情节。由于我对巴巴和美拉巴德了解甚少，必须联系某个能够为我提供所有必要信息的人。接下来一周，在朋友家的一场商务晚餐被证明是一系列奇迹的开始，并延续到后来几个月。用灵性术语，我们称之为共时性。我被介绍给一个叫英德拉妮·拉索尔的女士，她在另一个电视频道工作。我们整晚都在闲聊无关痛痒的话题，直到辞别时，她说开车送我一程。一上车，我就看到她的汽车仪表盘上贴着三张美赫巴巴的照片。关车门之前，我看着她，问了明摆着的问题。她

说自己嫁到一个巴巴爱者的家庭。接着她当然想知道，我和巴巴有什么交集。我提起自己很想拍一部关于巴巴的电影，她顿时兴致盎然，当晚我们一直聊到凌晨4点！锦上添花的是，后来我们进入同个住宅区，发现彼此的家竟然只隔了一个街区！

我步入她家，迎面看到一幅巨大的巴巴像。无论走到房间哪个方向，他的眼神都跟着我。自感仿佛被他一直看护着。英德拉妮对我讲述了她的生活和对巴巴的喜爱。后来交谈中间，她站起身，为我取来五六本关于巴巴的书，是她的公公拉索尔教授写的，他住在美拉巴德三摩地的附近。所以这下解决了我所需要的关于巴巴的所有学术信息！

凌晨4点我离开她家之前，英德拉妮问我，对电影的制作还有没有疑问。当然有。钱从哪里来？她让我当场把疑问交到巴巴足前，请他来照顾之。好吧，此事别无选择，我决定就这么做，然后回家睡觉。上午10点，我被楠的电话吵醒。她给我一些人的电话号码，这些人曾经找她想制作巴巴电影。她认为也许他们可以同我分享想法，因为看来我们都打算做同样的事情。我给普纳的苏雷什·达古尔先生打了电话。他说当晚他要飞赴香港，不过愿意在去机场之前，在孟买和我一起喝咖啡聊几分钟。当晚我们简短会面，不知不觉间，我有了电影制片人！

所有这些经历，本该教会我这个道理：我并非“做者”，但由于自我很强，我不想失去对项目的控制。我该如何向你解释，从那以后在电影制作过程中发生的每件事都无异于奇迹？甚至到了最后我觉得，途中每一步我都在与上帝对话。我这辈子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资金现已到位，开始制作电影。在写脚本的过程中，从卡尔和“彼岸”传来很多令人鼓舞的讯息。这是让我们遵循的美好引领，同时又令人惶恐，因为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一次又一次，不断地传来巴巴的一条特别讯息：这部电影应当完全聚集于“爱”。这成为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该如何在银幕上生动地刻画这点呢？

我决定从母子之爱开始，尽可能好好刻画一位母亲通过已故的儿子找到上帝的旅程。

没错，她的旅程是通过一种叫自动书写的工具，但这全都是由爱所启发的。对许多巴巴爱者来说，这是一种秘术。所以我们很可能会遭到某些人的抨击，也要为伤害其他人的感情负责。我们在走钢丝！但我认为，巴巴对我也有他的计划。我在每一步都得到美妙的引导，最主要的是来自我的制片人苏雷什吉。他是严厉的监工，很难取悦。但他不断地苛求完美，以及极力主张尽可能多地包含巴巴的内容，使我备加努力。他决意要做到尽善尽美。我们用了近六个月才完成这部电影，但对我而言这一切都很值得，因为该过程使我更亲近巴巴。这是生活的本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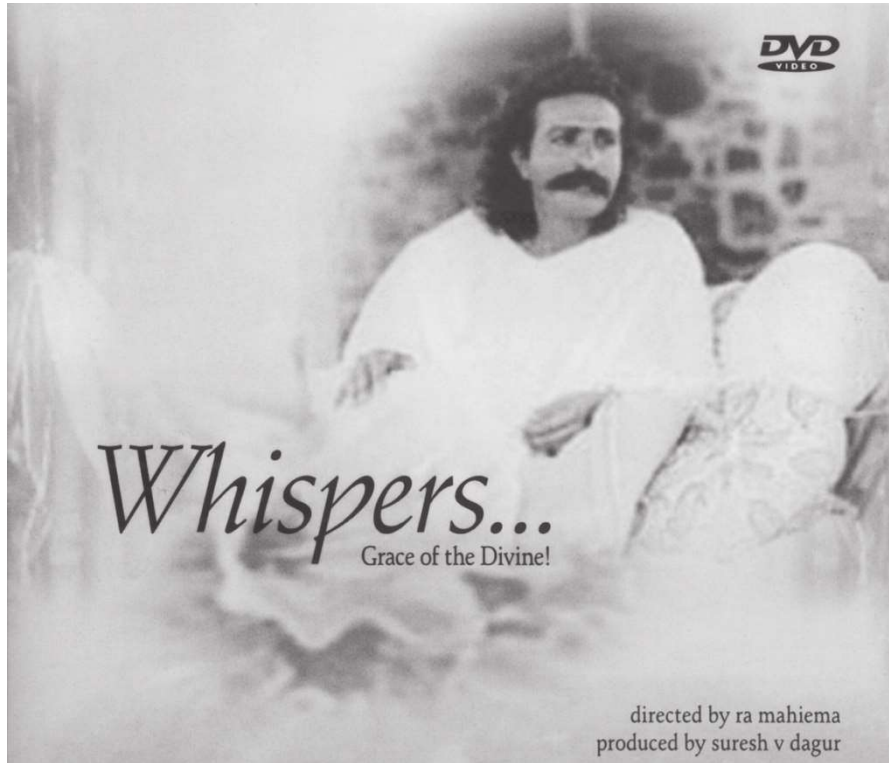
烦扰和痛苦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不过，当我们建立信心并臣服于更高力量时，就能在平和喜悦中前行。

电影现已完成。我们观赏之际，不由惊叹：是否真是我们制作的！这不是我们的作品，而是上帝之作！

而且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忘记巴巴。

巴巴说：“由爱启悟时，艺术引向更高领域。爱艺术，该艺术将为你打开内在生命。当你沉浸其中，自我会减少，无限爱会出现，当爱生发时，就获得上帝。所以你看，艺术是怎样把人引向无限上帝的。”

——迪莉娅·德里昂著《巴巴与剧院》



马希玛拍摄的电影《密语》DVD封面

欲购DVD 请联系：赛勒斯·康姆巴塔，手机：9821009715

我们来看，妮哈·沙拉德对我们讲述，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艺术怎样把她带向巴巴的故事。

妮哈·沙拉德

我父母都是著名的艺术家，有三个女儿，我是最小的。我父亲是作家帕德玛什里·沙拉德·乔希，我母亲伊尔法娜·沙拉德是舞台演员。这是爱的结合，他们有意识地决定不让宗教在自身或孩子的生活中制造任何复杂因素。因此，在我出生的家庭里，上帝或宗教不起主导作用。我的童年无忧无虑，被文学和艺术的氛围所环绕。

生活顺利，那段时期姐姐们结了婚。然而，1991年9月5日父亲的突然去世给我带来第一场重大打击。六天后，母亲中风了。接下来几年，我们的生活成了噩梦。母亲受的苦最多，因为她不得不经几次手术。再加上失去我父亲的精神创伤。这九年里，我母亲经历

了很多挣扎，一方面她渴望去另一个世界伴随我父亲，另一方面我们想把她留在我们身边。她战胜了我們，于1999年7月6日去世。

在我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的那九年期间，我从不同来源获得一些暗示和线索。有一次，接到一个奇怪的电话，说我父亲想和我说话。有人甚至给我寄来巴夫纳格瑞夫妇的著作《灵界法则》。我被引见给一名自动书写专家，但我的养育背景、因母亲健康状况带来的心境、父亲去世后家庭的动荡以及由于这些境况一下子落到我肩上的责任，阻碍了我深入研究或关注这些事件。

1996年之后，我被灵气和其他疗愈形式所吸引。我甚至不认识的人们，给了我几本关于疗愈和灵性的书。读了书，让我对这些疗愈艺术有所了解。对这种信心成长的初步接受，把我带到了舍地赛巴巴的寺庙。

2002年10月，我开始了解美赫巴巴并与他建立关系。一整月我都收到关于美赫巴巴的书，看到他的照片。我从不同来源听到关于巴巴的大量事迹。这一切的高潮是我收到了楠·乌姆瑞伽的书《沉默之声》。我读了此书，让我明白了已故的父母试图与我交流的种种经历。读完书三天后，我启程去了美拉巴德。我相信自己去了正确的地方，一路祈祷巴巴给我个信号，以表明我父母和他在一起。

我第一次达善了巴巴的三摩地，在他的陵墓前静坐。不到几分钟，一位女士来找我，问道：“你是沙拉德·乔希的女儿吗？伊尔法娜在哪儿？”这让我很吃惊，但我立刻明白了巴巴对我传达的意思。我激动万分。

2002年12月，第二次拜访美拉巴德时，我偶然遇到茹帕姆，她也得到楠·乌姆瑞伽的帮助，已成为美赫巴巴的铁杆信徒。她很友善地提出把我介绍给她的好友楠。2002年12月14日，我在普纳第一次见到楠，使我更加坚信我父母活在另一个层面上。卡尔告诉我，我父母在一起，他们和巴巴在一起，并决定共度未来的生活！他们向我传达：他们也很高兴

我终于和他们取得联系。我现在心安了。

从那以后，几年过去了。我在灵性上取得了进步，不再需要这些类型的保证。我现在通过巴巴进行疗愈，每一步他都在引导我。他使我认识了许多著名的治疗师。也有几个病人来找我治疗。我把这归功于巴巴的恩典，他给我提供了这个方向。我想到最近的事件是有个4天的紫绀新生儿从班加罗尔过来。她的父母心急如焚地寻求帮助，因为婴孩必须在两天内做手术，而且要做三场手术。一场是心脏手术，另两场是肺手术。我的灵气能量被巴巴的能量所增强，因为我祈请了巴巴关照这名婴儿的疗愈、医生和她入住的医院。前一天晚上，我把巴巴的能量传输给他们。手术那天，我在静心过程中，看见巴巴站在婴儿旁边给她做手术！上午10点半左右，实际手术开始时，医生们发现婴儿相当健康，便决定不分开在三天做，而是一举做完三场手术。

2003年2月28日，我生日那天在巴巴的三摩地。看见众多的苏非徒在三摩地演奏吉他和唱歌，真是美妙感人的经历。他们祝我生日快乐，我感到自己被父母的、还有巴巴的爱所包围。这次访问结束，我回到家中，感到能量充沛，洋溢着巴巴的爱。

回家后，我在静心的时候，请求卡尔给我个信号表明他是否在我身边，接着发生了一件奇事。过去几天，有个朋友一直坚持让我请她看电影《猫鼠游戏》以庆祝我的生日。我手头没有现金，因为一直未能去银行。我就求助巴巴，猜怎么着！当天下午，一位家族朋友不期而至，赠送我1000卢比作为迟到的生日礼物！我含笑向巴巴道谢，和朋友一起去看了电影。

我看到卡尔了吗？答案是肯定的。他呈现为汤姆·汉克斯扮演的英雄卡尔！也许这是我的想象，但我发现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影片中的卡尔再度帮助一名误入歧途的少年归根溯源。

时至今日，我父亲的名声已经广为流传，我受邀赴西印度群岛、加拿大和英国诵读他

的诗歌和文章。所有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只剩一份重要文件，即美国的过境签证。在登机那天，我突然意识到还需要办理西班牙港的入境许可。这两个国家的领事馆都在城市南端，而我住在城市北端。

我匆匆赶到美国大使馆，却发现太迟了，大使馆已经关门。我该怎么办？我只能祈求巴巴帮助我办这些手续。巴巴确实在积极地为我办完这些手续。你可能想知道如何做到的？我行程的组织者向美国领事馆强调了我过境签证的紧急性。这很可能是极罕见的——一个事例：门重新打开，我的护照被完整盖章。在孟买机场，我收到西班牙港的入境许可函。我过了许久，费了好大劲才敢相信，自己乘上了正点飞往西印度群岛的飞机。

如果这还不够，在我六周的旅行期间，还有巴巴恩典的更多振奋证据！我有幸达善了赛古鲁舍地赛巴巴（他是将我带向美赫巴巴的媒介）。在我旅行期间到访的每个国家，每个周四都会以画像和寺庙的形式出现。如果这还不是巴巴恩典的奇迹，还有什么呢？

在结束之前，我想同读者分享一件美好的事情。一天，我坐在下美拉巴德的拉乎里小屋，巴巴的画像前。一名少女坐在我旁边，在我朋友瓦苏达·科塔里医生的前方。当我祈祷完起来时，弯腰吻了那少女的额头，然后走出。瓦苏达问我是否认识这女孩，我说以前从未见过她，我们俩都笑了。次日早餐期间，那女孩过来问候我们，介绍自己叫美赫·密巴提瓦拉。她提到前一天是她生日，坐在拉乎里小屋时，请求巴巴给她一个爱的信号。“就在那一刻，你过来吻了我的额头！”她说。我笑了，这种笑与日俱增，因为我在美赫巴巴的羽翼下。感谢巴巴！



第十四章

巴巴的沉默

“恒古以来，我曾经制定了不少的准则与戒律，然而人类却置之不理。人对神言的违背，使阿瓦塔的教义成为笑柄。人类不奉行他所教导的慈悲，反以他的名义发动圣战；不实践他所启示的谦卑、纯洁与真理，却让步于仇恨、贪婪与暴力。

由于人类对神在以往所制定的准则和戒律置若罔闻，所以在本次阿瓦塔形体中，我保持沉默。”
——美赫巴巴

一群来自普纳的年轻人都很兴奋，排队准备前往美拉巴德。这对于我几乎也是崭新的体验，因为从髌部骨折那一天起，我已经有三年未能成行。不过我现在好多了，所以巴士把我们送到美拉巴德后，我就带他们去拜谒三摩地，顶礼至爱巴巴。我决定大家从旧朝圣者中心出发，朝三摩地走去。

回到这座旧建筑，勾起了我1985年第一次到美拉巴德的记忆：怎样认识了巴巴的许多老爱者——朵丽和佳尔·达斯托、海瑟·纳德尔、艾伦·瓦格纳和加利·克莱纳。简直难以置信，27年后他们还都在那里。他们热情地欢迎我，拥抱我——我感觉又回家了。

我同大家走过花园时，依然想着旧日时光——走在同样的老树下，经过男满德里墓地，穿过篮球场，走过巴巴写书的桌屋，经过穆罕默德玛司特的宿舍，进入旧满德里大厅，在那里我们看到至师们的旧照片、意识进化图，并达善了巴巴的椅子。

我们一走出来，就回到巴巴的小屋（Jhopdi）——巴巴在这里开始保持沉默，并在余生44年里再也没有说话。

这批年轻人仔细地聆听我的所有介绍，不过关于巴巴沉默的所见所闻，让全体新来者深深地着迷。他们热切地提出如下问题。

问：44年！巴巴保持彻底沉默了44年？太难以置信了！你的意思是，这是巴巴进去之后再也没有说过话的地方吗？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答：在1925年7月10日巴巴开始持续不断的沉默之前，有几次他曾断续地保持过短期沉默。但在1925年6月，巴巴对满德里（跟随他的亲密门徒）宣布，他将从7月10日起保持大约一年或一年半的长期沉默。他声明，这不是他采取的某种苦行或灵性修炼，因为他自身不再有什么要达成或获得的。他的沉默关系到世界的未来，纯粹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保持。



美赫巴巴的小屋

当时赫兹拉-巴巴简学校的一名本地老师恳求巴巴说：如果他沉默不言，如何来教导。

巴巴答道：“我不是来教导，而是来唤醒！”这是他对圈子外人士说的最后一句话，该讯息表明他对世界的神圣使命。

对了，说到五位至师之一赫兹拉·巴巴简，巴巴还提到，他要保持长期沉默的一个原因与赫兹拉·巴巴简有关：“我必须为额外的灵性工作保持沉默，因为不久的将来巴巴简将离开肉身。”

问：他有没有给身边的跟随者交代最后的指示？

答：确实有！他是极为务实缜密的大师。1925年7月8日，亦即开始沉默之前两天，他召开了男满德里会议，就接下来一年左右他的沉默期间，给他们每人指示具体职责。他勉励满德里要利用身体为他人服务，并要求他们照顾好健康。

问：但是，7月10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他只是停止说话？

答：好，首先我来告诉你们前一天发生的事。1925年7月9日，巴巴再次对大家详细说明各个事项，清楚地阐明每人的职责。只有五人被指定与巴巴说话，谈话仅涉及他们被委派的任务，只在每天指定的时间。

同样地，巴巴去了女子宿舍，就她们的职责给予指示。他要求她们照顾好健康，像为自己孩子做饭那样为学校的全体学生做饭。

后来晚上8点左右，巴巴去了男满德里宿舍，再度嘱咐他们，从第二天起他将保持沉默；他们应当一如既往地处理好美拉巴德的各个事项。他要求他们不要担心任何事，如果他们适当履行职责并且服从他的指示，美拉巴德的一切都会顺利运行。并再次强调他们应照顾好健康。

还有，巴巴进入小屋前的另一条重要指示是：“每次夜间外出，都要随身带一盏灯。要

当心蛇！我会从世间一切灾祸中救出你们，但如果你们被蛇咬，我不会帮助。因此要小心！”

晚上8点半他讲完指示，最后说：“现在我要去小屋了。你们都去睡吧。”

问：然后从第二天起，他就沉默了？

答：等等，别这么急，当天还没结束。后来发生了戏剧性事件。一名满德里帕椎出去小解。才走几步，就发现路上有条眼镜蛇。那个年代，这地方常有蛇蝎出没，但现在没有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于是帕椎大叫：“蛇！蛇！”其他男子拿着棍跑出来，巴巴从小屋走出，询问何故喧闹。得知是蛇的事情后，巴巴很满意帕椎遵从了他的提灯指示。

他随后走到女子宿舍，与她们简短交谈，说她们这天多次听到他的声音是多么幸运，而发生蛇的事件，又给她们提供了最后听他说话的机会。

问：从第二天起，巴巴就不说话了？

答：是的。次日，1925年7月10日周五，他于凌晨5点起床，像往常一样询问了满德里的工作、学生们的健康、睡眠和饮食状况，并照常从事一切活动，不同的是——他不再说话，而是采用书写。就这样积日成周，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虽然他保持沉默，但身边的弟子们都感到巴巴的日常活动变得愈发活跃。

巴巴的嗓音十分优美，天性非常开朗，常常自发地放声唱歌或吟诗。很多满德里疑惑他能否保持长期的沉默。但是日复一日，他们敬佩地看到大师一言未发。他始终保持着完美的自控。巴巴热爱音乐，他仍会参加巴赞活动，用手击鼓；或为歌手打拍子。但是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优美嗓音了。

问：所以他不再说话，终其一生都是通过书写来管理所有的活动？

答：不是。最初他要么用铅笔或钢笔在纸上、要么用粉笔在石板上书写。这摞石板非常笨重，因为无论他到哪里，都需要带着。不过，他在写完那本尚未面世的书之后（我迟点会谈到这本书），从1927年1月起就彻底停止书写。

问：他真的写了一本书？

答：是的。他停止说话三天后，于1925年7月13日开始写一本神秘的书。这项工作也是在他的小屋开始的。每天，清晨沐浴后，他从5点开始写到8点半左右。之后，他会忙于处理其他事务。巴巴表示在写书时使用了几种语言，并透露其中有迄今不为人知的灵性秘密。没有人读过完整的书。你们看到这张桌屋了？这也是撰写该书的主要地方。桌屋是同年10月特别建造的，但原来位置在别处，更靠近大路。这是极为珍贵的著作，巴巴到哪里都带着它，包括访问西方期间。书稿被放在一只上了锁的金属盒里。后来时不时被保管在印度和国外多家银行的保险柜里。

问：对不起打断一下，楠，现在书在哪里？

答：真希望我知道！巴巴离开肉身前几天，一名满德里，我记得是埃瑞奇，问巴巴该书的下落，巴巴打手势表示书很安全，时机合适将会面世。所以无人知晓书在哪里。我们可以肯定巴巴胸有成竹，一旦时机合适就会面世。

问：你说，从那以后他彻底停止书写？他是如何进行交流的？

答：他没有完全停止书写。绝对必要时，比如在重要文件上或者他想要书写之处，他会签署姓名或首字母缩写！

至于他的交流，最初他会指着报纸上的字母或单词传达思想。但这是个费时麻烦的过

程。故一名满德里禅吉在一张纸上打印了大写英文字母表，巴巴开始随身携带用于拼写单词。再后来，将字母表和数字 0 至 9 绘制在一块便于使用的胶合板上，后来这被称为字母板，巴巴从 1927 年 1 月 7 日开始使用，持续用了多年。

问：很多年？不是终其一生？

答：没错。1954 年 10 月 7 日起，他放弃使用字母板，之后仅仅靠独特手语和脸部表情进行交流。满德里擅长为他阅读字母板以及手势。

问：哇！太有意思了！

答：而且令人好奇。

问：但巴巴本打算只保持沉默一年左右。他为什么没有打破沉默？

答：坦白说，巴巴的事只有巴巴知道。但确实有时他曾表示，他会在某一天打破沉默，但是那一天下来，巴巴显然没有打破沉默。这种情况发生过好几次。没有人（甚至满德里）真正能够说清，巴巴是已经打破沉默还是尚未打破沉默。这的确是引人入胜的话题。

甚至他关于打破沉默的讯息也不易理解，有时看似矛盾。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巴巴经常告诫我们，“不要试图理解我，我的深度不可测量。只要爱我。”最棒的部分是，那些最关心至爱巴巴的人，毫不在意他是否已经打破沉默。他们只管爱他。

问：你的个人看法是怎样的，楠？你认为他打破沉默了吗？

答：坦白地说，在至爱巴巴所授予关于他的沉默和打破沉默的诸多讯息中，最触动我心灵的是这句讯息：“当我的爱之言冲破其沉默，在你们心中言说，告诉你们我是谁时，你

们将知道那就是你们一直渴望听见的真言。”在这句讯息的前面，巴巴表示，“你们已得到足够的言语；我也得到足够的言语。我不是通过言语给予我所要给的东西。在你完美臣服的沉默里，我始终沉默的爱就能够流向你——永远成为你的，让你保存并与那些寻求我的人分享。”难道这些不是神人亲自给的优美深刻之言？

回到你的问题。是的，巴巴已经在我心中打破沉默，所以我才会来这里。你们读过我的第一本书《沉默之声》，都知道我过去根本不是虔诚类型的人。至爱巴巴以怎样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之后怎样精心安排了一切事情，帮助我到处分享他的美和慷慨之爱！言语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我永远感谢他。

问答环节结束了，但我被这种重焕的热情所激发，很想从巴巴文献中再找一些他对这个引人入胜主题的阐述。下面是我找到的：

当被问及保持沉默的原因时，巴巴答道：

“假若你们问我何故不说话，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感到通过你们全体我在永远谈话。第二，为了缓解通过你们的形体不断谈话之无聊，我在自身形体中保持沉默。第三，一切谈话本身皆闲谈。任何的演讲、讯息、声明、语录——灵性或非灵性的，口述或书写的——若不付诸行动或实践，都只不过是空谈而已。”

另一段优美阐述：“人对神言的违背，使阿瓦塔的教义成为笑柄。人类不奉行他所教导的慈悲，反以他的名义发动圣战；不实践他所启示的谦卑、纯洁与真理，却让步于仇恨、贪婪与暴力。由于人类对神在以往所制定的准则和戒律置若罔闻，所以在本次阿瓦塔形体中，我保持沉默。”

然后是这段最美的话：“我从不沉默。我永在言说。在灵魂深处听见的声音，就是我的声音——灵感、直觉、指引之音。对善于接受该声音者，我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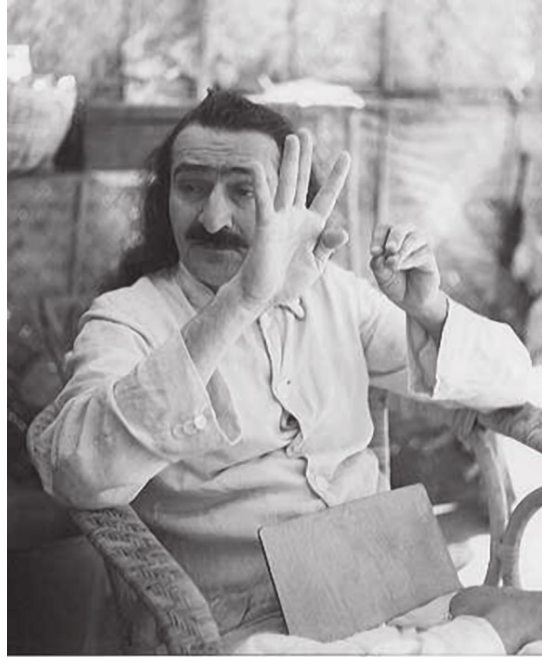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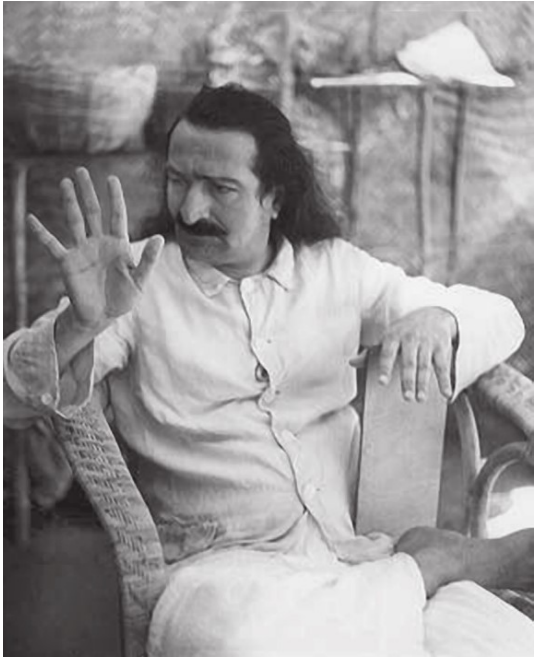
提出这点可能并无不妥：至爱巴巴在世期间发布的一些声明是隐秘难解的，带着神秘的模糊性。这些声明不是为了否定理性或让人困惑，只是说明：语言无力解释或表达巴巴内在灵性工作的深层神秘方面。

有很多年，巴巴都要求跟随者于7月10日保持沉默或禁食。不过在1968年5月发布的《生活公告》中（关于沉默主题最后发布的公告），他要求爱者和自愿者从7月9日午夜至7月10日午夜（我推测是当地时间）保持24小时的彻底沉默。没有给予禁食选项。

尽管美赫巴巴并没有规定跟随者一定要继续保持沉默，但大多数爱者为了纪念他的最后愿望，都乐意在每年的7月10日非正式地自愿保持沉默。

那确实是很棒的体验！





巴巴“沉默”时的多样心情



第十五章

坚强的心

2006年10月7日，我第一次接到恰露·玛里克打来的电话，当时她在德里。她的小儿子阿洛克刚刚去世，有人跟她讲起我的《沉默之声》一书。读了卡尔·乌姆瑞伽的故事，让她想起自己跟他同年级时的学生时代。

恰露很想联系她儿子，因为她觉得两人还残留一些想法尚未交流，话未说完。就在他进入重症监护室之前，曾拼命想要对她讲话，但医生不许他这么做。

收到阿洛克的第一条讯息就使她安心下来。他把要说的话都告诉了她，恰露终于松了口气。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随着对她的更多了解，我有个明显的印象：她有一颗坚强的心，不会被生活中的逆境打败。

几个月后，我正好到德里，在一个叫“月光”的地方做关于《沉默之声》的讲谈，便借机看望了恰露。尽管我知道她患有肌肉萎缩症，但对看到的情况毫无准备。我推开门，看到一位衣着得体的女士躺在床上。她的头发往后梳得整洁利落，腿上盖着干净的白毯子，上面有玫瑰图案。雅致的手上戴着闪亮的红手镯，手指上的粉色指甲修剪得很完美，双手交叉安详地放在胸前。她脸上带着优美的微笑表示欢迎。让我坐到她旁边的椅子上，此时我注意到女仆不得不扭过头，以便她那双明亮的大眼睛可以看着我。她身后的墙上挂着两幅照片，我立刻明白照片中的少年正是她深爱的儿子阿洛克。

那天我们的交谈过程中，她对我讲述了她令人心碎的故事。

恰露·玛里克

“我爱神，我爱美赫巴巴，还有爸爸，我深爱你们。”

这是 2005 年 12 月 1 日阿洛克在离开我们之前最后说的话。这是神对任何母亲可能施加的最大打击之一。那天我失去了唯一的孩子。我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肌肉萎缩症共存——这是一种持续的慢性肌肉退化。该病基本无可救治，发展到晚期，患者只能卧床或在轮椅上度日。

我曾是正常的孩子，有许多美好的梦想和抱负。19 岁那年，我嫁给了苏尼尔，我理想中的男人。在我们过去 31 年的生活中，他一直是我的守护天使和力量支柱，名副其实地帮助我度过了考验和磨难。得知我身体障碍时的震惊，以及我们的儿子徒劳地为生存而战，都使他深受打击——然而他甘愿为我们俩牺牲每一刻生命。

我一直有点害怕医院、医生和打针。因此 21 岁那年，我意识到人生的大部分将不得不被这些事情围绕时，感到非常难过。我被告知，我的寿命现在只剩下七到十年了。令人惊讶的是，我对此从来不是太担心，也从不会说“为何是我”？我从小就对舍地赛巴巴有坚定信仰，我知道他会永远在我身边。我也很清楚每件事的发生都有原因，往往我们只是不知道为何发生某些事情。

我 26 岁时怀孕了。我一直喜爱孩子，相信这是赛巴巴给我的礼物。尽管我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连走路都困难的阶段，并充分意识到自己可能在分娩时丧命，但我依然决定继续妊娠。

1988 年 5 月 26 日，阿洛克出生了，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医生们称他为“奇迹孩子”，因为根据我的病史，他们不太相信我可以生孩子。1981 年 5 月 26 日，我曾失去第一个孩子，所以在 7 年后的同一天阿洛克出生了，这让我颇感惊奇！

阿洛克的成长如同正常孩子。他对我关心备至，为我做小事，帮我推轮椅走动。他似乎总是生活在当下。我经常想，他是否内心深处知道神的计划，因为他在12岁时已经达到很高的灵性水平，对萨提亚·赛巴巴的信仰坚定不移。

岁月如梦流逝。阿洛克顺利成长，在学校表现良好。身边的喜悦和幸福使我能够妥善处理病情。然而我对未来的事情毫无准备。2000年5月3日，我们得知阿洛克患了肾衰竭。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病因，但肾移植是唯一选择。在这种时刻，尽管我会质疑神，但我信心足够强大，使我相信：不管怎样，阿洛克都会得到照顾。我丈夫苏尼尔毫不犹豫地提出捐献肾脏。2001年1月18日，世上我最爱的两个人同时进了手术室。移植手术后，阿洛克对萨提亚·赛巴巴的信心比过去更强了。看到这孩子自己遭受大苦，却不断地用勇敢的话安慰我“妈妈，别担心！我们会应付出现的情况”，使我再次意识到我的儿子是多么特别的灵魂。

在这场令人心痛的考验中，阿洛克始终保持冷静坚强。尽管他知道谁都无能为力缓解他的疼痛，却一次也没有绝望或丧失希望过。现在我有些问题要问神。当阿洛克求救时，祂在哪里？祂怎么能对我的呼求置若罔闻？尽管某个时刻阿洛克一定意识到治疗的徒劳，却保持着勇敢乐观。当朋友们在享受最后一年的学校生活时，他却躺在医院病床上度过最后的日子。他在重症监护室被戴上呼吸机时，不停地挥手，仿佛在空中写字。医生告诉我们他想要纸，但是神的力量已经接管，阿洛克再也不能写字，也不能摘下呼吸机了。

2005年12月1日阿洛克去世，死因是真菌感染也可能是医疗事故，我的整个世界崩溃了。我和神的关系彻底结束。我再也不想向祂祈祷。看到儿子了无生机的遗体，我想最后一次拥抱他时，身体滑倒，肩膀脱臼。遗体火化后，我被送往医院。在手术室外，躺在担架上，我看到这就是阿洛克出生的那家医院。神用这种方式说：“我在这里把他交给你，现在你把他交还我了。”在我人生的这段低谷期，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2006年10月我见到她，

当时她正在德里举办《沉默之声》发布会。我和她度过一些珍贵时刻，很快开始读她的书。

2006年10月17日，我收到阿洛克的第一条讯息。一开始由卡尔解释阿洛克为何这么快就离开我们。还解释了他临终想要告诉我们的话——感谢我们和他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光，并且希望看到我快乐，照顾好余生。他还表示想看到他父亲快乐。

来自卡尔的第二条讯息，就我们生活中的事件为何那样发生，给了我们更多答案。写道，“你承担了他的业力，因此他可以从携带已久的这个负担中解脱出来。你因为对他的爱而选择经历这种痛苦，因此他获得了自由，而你留在痛苦中。你还有一世陪伴亲爱的儿子之后，巴巴也将给你自由礼物。”他让我们放心，美赫巴巴和阿洛克在一起。卡尔总会给出关于神的美好讯息，我开始相信他说的话。我内心深处开始用这个思想安慰自己：阿洛克是有原因才来世上的，现在他和巴巴在更好的地方。就这样讯息不断地收到，许多信号和礼物向我们传来，证明真的是阿洛克从另一个世界对我们说话。不过他生日那天传来的讯息真正让我吃了定心丸。

2007年5月26日，我问过楠，阿洛克希望我在他生日那天做什么。我听说普纳那天发生了骚乱，所以寄给我的信没有及时收到。我已经计划当天在家里举办一场“巴赞”，将由我的表弟来演唱。像是命运的安排，我表弟和一位先生过来，并介绍他叫阿洛克。我无以言表自己的感受——眼泪从脸颊滑落——阿洛克来到阿洛克的生日上唱歌。他不止是唱歌；而且是特别为我唱的，不是面朝神庙，而是看着我。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楠，提到我尚未收到卡尔的讯息。上天将整桩事安排得尽善尽美。后来我收到这条讯息，最后一句让我豁然明白：“我等着生日那天为你唱歌，妈妈。”我还需要多说吗？就这样，缓慢而确定地，我对美赫巴巴和收到的所有讯息的信心变得越来越强。

有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说出奇怪的话。我失去阿洛克后不久，有人对我说：“你遭遇此

事真是太不幸了。”我自发地答道：“阿洛克在神的大学读书。我们都会入学，所以他比我们先入学其实没关系的。”对许多常人来说，听起来好像这位母亲可能精神失常了。丧子的悲恸哀伤依然伴随着我。不过我觉得他的处境比我的好得多。他和巴巴在一起，被深爱着。我作为母亲，还能再要求什么？

2011年3月，临时护工误使我跌在洗手间，导致我两侧股骨摔断。尽管我决心坚定，脑海又浮现这个问题：“巴巴您为何对我这么做？”此前不管怎样活动不便，我还可以坐轮椅被推着出门。可现在我连在床上翻身都做不到。我们不知道医生能否给我做手术，因为我还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由于病情发展，心肺开始衰竭。

不管怎样，他们给我的右腿做了手术，在股骨中植入支撑棒。我再次祈求：“巴巴，您不认为我的时间已到？我想要和您、还有阿洛克重聚，因为我真的厌倦了这一切。”住院大约两周后，我出院时才发现，我的嫂子（也是知音和伴侣）住院了。她过去比我更像是阿洛克的母亲，因为在身体方面，我从未能够照顾他。2007年我们得知她患了乳腺癌，三年后得知癌症已快速扩散。再一次，巴巴带走我生命中的最大支撑。

与病魔抗争后，她被带回家，与家人相伴。她当时年仅56岁，知道自己即将离世，但她对大家说的话都是：“我走后，要照顾好恰露。”2011年6月2日，我们失去了她。有时候，当人的信心被建立起来，被推向完全臣服的阶段，那么到最后，各种形式的人际支撑都会被带走。有可能，这就是当时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阿洛克去世后的第一年，他多次出现在我的梦中。有一天，我梦见自己在教他数学，他不断地告诉我不要教他数学，而要读《博伽梵歌》。然后他补充说：“你为啥不必要地烦恼？”就在那时我知道，阿洛克很可能希望我看《博伽梵歌》。于是我开始读该书的译本。

我开始问自己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慢慢地，随着时间推移，我开始看到自己的信心怎样经受着考验，而臣服怎样成为唯一答案的。

在别人看来，我更像个植物人。我只能说话或看着别人。我的每个需求都要人帮助。如果不给我喂食，我可能会饿死。有时我真的好奇：“我为何竟然还在这里？”脑海浮现的最后念头是：“我们能从这个世间带走什么？”再一次，我能对大师说的就是：“为这份觉知感谢您。”

美赫巴巴现在赋予我的勇气和力量，真正帮助我克服每个身心障碍。巴巴还赋予我很多的耐心。我现已卧床八个月，从未离开过房间。经过两次大手术后，我连膝盖都不能弯曲了。我也许再也不能把脚放地板上。不过我依然感到安全无忧，有一点可以说：“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恐惧。”

这只是因为美赫巴巴一直在讯息中反复说：“我在你身边。”他一直派遣自己的爱者进入我的生活来照顾我。与巴巴的联系让我有一种非常积极的感觉，即巴巴在照顾我，他决不会离弃我。尽管我受这么多苦，却被照顾得这么好。

故事一开始，我讲到阿洛克离开世界时的感受。我确实可以说，他有那样的感受，我作为母亲非常自豪！我再用同样的话结束这个故事：“我爱神，我爱巴巴，我深爱你们所有人。”



第十六章

墙上的字迹

人们说墙有耳朵，但你听说过墙会说话吗？也许当你下次来美拉巴德，住在美赫朝圣者静修所时，你会看一看那面美丽的瓷砖墙，就会懂我的意思。

那是1995年，《沉默之声》刚刚出版，普纳的米娜·西索迪亚打电话给我，简短谈了几句。

卡尔的故事深深打动了她，这开始了一段新的友谊，几年后迎来戏剧性的转折。我们的见面只持续了一段时间，因为米娜和家人很快迁居新西兰，我和她失去了联系。十年后2005年1月，我很高兴接到她的电话，又听到她的声音。她告诉我，出于莫名的原因，她拿起那本书开始重读，记起旧日时光，就想打电话给我。

几天后，她又打来电话，告诉我她心脏有点问题，将要做血管成形术。不过，她的嗓音或说话语气并没有让我对后续事件有所准备。

两天后，一个哀恸的陌生声音打电话告诉我，米娜在手术过程中去世了。电话是她亲爱的丈夫查克打来的——当然，我完全能想象他正经历着什么！在交谈过程中，他告诉我，最后几天里，米娜一直把《沉默之声》放在心窝处，出于她个人的原因，坚持要求他和两个孩子答应也读这本书。

查克·西索迪亚

米娜和查克两人已经注意到通灵现象，早先已经决定：当时间到来，他们会与对方通灵。《沉默之声》为他们铺平了道路。

查克没有多加认真考虑，就很想去美拉巴德接受巴巴的祝福，于是安排了行程。他从新西兰飞抵印度，2005年7月2日我第一次见到查克·西索迪亚。称他有魅力是委婉的说法，他很快就使我们小组里的女士们都围着他转，想方设法让他开心。

是的，他提了这个明显的问题：“亲爱的米娜，你会在那里等我吗？我怎么知道是你？”查克首次三摩地之行就有很多有趣的体验，之后他的生活发生改变。不过第二次美拉巴德之行非常神奇。这次访问期间发生很多事情，我觉得有必要与你们分享。

查克是在2006年4月再访美拉巴德的。这一次，他和几个人同行，包括我和孟买的另两名女士。查克忍不住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亲爱的米娜——你会在那里等我吗？我怎么知道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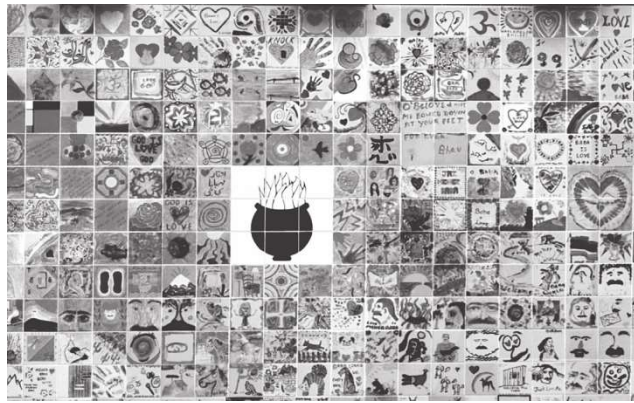
这次收到她的一条讯息，说道：“美拉巴德离我希望你去参观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它在三摩地旁边的山上，新中心所在之处。你会在那里发现一件家具，它将勾起你的回忆。那回忆于我非常珍贵。寻找吧，查克，当你找到时，我会在你身边握着你的手，和你一起看着它。祝天天开心，我的爱人。——你的米娜。”

查克对这类事尚感陌生，我用些时间对他解释：当讯息说“在他身边等等”，不一定指他会实际看到她活生生本人，但可以肯定，她的灵魂会接近他，触碰他的手也确实有可能。

我们照常在三摩地顶拜巴巴后，在周围转了转，就驱车去了讯息中提及的新中心。但那里没有人，只有看管者告诉我们，6月份才会开放。于是我们四处漫步寻找某件家具，尽力帮查克搜寻。令人失望的是，我们发现走廊空荡荡，所有的门窗关着，接待处和餐厅关闭，客房锁着。那是4月的炎热下午。树叶静止不动，不见人影，没地方可坐，没东西可看，无事可做。现在怎么办？每个房间都关着，一件家具都看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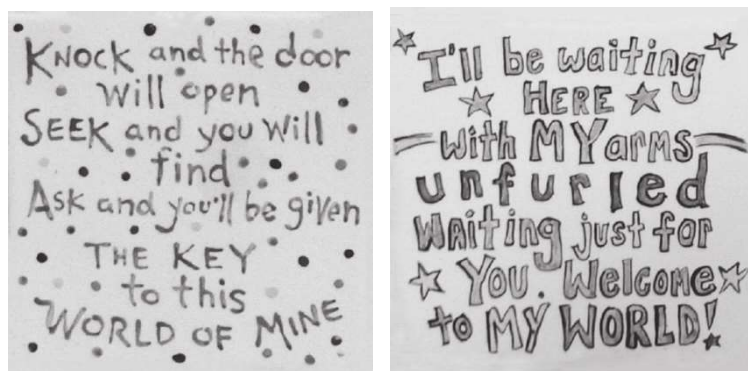
我们漫无目标地在庭院踱达，忽然几把铁椅引起我们的注意。椅子散布在一面美丽的瓷砖墙近旁，这面墙的长度和餐厅毗邻的露天石砌庭院一样。查克眼睛一亮。他指着角落的第一把椅子，兴致勃勃地说：“噢！这就是米娜希望我们在庭院找到的东西。”

突然，一名女士对查克喊道：“看，查克你看！过来，这是你的讯息。”她拉着他的手，指着我们身边美丽的瓷砖墙。我们正前方的墙上，用粗体字写着：“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艺术瓷砖墙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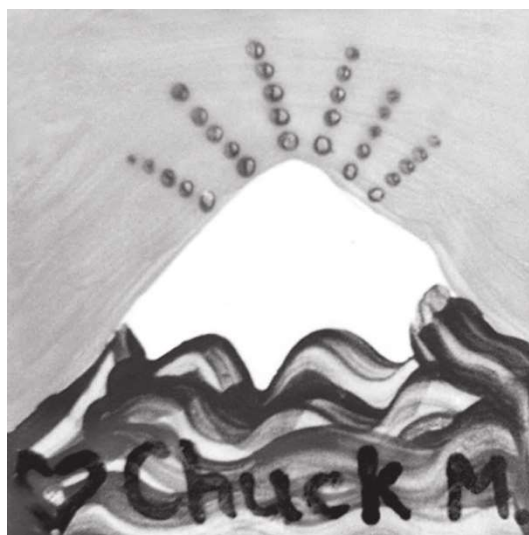




一些瓷砖上的精选讯息

我们读到最后几句时，很快每个人都明白了这里发生了怎样的奇迹。有人激动地哽咽，有人默默流泪。我们慢慢走开，留下查克独自阅读吸收至关重要的字句。这是他真正需要知道的，米娜和巴巴在一起，永远在那里等着他。

好像这还不够似的，当查克一边想他是否在做梦一边沿墙漫步时，他的目光被另一块瓷砖所吸引。瓷砖上画着一颗心，写着“Chuck M.” [译注：查克和米娜（缩写）的名字。]



对查克来说，这不再是梦，而是梦想成真。一件小家具已把他带到这个地方：心爱的人向他表明她的灵魂仍继续活着。美丽的瓷砖墙上的字句勾起了他的回忆，因为这是引自

米娜和查克过去喜爱的一首老歌；他们总会共同分享很多这样的老歌。

那些美丽的字句仍在那面瓷砖墙上，供大家观赏。我猜它们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含义。但对查克来说，这彻底改变了他当前的生活。这是巴巴常有的工作方式。一切看似非常简单，对注定被触动的心灵却成为难以忘怀的经历。

如今查克每年访问印度，都会特意去美拉巴德。两个孩子也和他一起去过。每次他过去，都会在那面美丽的瓷砖墙旁再坐一坐，重温那些奇迹般的时刻。瓷砖画是由世界各地的巴巴爱者特别绘制的。

他通过卡尔与米娜定期保持联系，以此方式，经由她流溢的爱向他表明巴巴的大爱。他感到现在自己和妻子就像她活在身边时一样亲近。他们的爱情故事续写着，他等待着有朝一日他们将会重聚——再一起聆听天籁之乐。

他对巴巴的爱同样逐年增进。他说过：“若没有巴巴和卡尔，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处理丧亲之恸。对我来说，这是个奇迹。我已把生命交托给巴巴。他的意愿就是我的生活。物质事物不再有价值。无论巴巴给予我什么，我都感到心满意足，因为我知道我的痛苦就是他的痛苦，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米娜给予我这么多爱，教诲我爱的意义，现在我只有爱可以分享。”

巴巴的“爱墙”上有很多不同的字句，而巴巴接触你们、把你们带到他门前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阿帕拉吉塔·巴纳吉

在奈尼塔尔的一所寄宿学校，一名少女因许久未收到家信而感到孤独被抛弃，潸然泪下。她无法专心学习也疏远其他女孩，直到有一天晚上，她躺在床上哭泣时有了内视。她

看见一个被光覆盖的优美人物朝她走来。他托着一个水晶碗，里面装有甘露。他温柔地将碗举到她的唇边，她喝了一口，顿觉味道甘美怡然。口中依然萦绕着那种味道，记忆犹新。

那个少女就是我，吉塔·巴纳吉。从那天起我一直在寻找这位“神圣至爱”，就是这样找到他的。

几个月前，楠的《沉默之声》和《聆听沉默》这两本书触动了我的灵魂，并重新唤醒一种几近“古老”的灵性渴望：与我的神圣至爱“重新连接”，治愈我内心深处无从解释的终生伤痛。

据说，你只要向神迈出充满爱的一步，祂会自己完成旅程。2011年12月的一个周末，我赴孟买会见老校友维莉，期间我们应她的朋友喜拉邀请去作客，结果发现喜拉认识楠，并给我楠的电话号码。于是回到普纳后，我和好朋友琼一起去拜访楠，楠非常耐心地听完我的追忆漫谈，表示她会问卡尔，我怎样才能联系到我的神圣至爱。就在第二天，楠给我发来一条卡尔的讯息……

“亲爱的吉塔，

你的神圣至爱是全能上帝——祂随时为你服务。祂那么爱你，每当你有困扰烦恼，祂都来你身边。看到你回应祂的爱，对于祂甚为愉悦。这打动祂的心。现在你有机会与祂建立个人联系，去做吧，要知道你会从中大大受益。现在要由你来跟随神给你的指引，进入祂的心和祂的家。祂很想再看到，你很久前给过祂的那种可爱微笑。

那是祂让你啜饮一口神圣甘露的时候，就像祂的爱，它已经伴随你一生。祂会一直永远在你身边。现在如何保持与祂的联系，如何在道路上进步，都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取决于吉塔你自己。巴巴等着你。

爱，卡尔。”

这条讯息让我深感蒙福。一周后，2012年1月11日，琼、乌尔卡和我前往美拉巴德。我打电话给楠，问她有无“良言忠告”，她却简单地说：“巴巴爱玩，去好好享受吧。”那天巴巴的三摩地不太拥挤，我们可以进去坐一会儿。我对巴巴敞开心扉，问道：“我的神圣至爱在哪里？”我静坐时，感觉好像有一尊美丽的黄铜香炉围着内在的灵性心脏绕圈，净化并祝福着我。我再次翻开祷文册，又读了那三篇特别的祷文。最后，我出来时感到满足宁静，终于把灵性渴望交托知心者。

我看见外面长凳上坐着一位和蔼的女士。她一听说我们是首次来访，就介绍自己叫芭普西，主动带我们参观。她带我们走遍上美拉巴德和下美拉巴德。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好，就像在自己真正归属的地方，亲爱的人一直耐心等候我们到来的地方。

当她坐下来对我读出巴巴的《宇宙讯息》时，对我来说改变人生的时刻到了。她大声地宣读，直到最后我听到巴巴的话：“**我是神圣至爱，我爱你远远胜过你爱自己……我就是至古者。**”我目瞪口呆，头脑难以置信处于麻木状态。就在半小时前，我曾向美赫巴巴祈祷，请求他指引，以找到我称作的那位神圣至爱——现在答案揭晓。我找到了我的神圣至爱。

从那一刻起，当天的剩余时间，我有点像处在“自动导航”模式。我确实无法理解，至爱巴巴竟然使我内心深处恍然大悟：我从小一直在寻找的神圣至爱——让我啜饮神圣甘露者——原来就是人身上帝阿瓦塔美赫巴巴。

我不仅听到那些祝福之言，巴巴还用无比独特的方式把我带到“爱墙”上的一块瓷砖前，上面用旋涡字体写着：“神圣至爱”。夫复何求？





第十七章

普纳读书会

我的两本书《沉默之声》和《聆听沉默》已在书店上市一段时间，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在普纳已经形成一小批信徒，人数稳步增长。人们问起关于巴巴的许多学术问题——他的生活、工作和讯息等。我的侄女齐娅·卡玛居住孟买时，参加过赛勒斯·卡姆巴塔在巴巴孟买中心每周二举办的多场读书会，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谈到她迁居普纳事宜的时候，她一直在考虑邀请赛勒斯能否在她普纳的寓所举办类似的读书会。该主意受到新组成的这批巴巴爱者的热烈欢迎和一致赞成，于是向赛勒斯和他妻子索米娅发出邀请。我们很高兴他们接受了邀请。就这样在普纳开始举办两周一次的周末读书会，我们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答。读书会不仅有教育意义，而且由于互动进行，非常活跃有趣。更棒的是，期间赛勒斯总会穿插讲一些巴巴的轶事趣闻来阐明观点。

读书会从巴巴的《语录》开始。这是一本很棒的书，我推荐你阅读，因为它不仅会拓展你的视野，还能一步步地引导你进入生活和爱的诸多方面。该书论及我们大多数人在生活中经历的各种情绪及其起源，以及在令人不安的模式下可运用的解决办法。总之，书中包含了以平静优雅的态度处理人生境况的总体指导原则。简单地说，《语录》是一部生活手册。

从首场读书会开始，我们大多数人都热情高涨，还没读完一页，在场的15名（或更多）成员就纷纷提问，占满了剩余的时间。赛勒斯不得不举起手来阻挡“密集火力”。

在回答任何问题之前，赛勒斯总会声明，他所说的话都是根据自身水平对巴巴语录的

理解和诠释，其他人对相关问题可能有自己的观点见解。还有，每当他凭记忆引述巴巴的话时，会说明这可能不是巴巴的原文，而是“大致意思”。他说，这些话大致传达了巴巴原文背后的意思和含义。尽管赛勒斯这样声明作为充分的预先警示，但是大家发现，他引用巴巴的话时几乎总是准确的。

问：《语录》一开始，巴巴说：“正如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重大关键时期一样，人类目前也在经历灵性再生的阵痛。强大的毁灭性力量正在酝酿之中并且似乎占据上风；然而挽救人类的建设性和创造性力量也在通过若干渠道被释放出来。这些光明力量的运作虽然基本上悄无声息，但最终定将带来重要的转变，使人类的灵性进步安全稳定。这都是神圣计划的一部分，也就是给这个饥饿疲惫的世界重新赐予永恒唯一的真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世界似乎非常混乱，实际上越来越糟；它会一直这样吗？还是巴巴认为事情将会改变？

赛勒斯：巴巴不是认为，他知道.....

作为无限知识的源头，他知道一切都会有好结局。他给我们打比方，自己像是造物界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作为作者本人，他显然知道书中写的情节，也知道结尾是怎样的。因此巴巴再三向我们保证“别担心，要开心”，事事处于完美秩序中，一切都在他仁慈的掌控下，造物界的万人万物都会有幸福结局。造物界这部长篇小说的中间章节，确实看似可厌，甚至残酷可怕。但这仅仅是必经的暂时阶段，在小说的结尾则是幸福圆满的结局。相信巴巴的话，就会缓冲和软化对中间章节的阅读体验，这些章节代表的实际生活经历就是人类在当下的卡利年代所经历的，占据主导的貌似失控混乱之局面。

巴巴说，我们在外部世界所体验的一切实际上是幻象——是一场梦，尽管可能看似真实。梦只有在醒后方知是梦。只要我们还在做梦，体验就显得真实。这个外部噩梦是为了加速我们从幻梦向大我真性的觉醒过程，从而重新调整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和轻重缓急。为实现这点，巴巴强调要爱他、念记他，使他成为我们的恒常伙伴。我们越是怀着信爱念记巴巴，就愈发体悟到外部世界及其所有体验的虚假无常；愈发快速地通过提炼对这个貌似可怕世界的感知，从其掌控中解放自己。

话虽如此，但不应理解为巴巴提倡仅仅对生活持冷漠无情的态度。相反，他勉励我们要磨练自己的敏锐度，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己所能，“妥善处理”需要做的事情；但心中要明白这一切是幻相，这样就不再执著它或被其影响，把结果留给巴巴。巴巴期望我们担负全部责任，履行所有义务，勇敢善良热情乐观地面对一切世俗情形，在一切幻相境遇下保持平衡。

《语录》中，巴巴谈到“新人类”的出现，它将通过神圣之爱的赐予而诞生，将终结所有的竞争、冲突和敌对。它将挣脱外部仪式教规、传统习俗之僵死形式的暴政和对它们的执著，这些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禁锢着灵性生活的释放。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是的，美好的时光肯定在前方，但是这些积极力量的运作基本上是默默无闻的。

我们普纳小组的任何一场读书会上都有 10 至 20 名成员，包括医生、教师、治疗师、精神分析师，当然还有家庭主妇。一场场读书会上不断涌现的问题，涉及各种主题。我们许多人记录了关于阅读材料的所有说明，以及赛勒斯对我们源源不断问题的解答。最近五年里，我们读过《语录》、《神曰》、《美赫巴巴论灵性全景之光束》、《有与无》，现在我们接着读《爱之道》。读书会持续至今。

从人们时不时提出的各种问题中，我在这里仅摘录几个，以飨读者。

问：我们被告知事事皆按神的意志发生；可我们何以知晓神的意志是什么？此外，如果事事皆按神的意志，努力又有何意义？这一切太复杂，令人困惑。

赛勒斯：为了理性地认识这个谜题，我们需要来看巴巴的这句深邃之言。巴巴说：“**我的意志即是律法，我的愿望支配着律法，我的大爱维系着宇宙。**”“我的意志即是律法”这句话表示：神的意志，是通过祂的律法——即因果律，常称业果律（羯磨律）——的运作来实施表达的。这是束缚性的法则，对一切造物都起作用，统辖整个幻相领域。然而，它不会也不可能影响成道者——即从幻相中解脱、确立于真理者。

该律法公正无情，不妥协，无偏向，无例外。其运作精准入微。它是公正的表达，是众生一体在二元世界的反映。只要浊体和浊界被认为是仅存的事实，就不可能充分理解该律法的运作方式。甚至在死后脱离肉身的所谓天堂地狱状态，转世过程中，投身为人的状态，直到内化终点（证悟前的阶段），它都在运作。

从这里可以看出，神出于无限智慧制定了这样的律法，因此人们不是“因为”其行为而是“被”其行为本身而自动受惩罚。该律法对恶人好人都有效。律法的自动运作，绝对精准地保证了生生世世的奖惩果报。这一切让我们懂得，某种意义上，神什么也没做，但祂的意志通过律法的运作来管辖造物界。从该意义上说，没有神的意志，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举例说明：一位国王颁布了一项法律，其中规定：被逮住偷窃者将会坐牢，犯谋杀罪者将处以绞刑。根据该国的这项法律——也就是国王的意志——很多臣民肯定受过上述惩罚。国王本人可能根本不知晓量刑处罚的细节，但可以说，他的王国里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遵照国王的旨意。

民众中盛行的“恶人享乐好人受苦”观点，乃是对羯磨律无知、加上把生命局限于肉身表现的狭隘视野造成的。

问：那么命运是什么？它与宿命或运气有何关系？我们的命运真是预先注定的吗？倘若如此，谁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是根据什么决定个体命运的？如果一切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那在整个事件计划中，自由意志位于何处？

赛勒斯：让我们首先以有限的智力，试着去理解创世及其宏伟目的。巴巴说，“惟有神真实，其余貌似真实的一切皆是幻梦。”因此，整个造物界都不真实——是幻相，但却是有意义的。创世的目的是把我们每个水滴灵魂从幻梦中唤醒以证悟真理。从该意义上说，宇宙就像神圣的孵化器，灵魂的意识在其中孵化和进化，直到在第一个人身中达到整全意识，然后通过转世轮回及内化，达到证悟的神圣目标。从该意义上，命运乃是神圣意志之律法，其引导每个水滴灵魂从进化伊始，直到证悟的终极目标。因此，对所有人来说命运都一样——即证悟真理。

巴巴还有一句证实上述思想的优美话语是：“没有一个造物不是注定要抵达最高目标，恰如没有一条河流不是蜿蜒流向大海。”因此，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想不想要，都注定要抵达命运的最高目标。河流的各种蜿蜒走向，是它为了抵达并融入海洋所选择的途径、过程或道路，可以被称作它的自由意志，顺便提一下，它被限定在两岸之间，通常沿着最小阻力的路径。

同样地，宿命或运气是人消耗、利用、体验及平衡（其通过进化、转世和内化的劳作所累积的）过去业相或印象的途径或过程。它是羯磨律基于过去行为的自动运作。巴巴打比方说：每个灵魂在进化、转世、内化直到证悟的过程中都必须承受七百吨的负担——一定数量的苦乐。重量对所有人都一样，但重担的种类形式则根据过去的生活和由此累积的

业相而不同。因此，灵魂通过羯磨律的自动运作，对过去业相的当前体验意味着宿命或运气。由于不同水滴灵魂的业相不同，其经历（我们称为宿命或运气）各异。所以命运对所有人来说都一样，但宿命或运气则不同。

然而从终极真理的观点来看，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表面的。被长绳拴在柱子上的牛，可能自以为完全有自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实际上其活动被限制在绳子长度所规定的圆周内。牛可能感觉到自由，而事实并非如此。同理，我们貌似自由意志是根据自身业相的展开，这些业相驱使我们采取某种行动而非另一种行动。因此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志是在神圣意志的范围内运作的，只有被神圣意志所支持才具意义。

虽然事实上没有自由意志这样的东西，但我相信，巴巴期望我们表现得好像有自由意志，这一点从他《语录》中授予的这段深刻讯息可以看出：“**命运并不是某个外来的压迫性原则。命运是人的所作所为从往世来追逐他。正如它由往世的行动所决定，命运同样也能够通过今生的行动被改造、重塑、乃至消除……对羯磨律的适当认识和运用能够使人通过明智的行动，成为自身命运的主宰。**”

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自由意志的作用，无论从真理的观点它可能多么表面。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意识屏幕上出现的东西，比如经历、重大事件、偶发事件、场合、日常事情等等，都是我们过去业力的结果——宿命、运气，也可笼统称为命运——这些是无从逃避不可改变的。我们对此如何回应，则是自由选择。从该意义上说，当前这一刻——永恒当下——是注定命运和自由意志的交汇点。

巴巴进而阐明，遵照吠檀多教徒和苏非教徒所述：神做一切。那无疑是真理，但该宣称的背后若缺乏实际体验，那样说就是虚伪的。这种纯粹基于推理和逻辑、缺乏真知的宣称，可能会导致可怕的后果。

例如，巴巴说“你和我不是我们，而是一。”从巴巴的观点（真理观点），此乃事实、

绝对真理，但由于我缺乏体验，则不能宣称“巴巴和我是一。”因此我认为，只要我们处于幻相领域，最好是慎重地以一种明智的心态不断地训练我们称作的自由意志，以此运用羯磨律帮助自己从幻相束缚中解放出来。

问：但是一个人仅仅因为霉运在特定星座下出生所带来的磨难呢？

赛勒斯：我相信每个星座都有自己的能量、特点和独特性，一个灵魂会在天体的射线与个体的业力精准匹配时，于特定的日子和时辰来到地球。因此，当一个人经历生活的跌宕起伏时，不是因为他在某个特定宫位出生；相反，这是因为一个人由于往世的业力“选择”在那个宫位出生，以便为灵魂的意识提供最佳的路径来体验、利用和平衡其往世的业力。当我们说“选择”时，它是按照羯磨律不由自主的自动选择，业相吸引或迫使灵魂在特定的日子和时辰投生。

星象图，即使阅读推算得很准，也仅仅是揭示不可更改之过去、规划未来可能性的模型。但不需要盲从执著之，因为正如我们通过往世的行动制造了今生的电影，我们同样有能力和权限通过今生的纠正行为予以编辑，在未来呈现更好的人生电影。

因此明智的做法是，把生活中的每一种体验视为过去自己所播种子的收获，心中明白除非需要某种体验以表达我们意识上记录的业相，否则灵魂的意识就不会体验任何内容。换句话说，为了利用并且平衡先前的印象，就不可避免要体验之。从该意义上说，没有“不幸”或“负面”这样的东西，因为任何所谓的负面体验无非是我们过去所播种子的果实，如果我们泰然接受，以妥善慎重的行为做出回应，它就会逆转并平衡先前的印象。所以这是双赢的情况——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之。



第十八章

抓紧

巴巴常告诫他的跟随者：“用双手抓紧我的衣边。”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什么？

这可以表示很多意思：在经历所谓的好坏时光——我们的虚幻跌宕人生期间，要忠实于他；对他怀着具足圆满的信心；通过念记他，让他成为我们的恒常伴侣，完全信任他，把我们的优缺点全部交给他，从而在生活的每件小事上都依靠他。当我们保持抓紧他的衣边时，他到哪里，我们必然会跟到哪里。这象征着我们遵守他的希望，活出他的爱、真理和众生一体讯息。总之，以不仅会荣耀他而且会取悦他的态度指导自身的生活。

用巴巴的话说：“现在我解释一下，抓紧我的衣边。要么抓住我，要么离开我！不要试图折衷。有一点确定无疑：如果我是高之最高，或者低之最低，那么你们抓紧我的衣边，就会到我所在之处。这取决于你们抓我的衣边有多紧，不管你们是圣人还是罪人。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少年时，我很喜欢放风筝。你们知道，风筝尾长，在天空高飞时，摇摆厉害。它若紧粘风筝，风筝飞哪儿，它就到哪儿。用好胶还是脏胶去粘，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不松开。同理，你们无论是圣人还是罪人，只要抓紧我的衣边，就会到我所在之处。”



美赫巴巴和快乐小孩一起放风筝的画

话虽如此，不少人却有这样的经历，他们因为软弱无知、欲望未满足或其他原因而误入歧途，在他们所谓的脱离或疏远巴巴期间，正是巴巴抓住他们，把他们带回他的怀抱。

现在且听雷纳·塔亚巴利讲的故事.....

雷纳·塔亚巴利

90年代我已经臣服于巴巴。至少我对巴巴是这么说的。尽管如此，2005年我遇到一位古鲁，被告知他是伟大的治疗师。我需要治疗膝盖，就与他取得联系，成为他的道徒。不过我继续每年去一趟美拉巴德，承认巴巴是我的上帝。在故事的剩余部分，我将把这位古鲁称为“古鲁”。在跟随古鲁的那几年，我经历了很多事情。我看到人们被治愈。我还学会做特定类型的修炼，吟诵咒语，崇拜并佩戴某种延陀罗。我在静心期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体

验，我想我的自我太沉迷于这些体验了。古鲁确实说过“无条件的爱”是最重要的，我努力遵循这一点。

到2009年底，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似乎接近尾声，有种期待感。我感觉好像站在跳板上，准备跳入水中。2010年我开始度长假，3月12日回到孟买。三天后，我遭遇一场事故，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我被一辆超速行驶的摩托车撞倒，不省人事躺在地上，身上流血淤青，手臂多处骨折。我被送到附近的一家护理院。后来我姐姐告诉我，一个叫里特维克的小伙子把我送到医院，他和母亲一起过来，并见到她。护士还告诉我，幸亏我被及时送来，因为我的头部大量出血，一旦延误会导致更多并发症，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恩这名年轻人。我姐姐还告诉我，里特维克是古鲁的追随者，这让我深受触动。这名小伙子在附近并非偶然。

我现在和家人生活了两个月，而以前是独自居住的。这段时间，楠·乌姆瑞伽在孟买举办了新书发布会，我错过了。我很想读她的新书《聆听沉默》。5月，我回到自己住处。我买了一本《聆听沉默》，开始阅读。记得2010年5月11日那天，发生的事情栩栩如生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我正读到巴巴怎样不止一次而是多次拥抱邓·斯蒂文思的故事。随后我希望自己也能被巴巴那样拥抱。一生发此念头，我就感觉到仿佛从那一页书中涌出一股能量，反复多次地包裹拥抱我。我开始啜泣。被那样拥抱的感觉极其美妙，我所遭遇事件带来的所有痛苦都消失了。我感到完整无缺。

但巴巴并未满足于此。他要确保我明白他的意思。那天夜里我醒来，发现整个房间弥漫着巴巴最喜爱的那种花的浓香。第二天，我坐嘟嘟车去护理院拍X光片，经过事故发生地点时，看见巴巴在一辆全速行驶的摩托车上、头发随风飘动的形象。幻觉吗？也许吧。但是在那一刻，我放下了对撞倒我的肇事逃逸车手的怨恨。

2011年6月，我前往美拉巴德，感谢巴巴并请求他的宽恕。我知道内在有所改变，但依然纠结：是按照从古鲁那里学到的静心练习，还是仅仅跟随并听从美赫巴巴。就在那时，我通过卡尔收到一条讯息，告诉我巴巴已经宽恕我。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严重性；我偏离了巴巴，任由自我接管；背离了阿瓦塔，一切神性的源头本身，反而在别处寻找神性。卡尔的讯息中有句话对我很重要，尽管当时我并未充分理解。写着：“你的足迹再次印在时间的沙滩上。”

那还不是故事的结尾。可以说，巴巴笑到了最后。几个月后，我想和里特维克取得联系，因为他的电话号码换了，我就去了他家。我想给他带几张古鲁讲道的CD碟片。幸好我没有给他，因为我姐姐弄错了。我一到他家，站在门外平台上，就看到了美赫巴巴的照片。我目瞪口呆。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救命恩人里特维克是古鲁的追随者。而全能上帝本人在这里俯视着我。我走进巴巴的家，认识了里茨维克的母亲莉查·沙拉德、他的阿姨妮哈·沙拉德和里茨维克本人。

小伙子讲述了事情经过：他怎样费尽周折为我找到一辆嘟嘟车，司机想拒载时他怎样威胁要揍那人；人们怎样想要报警却怕连累自己，等等。我想到《圣经》中大卫用石头击败巨人歌利亚的形象。巴巴就是那块石头。他自始至终都在场。我从这一切经历中收获的深刻经验是：不管怎样，忠实的上帝都爱着我们。我现在没时间浪费在其他古鲁上。巴巴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和爱.....我不需要别的了。



第十九章

超越

自从我们开始讨论问题，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请你能否给我们概括一下灵魂去世后发生的事情？在你的经验中，有什么显著特点？自动书写如何提供帮助？它如何运作？它只是能够让你与更高的世界沟通，还是会给书写者带来其他好处？”

在生命的循环中，我们生为婴儿，很快成为儿童，然后少年，长大成人，之后年迈衰老，身体死亡。但我们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发生的事情是，我们超越了一步。我们脱离衰老形体，进入灵界。但是，我们不会仅仅因为不再拥有肉体就停止成长。

据大师们所述，当我们进入灵界时，我们刚度过的一生也许经历过某种身体病痛或情感创伤。可能是因为意外事故而缩短生命，或者只是身体的衰老死亡。无论何种情况，我们抵达灵界时发生的第一件事是，我们进入更新的阶段。我们会经历通常大约持续 90 天的休息期。该休息期的长短因人而异。有些人准备好较快地前进，另一些人则需要更长时间适应他们已不在肉身中的事实。一个人越是执著物质世界，无论对人的形体还是对物质财产，其适应期就越长。大师们还说，这是个学习阶段，我们的一生像电影那样被播映出来。之后我们被灵性帮手、家族指导灵和大师们所引导，他们帮助我们看到自己如何处理所选择的人生；我们是否都做对了，或者在哪里误入歧途。他们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以便它们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成为我们下次面对同样情况时可以利用的资源。这并不是我们因为做错事而受到严厉审判的时候。大师们是爱的存在，温柔地引导我们通过这个过程。

我们以这种独特方式见证每一件事，无论其多么微小。没有审判，而是对我们所过生活的完整回放。

这是重要的学习时间，去理解我们如何接触他人或他们如何影响我们生活的。我们经历每场相遇，每种关系；我们看到自己帮助过谁，伤害过谁；爱过谁和恨过谁。这个时期不仅帮助我们重温留在后方的人生，还帮助我们计划好下一生。它帮助我们决定于何时、何地以及出于何种原因返回世间，并选择自己的父母、朋友和关系。它帮助我们疗伤，帮助我们计划未来的命运。它帮助我们理解肉身短暂，只有灵魂和精神永恒。因此，在这个学习和休息的重要时期，灵魂不应该受到干扰。

我的书写都是基于爱——上帝的爱，那些去世者以及等待联系者的爱。自动书写是在进入一种转变的或冥想的意识状态下，通过使用笔和纸联系其他智能生命的艺术。通常可以建立三类联系。你可以联系你的高我、其他仁爱的生命体或自己的指导灵。

二十七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在做自动书写，它给我带来无比的喜悦和幸福。不可思议的是，我开始有了多么深入的理解，它怎样引导我走上灵性道路。它不仅把我带向美赫巴巴，与亲爱的丈夫吉米和儿子卡尔保持联系；还把成千上万的人带入巴巴的怀抱。我把他们领到三摩地，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给予他们继续活下去的理由，即使他们在人生途中遭遇了重大悲剧。在个人生活中经历毁灭性事件之后，依然能够怀着喜悦面对生活，乃是生活的真正答案。我深感荣幸，被赋予天赋来帮助人们实现这点。

我很清楚，当巴巴在世时，对他的跟随者联系灵界以及痴迷秘术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这其实没有必要。但他也向世人保证：“**发电站永远不会失灵，只要电线们照看好自己与发电站的连接。**”我一直把这些记在心间。因此，我从不鼓励年轻人或精神紊乱者开始把它作为常规练习，因为它有时会使人疏离现实，沉迷于未知事物。它会使人依赖于未来而不是当下，停止为自己做选择。这不是（自动）书写的目的。它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更多地了

解上帝，他是怎样运作、怎样爱的。是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所爱的人已经去世，他们依然能够与我们保持联系，从灵界帮助我们。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如何从发电站汲取能量，将其提供给人类。

卡尔说：

“巴巴想要在世上交更多的朋友，因此你的工作在尺度和价值上都增强了。但是别担心，他不会给你超出你承受能力的任务，所以他在接触更多会自动书写的人，以便做出更大努力来帮助他人。

这是一种让更多人相信上帝的爱、从他的仁爱中获益、并懂得心灵之语而非听从头脑号令的方式。这是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世人感到蒙福接受上帝的恩赐、在和平中奋勇前进的另一种方式。这是阻止冲突、停止破坏、激励世人朝光明迈进的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理念传播得如此之快，越来越多的人想要与高我建立更深层的联系，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身体。

我希望你能把这条讯息传递给，那些理解巴巴为何进入这个思想领域并努力让许多人实现联系的人。

美赫巴巴对你的工作很满意。他毫不介意我们用书写与去世者建立联系。他知道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这是巴巴让那些悲伤者振作起来并且向人们表明两个世界相距不远的方式之一。巴巴坐在这里，用这种方法建立联系。

这只是巴巴揭示他自己并且让人们幸福的方式之一。对巴巴来说‘真正的幸福在于让他人幸福’，而通过建立联系，他就在这样做。”

世界上有很多人正在练习自动书写，在此过程中获得机会接近其高我，变得更为放松，过着更快乐的生活。因此，为了利益本书的所有读者，下面我将呈现那些已经学会自动书写者的一些证言，以及他们的实际感受。

贝拉姆·帕特尔

捷美赫巴巴！亲爱的楠阿姨，

再次非常感谢你和卡尔的帮助。我对自己与指导灵合作的自动书写深感满意。这让我再次领悟到很久以前在一本书中读过的话：重要的是讯息本身，而不是传讯者。

事实上，当我回顾过去的时光，那时我催逼指导灵写更多内容、写得更清晰，如今我才意识到更深层原因，深感抱歉过去把他逼得太紧了。反正，这些做法都是出于无知和天真。

在做书写的过去四年里，我慢慢越过了向指导灵提要求的阶段。不要求也不期待任何回报，确实让人远更满足。它实际上是不同类型的幸福，人随着时间流逝方能慢慢体验到。自动书写教会我很多东西，对笔下经常出现的涂鸦，我也深深感激。它帮助我培养耐心、接纳、顺从以及超然感，解决自我引起的问题。最重要地，它帮助我更接近巴巴并认识到他的价值。

我的自动书写进展良好，我很高兴也很满足于每天继续这么做。

我感谢圣灵在我的人生中给予的保护和力量。

深深的爱，

贝拉姆

茹帕姆·南贾

十多年前我读了楠·乌姆瑞伽写的《沉默之声》。当我得知灵界和我们之间能够进行某种交流时，深感惊奇甚至难以置信。我明显看到，卡尔通过自动书写给母亲的讯息驱使她去寻找美赫巴巴，同样地我和家人一读完此书，它就驱使我们去寻找美赫巴

巴。多亏卡尔和母亲之间的自动书写，全世界无数的人们都到美拉巴德寻求大师的祝福。

2010年我失去了母亲，悲恸欲绝，失去与她的一切联系。我感到需要与她交流。多年来我通过卡尔收到很多讯息，得知美赫巴巴在指导卡尔执行使命，我就请求楠教我自动书写的艺术。

妈妈离开我们六个月后，我开始通过自动书写与她交流。虽然我了解这个过程，并见证其单纯和美丽，但我还是惊喜地发现，它原来是超现实的深刻体验！我得知我母亲、父亲和侄子都安全幸福地处于巴巴的慈爱关怀下，还发现当妈妈谈到巴巴及其大慈大悲的方式时，可谓口才一流！经过数周的画线涂鸦，她写的第一个完整句子是：“美赫巴巴是上帝”。这句声明是自动写出的，因为我没提任何问题，甚至没料到那天会有一句连贯的讯息！

难以言表我读到纸上这些字时的喜悦！我想要分享给全世界！我相信的东西，现在正被另一个世界的母亲（而非别人）所证实！她描述在新家园的生活和活动时听上去很开心，不过最近的首要主题是至爱巴巴的优美和慈悲。她劝勉我和姐妹们，要对巴巴抱持全部的信心和信任。她自认为很幸运，多世的祈祷得到回应，终于来到美赫巴巴的圣足前。她生前是奎师那的热忱爱者，现在发现并认出巴巴就是奎师那，被体验到的优美和纯洁所淹没！

过去几个月，我在解答亲朋好友提的问题——对他们有切身影响的问题。一些人被带向美拉巴德的至爱巴巴三摩地。他们成长为巴巴的爱者。我最近还帮助一个家庭联系上了他们去世的儿子，他很想与母亲交流。

自动书写不仅是解答人们问题的过程。它为我开启了全新的世界！每次书写、每次相会、来自母亲的每个忠告，都开启了我前所未知的新视野！她明显不愿回答世俗

物质问题，并常常提醒我，她不是占星家！但问到她关于灵性领域的事情，尤其可以描述巴巴及其伟大之处，则言辞优美娓娓而谈！

我开始越来越懂得，巴巴做每件事都有其用意。他允许我们与已故亲人进行自动书写的目的，也许是为了减轻我们对死亡的恐惧；让我们知道生者与死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并帮助这两个世界更加接近。其中给我的最重要教训是，正是他的神圣意志塑造了我们的人生以及来世。

捷美赫巴巴！

雷努卡·阿里姆禅达尼

我跟随巴巴的旅程始于那一天，我偶然得到楠·乌姆瑞伽的《沉默之声》一书。不过生活中其实没有意外或计划外的事件。阅读此书是强大的体验，让我深受震撼。读完书的那天夜里，巴巴显现在我房间的天花板上，似乎在宣布他来到我的生活中。

多年后，我通过一个共同朋友见到了楠阿姨，请她帮助我动荡不安的生活。卡尔对我种种疑惑的回答，把我带入巴巴的怀抱。从那以后，就不再回头。

就在这段时间，卡尔让我意识到我有能力做自动书写。事情原委是，我右手的手指未经任何有意识的努力，就会不自觉地轻轻敲击。由于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手指会自动开始敲击。一开始，我向精神科医生寻求帮助，却不见效果，于是请教了卡尔，他告诉我这是一种天赋，如果我愿意，他会亲自通过我进行书写。

因此我开始做一些常见预防措施。祈祷保佑，在巴巴照片前方保持燃着油灯或蜡烛。据说这样做有助于阻止入侵者，确保只有指导灵来和我们交流。

我的自动书写体验改变了生活——从沉闷无趣的状态转化为最美好强大的经历。巴巴的大爱和恩典在卡尔的讯息中，给我灌注了不被外界影响的和平，使我脱胎换骨，

灵性上获得成熟。

卡尔除了教诲我宽容、耐心和同情的基础品质，还确保我走上自我反省和灵性成长的道路，而不止于满足好奇心。从一开始，他就明确表示——不预言未来，不问物质主义问题。不用说，我遵从了他的指示。

最近，凭靠巴巴的恩典和他通过卡尔的指示，我开设了博客，主要目的是通过联系两边的亲人来连接灵界和人间。它把许多人带入巴巴的怀抱，给世上许多伤心欲绝的亲人带去希望——同时让另一边的去世亲人更为安心。

对我来说，自动书写已经成为联系我的大师美赫巴巴、并体验他无条件之爱和恩典的方式。它丰富了我的生活，将其转化成值得的旅程。它引导我度过人生的黑暗阶段，给我带来深刻的安慰。我找到卡尔这位朋友、哲人和向导，没有他我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他的恒常指引和支持，让决定变得容易，使我踏上大我证悟的道路，要是没有自动书写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章

新曙光，新生活

我年仅 17 岁时，有过一次改变人生的经历。我的一个好友米娜，爱上一个饮酒吸毒成瘾的小伙子，令她深受打击。我从小生活在安全温馨的家庭，从未接触过生活的阴暗面，因此这对于我是完全陌生的情况。但事实摆在那里，我无从回避。

我刚拿到实习驾照，所以这名朋友经常求我开车带她出去，以便她可以跟踪男友，看他去哪里，会见谁，做什么事。尾随他进入孟买的一些最破烂场所，是相当可怕的经历。他去找医生，医生给他配了一些针剂，他开始给自己打针。我们常发现他昏倒在某条小巷里，就把他从车中拖出，将他掩藏起来，直到他好些，再把他送回家。

接触到这一切是很可怕的。我知道这位好友经历了什么——男友的谎言、欺骗、恶劣行为。最终他的家人发现这一切，把他送到国外康复中心。他回国后，和米娜结婚，从那以后两人过得挺幸福。

2010 年的一天，当住在纳西科的莎莉塔找我求助时，我脑海里记起了自己和米娜一起目睹过的往事。

我让莎莉塔用她自己的话，对你们讲述巴巴怎样帮助他们的故事。

莎莉塔·帕蒂尔

我尚未真正了解对方，或许因为当时不愿意接受或承认这点，就嫁给一个富有魅

力和可爱的男人，他有极易成瘾的人格。他总是聚会上的活跃分子，无论老少都喜欢他的陪伴。他的自私和自以为是其实很明显，但那些恶习，我以为只不过是青春的一部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消失。花天酒地、歌舞逸乐，皆有目共睹。撒谎亦是如此，对于瘾君子是家常便饭。可是他与众不同，和我之前遇到的人都不一样。也许这就是他吸引我之处——他这人与众不同！

我们的恋爱和早期婚姻生活没有什么麻烦。就像任何新婚夫妇那样，我们相亲相爱，享受快乐时光。当然我们也有波折起伏，暴风雨似的日子，即使发生也能平安度过。我们把两个可爱的孩子带到世上，让生活变得完整。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即使身处逆境，他们也能昂首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们在追求自己的梦想，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柱。我的两个孩子、可爱的母亲和一位好朋友，都是我的依靠并且支持我度过了艰难考验的时期。

我和丈夫在大型公司追求各自事业的同时，依然过着相当活跃的社交生活。聚会上杯觥交错，但并不会主导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在某个地方，我随手拾起《沉默之声》这本书。我不是热心的读者，但听说过作者和她家族几代人，让我好奇地读起了书。我的两个孩子也读了。当你拾起这本书阅读时，会不忍释卷，一口气读完。这不是你愿意分成几部分阅读的书。密切关注着卡尔的英年离世，从出事那一刻直到不治身亡，使我对楠的处境感同身受。

社交聚会上，话题有时会转向《沉默之声》和美拉巴德。无疑这是一种召唤。有一天，我和家人在阿美纳伽附近的某城市，一位朋友主动提出陪我去美拉巴德。参加晨间阿提是一种和平宁静的体验。我们周围的一切如此静谧。不过我拼命想找到某个迹象或信号，以向我证明巴巴在那里。我纳闷为什么没有蝴蝶飞来落到我的肩上。在普纳拜访楠，听她讲故事，一天她突然看到巴巴的脸显现在自家花园的石头上，对我来

说证据还不够。我需要亲自体验，巴巴在那里看着我、聆听我。

过了一段时间，我丈夫决定辞掉工作，放弃全部津贴待遇，自己创业。他自己当老板，顷刻之间，日常纪律和秩序都被抛之脑后。依我之见，那时山体滑坡真正开始——一枚枚卵石、一块块石头、成片的岩体，我的生活遭遇断崖式坠落。赌博给我们带来一些收益，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挫折。我们犹如坐上危险的过山车，刹停不住。我明显看出，酗酒吸毒已经扰乱他的思维过程、感知力和整个生活。他经常辨不清方向，行为恶劣，健康快速衰退。我不再陪他参加社交活动（其实我是喜欢的），因为我受不了看到他出洋相。人们公开嘲笑他，背后说他闲话，而我丈夫表现出毫不理会或干脆满不在乎，继续出洋相。

在绝望中，我向他的亲人朋友寻求帮助。但没得到多少支持，我猜测这种拒绝的部分原因是不相信，部分原因是害怕失去他这个儿子、兄弟或朋友。在家里，每一天都不悦地惊醒，更不悦地结束。他侮辱嘲笑孩子们，在他上床睡觉之前，孩子们都受不了待在家里。没有了家庭关系。他们充满懊悔和憎恨，想让他离开，试图让我承认自己选错了配偶。没有几个人能忍受他的在场，而那些能忍受他的人，很可能有自私动机不得不忍着。他从热情善良的人变成了活生生的怪物。我们没有了正常生活。他一回家，事情就变得一团糟。还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同一些不良分子有联络交往。人们会问我，为什么不选择离开这种正毁掉我们生活的疯狂局面。

简单地说，我不能。我知道这是病，一种疾病，而他需要帮助。我怎么能在最需要我的时候抛弃他呢？我试过带他去看精神科医生，却不管用。医生开的药，他想服就服，不想服就扔。我很清楚，只有长期康复治疗才能治愈他的病。

在绝望状态下，我常想到向亡灵传讯。不过始终克制没做。但事态不断升级，我亟需上主的指引。于是写信给楠，她给卡尔传了讯。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复。巴巴现在

知道情况，保证会帮助我，但有一件事要我去做。我必须带丈夫去三摩地——只要一次，剩下的事就交给巴巴。我感到彻底无望。让我做到这点简直是白日做梦吧？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在最佳状态下也无从交流的人，没有表现出灵性迹象或对上帝信仰的人——我怎可能把他带到美拉巴德呢？那里距离我住的地方不是很近，倘若够近的话，我早期的行程中他会陪我去的。

我们的关系也跌至谷底，有一次，我试图和他谈谈接下来该如何推进俩人的关系，他竟然提议我们去外地，好好谈谈。机会来了，于是我用双手抓住。我知道他等着参加一个会议，地点离美拉巴德不远。因此我筹划了行程，并恳求他陪我去美拉巴德，哪怕几分钟也好。他答应会予以考虑。奇迹发生了。我们一起过去，他的头碰触了巴巴三摩地的石碑。现在果真在巴巴手里了。

没什么改变。情况似乎更糟了。2010年6月，我写信给楠说，我们的生活不堪忍受。楠遗憾地回信说，只有时间才能表明巴巴准备怎么做。混乱、创伤和恐惧主宰了我们的生活。只要父亲在家时，孩子们会确保自己的房门锁着。如果他敲门，他们会假装睡着。我也经常假装睡着，因为如果他知道我醒着，行为会变得可憎。这显然会导致争论和指责。但我也得为自己着想。如果第二天早上还有机会去上班，我就得睡几个小时。所以我只能希望他累得倒头入睡，没有兴致在卧室大声播放音乐或电视，要么制造别的麻烦，他似乎乐于在半夜三更干这些事。

我尽量努力保持信心和希望，但充分意识到靠自己是做不到的。上帝知道我努力过。一天，我丈夫的一个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想要马上见面，因为他听说我丈夫太过分了。他决定要帮忙，我想也许我的天使乔装下凡了。

几天之内，我们设法预约了一位医生，他在我们城市附近拥有康复诊所。该项目是自愿的，不能违背患者意愿强制入院。所以该医生指导我们应该怎么做。付诸实施

的计划是：家人必须确保他离开家，毫不动摇。我不想对任何人这么做，但医生向我们保证，这是唯一的办法。在 10 至 15 天之内，他会崩溃变得温和。我们必须铁石心肠，承受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的结果。“良药苦口”这句谚语一直萦绕我的脑际。简直度分如时、度日如年，但现在没什么能阻挡我们了。第三天，我丈夫给我发短信，说他在回家路上，我可以预约医生了。巴巴施展了魔法。第三天至第十天，直到他最终住入康复院，我一刻都没有丧失信心或动摇过。巴巴帮助我坚定立场，保持积极态度，确保我为了丈夫和其他家人坚持到底。

2010 年 10 月，他住进康复院。一年多后，2011 年 11 月，他出院回家——成为全新的人。我们的痛苦和磨难终于过去，现在再度成为亲密的家庭。我丈夫已经痊愈，成了更好的人；他结交新的、长久的朋友，和他们平等相待；他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我。人生得以挽救，家庭重新和合。我们都迈出小步，尽量共享时光，在此期间学习重建纽带。信任是任何关系中最重要方面，而我希望慢慢再度学会信任。

我再次写信给楠，请她感谢巴巴和卡尔，告诉他们一切都已好转，我与丈夫重修旧好，孩子们也与父亲和解了。收到的讯息温馨地提示我，这还是开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卡尔的最后讯息说，我们应该再去一趟三摩地，尤其在度内日那天，我丈夫应该陪我们一起去。于是我们就去了。这次他没有抗拒。2012 年 1 月 12 日，我和孩子们、我丈夫拜访了美拉巴德，当晚在朝圣者中心住宿。我们参加了度内火活动，将我们的弱点投入熊熊火焰。我们参加了晚间阿提和次日的晨间阿提。让我十分感动的是，尽管人们排着长队等待进三摩地，巴巴竟然在那一刻安排只让我们四人在三摩地内部，而不必与其他朝圣者或帮手分享神圣空间，这是非常稀有的。我从未奢望过这种待遇——这种感觉棒极了。巴巴无疑为我们一家做了安排。

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自身已经获得巨大进步，通过保持信心、始终不

忘目标，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虽然这过程中经常貌似遥遥无期。巴巴只是在测验我们的耐心和内在力量，直到他觉得是时候奖赏我们了。我最想和有类似处境的读者分享的是：决心、不屈不挠精神和信念的力量，甚至能够克服命运对你们的安排。生活是你们自己创造的。

捷巴巴！

结束语

开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大量奉献和自律。我们出生在世上，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当你遇到一位充满爱的大师，他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疗愈和指引时，就会发生深刻转变。一切似乎都不同了，悲伤会淡化，爱的能量取而代之。

你应当知道，每个人都有人生计划，尽管我们有自由意志，但命运点数总是在那里。我们将遇到自己决定要遇到的人；经历人生的问题，感受自己选择要感受的痛苦。我们也有债务要偿还，有债权要收回，如果不能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将不得不再次经历同样的生活。我们如何处理这一切，则取决于我们的自由意志。这适用于每个人，凡事皆有原因，没有例外。

只有在肉身中你才能学习感受苦与乐，因为在灵体中没有肉身，无法完成这种学习。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己所能在世间不断地学习。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增进理解，实践仁爱以及超然于世俗事物。我的书写无疑帮助了我明白这一切。

巴巴说，在这个时期，重要的是从自身经验中学习，因为我们总是携带自己的经验。巴巴还说：“真正的幸福在于让他人幸福。”所以切莫犹豫伸出援手。为了更了解自己，要学会克服负面倾向，并帮助可能需要你帮助的人。摒弃自我和骄傲。积极向上。学会独立自主。放下嗔怒和骄傲，实践宽恕和信心，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害怕。要知道，即使你跌倒，巴巴也总是会帮助你。

通向幸福的钥匙在于生活本身，巴巴给我们的真诚忠告是：活出极致。要知道，我们一旦克服自身的问题，它就永不再烦扰我们。

那么巴巴对一切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爱——只想给予、不求回报的爱。爱帮助我们消除所有的业债，走向证神的道路，迈向光明。卡尔曾告诉我：

“妈妈，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着巴巴的名广为传扬.....他的工作方式被宣传到天涯海角。我梦想所有的巴巴爱者将永远全心全意地爱他——不是因为他能为你做什么——而是因为他是上帝。”

我在这里努力实现这个梦想。

我们的又一本书就要结束了。我试着用真理、美、智慧和很多的爱来填满书页。其中的故事就像花园里的花朵。毕竟，有人喜欢玫瑰，有人喜爱蓝铃花、兰花或百合。有人喜爱三色堇或向日葵，而有人只爱朴素的绿草。它们都不一样，但都很特别。它们都有个共同点：巴巴的爱光照耀着它们，使它们开花、成长、绚丽多姿。

我感谢所有勇于书写自己故事的人。我感谢所有帮助我撰写和制作本书的人，感谢家人和朋友一直支持我。最重要地，我要感谢儿子卡尔，当然还有至爱美赫巴巴进入我的生命，用他的大爱使之变得如此丰富。

(全书完)